



夜审潘仁美

杨家将
故事之四

【连画论坛敬告】

您现在看到的电子连环画是由连画论坛会员制作的，连画论坛是由书画、连环画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交流相关知识的公益性论坛，您在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之前，请仔细阅读论坛敬告，若您无法认同论坛敬告，请您不要打开这本电子连环画，并立即删除，谢谢合作。

敬告一：本连环画只限于个人的学习、研究或者欣赏目的。请在观赏之后，自觉、及时（24小时以内）地删除本电子连环画，如喜欢本连环画，敬请购买原出版社正版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敬告二：对于本电子连环画的整体或任何部分，请勿擅自修改。严禁用于商业目的，未经制作人同意，不得擅自转载；否则，所有一切引起的后果由违反人自己承担。本论坛保留对违规者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
感谢您对论坛的关心，如有什么问题、建议，敬请访问论坛反馈。再次感谢您的合作。



杨家将故事之四

夜审潘仁美

李清洲	改编
晓迪	绘画
森木风雨	扫描
书满楼	制作



北京出版社



1 两狼山一战，杨业父子被困陈家谷，六郎延昭拚死突出重围，回京搬兵。不料走到中途，就听说两狼山已失陷，父亲杨令公以身殉国。六郎饮恨含悲，只得继续策马前行。



2 此时，山中暮色渐深，朔风更紧。六郎见葛藤遍地，山路难行，便牵着战马小心觅路，一步步捱上山来。忽然一脚踏空，连人带马跌进陷坑。



3 树林里一阵梆子响，跳出十几个大汉，用挠钩将六郎搭上坑来。捆绑之后，牵上白龙马，押着六郎往一座山寨走去。



4 进了山寨，来到一座厅上，他们将六郎缚在将军柱上，一个小头目报知大王。少时，从后堂走出两位头领，吩咐准备清水和尖刀，要把捉来的奸细剖腹取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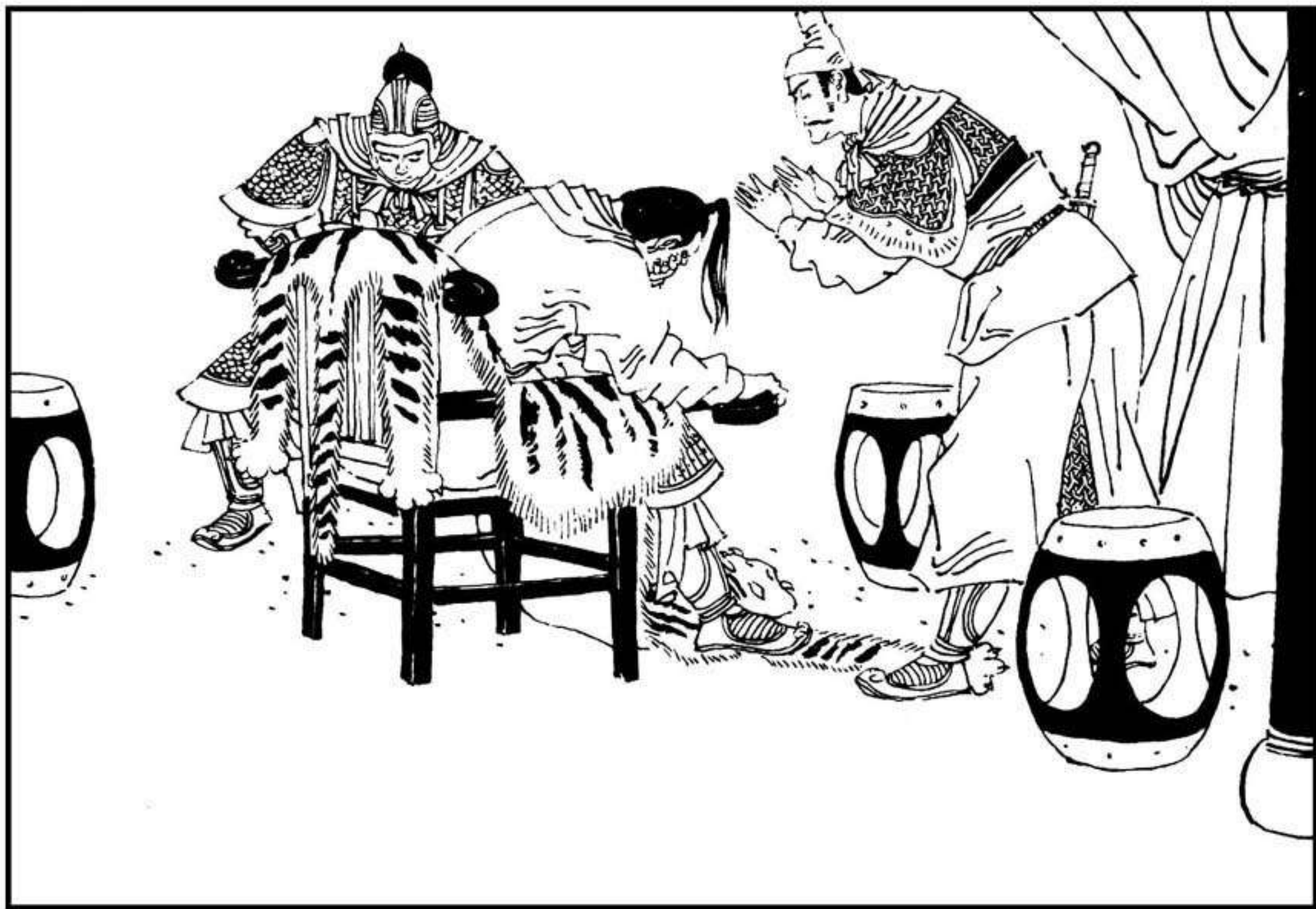
5 一个小喽罗抓起尖刀就奔六郎。只听六郎长叹一声：“想不到我杨延昭没有死在两军阵上，倒把性命断送在这荒山野庙里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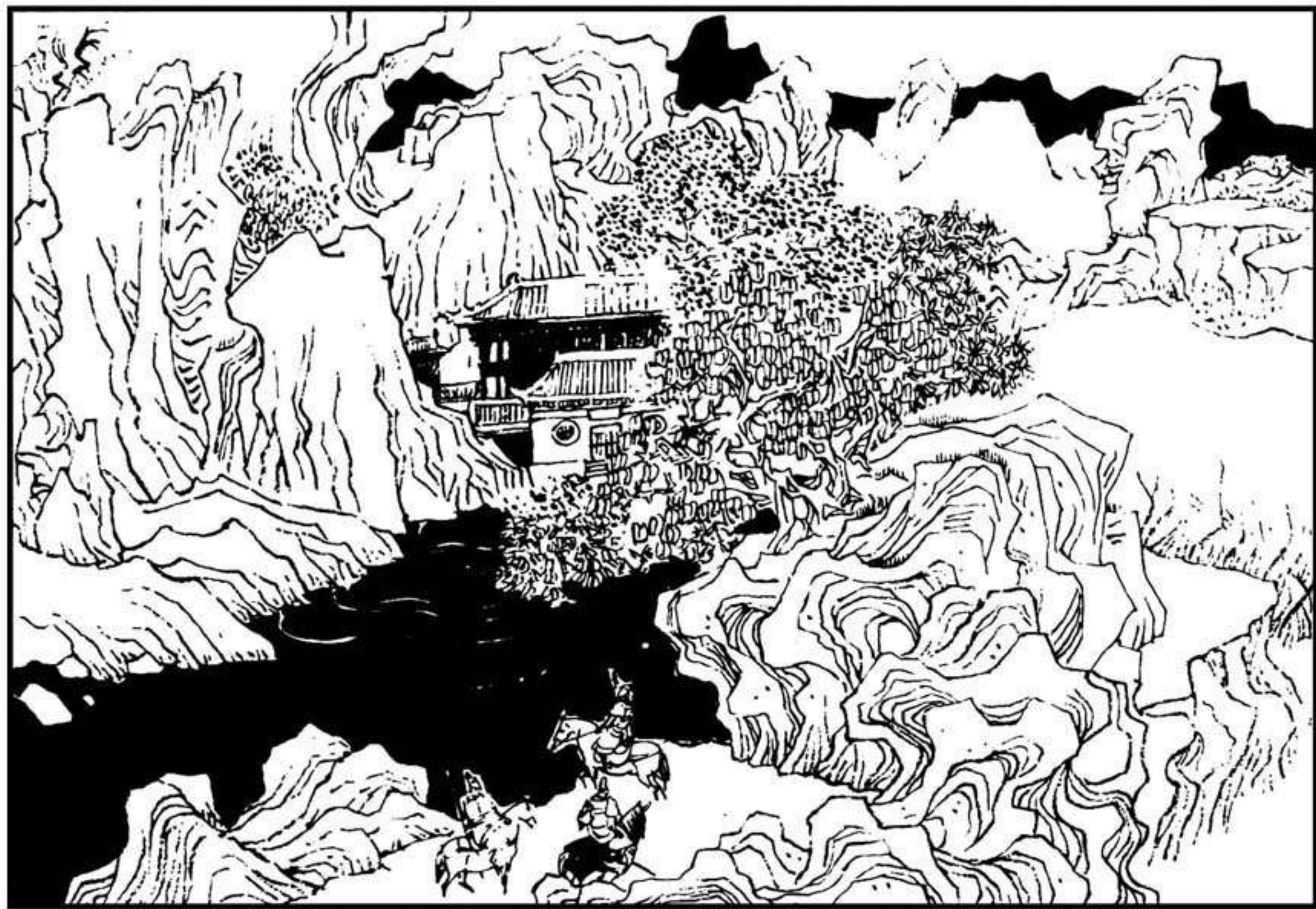
6 一个头领听了，连忙叫道：“等一等。”便取灯上前将六郎端详了一阵，失声说道：“呀，这不是杨六将军吗？”连忙喝令喽罗给六郎松绑，扶到虎皮椅上，两位头领纳头便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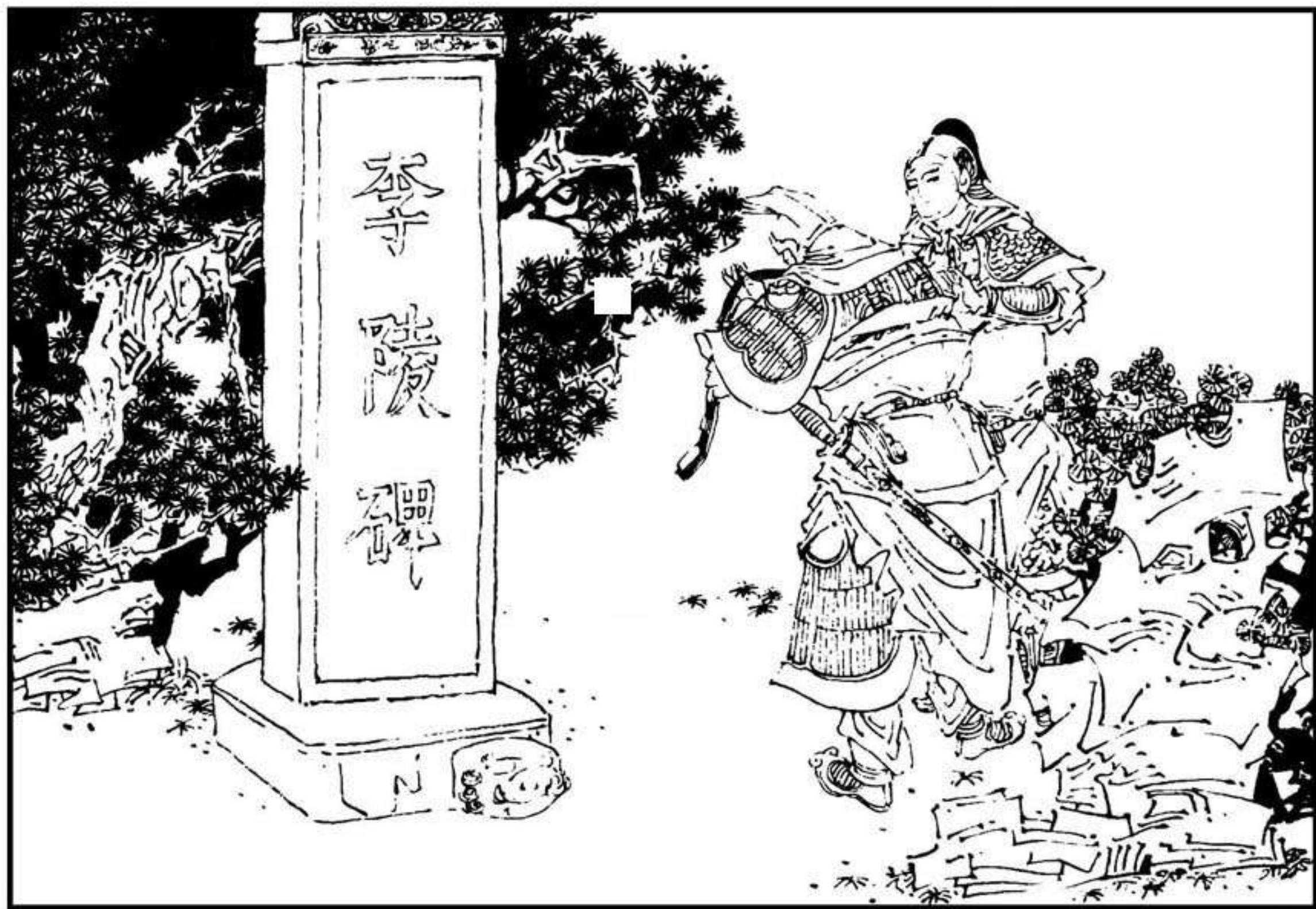
7 你知道这两人是谁？原来正是从潘仁美军中逃走的陈林和柴干。六郎问他们为何来到山寨中做了强人，二人慨叹一声：“一言难尽！”



8 接着，陈林把七郎回营搬兵，被潘仁美乱箭射死，他和柴干悄悄掩埋了七郎尸体，只怕老贼追究，才逃到这里落草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六郎听了，哭道：“七弟，你死得好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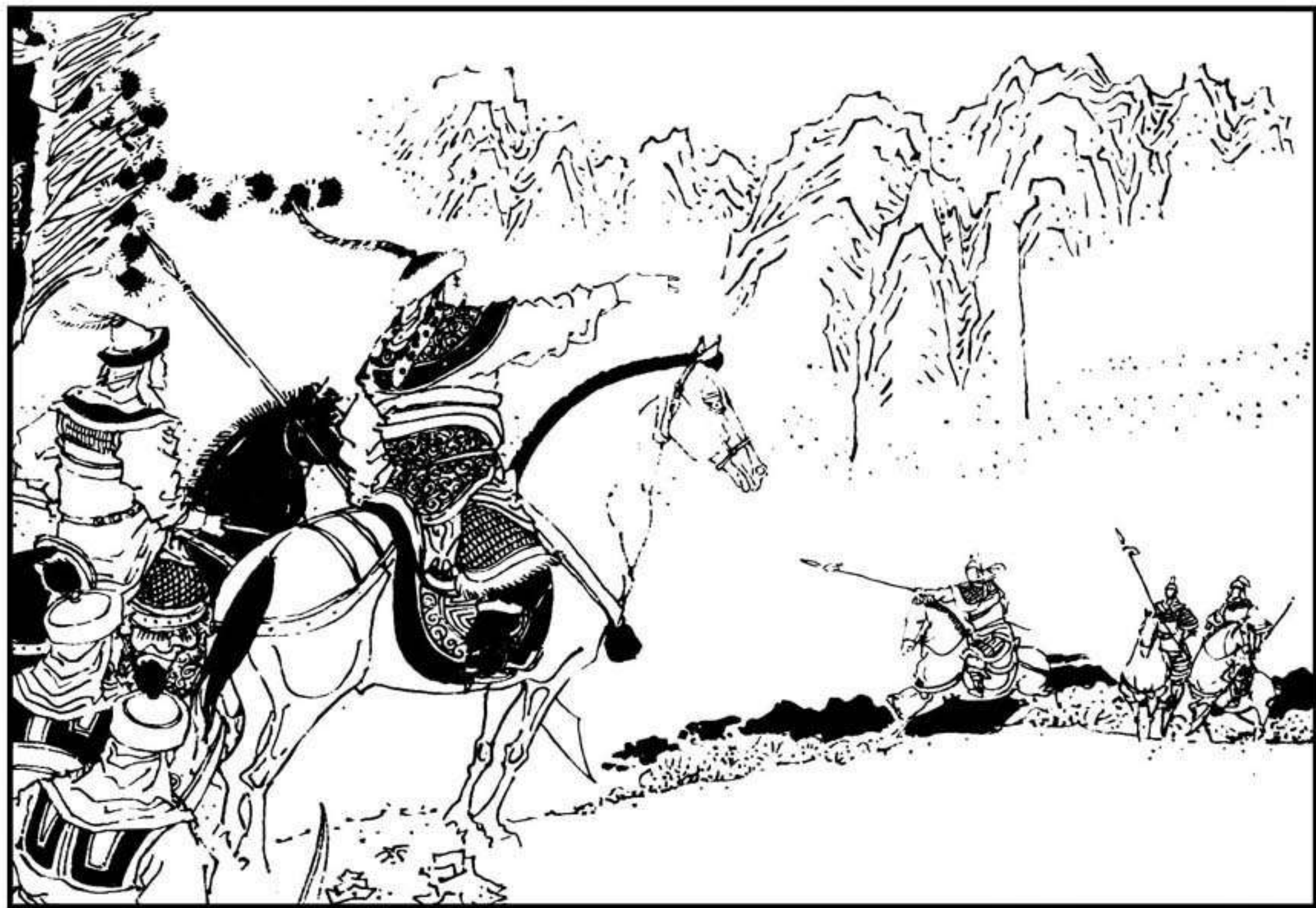
9 陈、柴二人劝六郎在山寨里暂时歇息，六郎不肯。他得知辽兵已经退去，就想重返两狼山，寻找父亲尸骸送回中原。陈林、柴干陪同他来到两狼山，庙前碑旁察看一遍，却不见令公尸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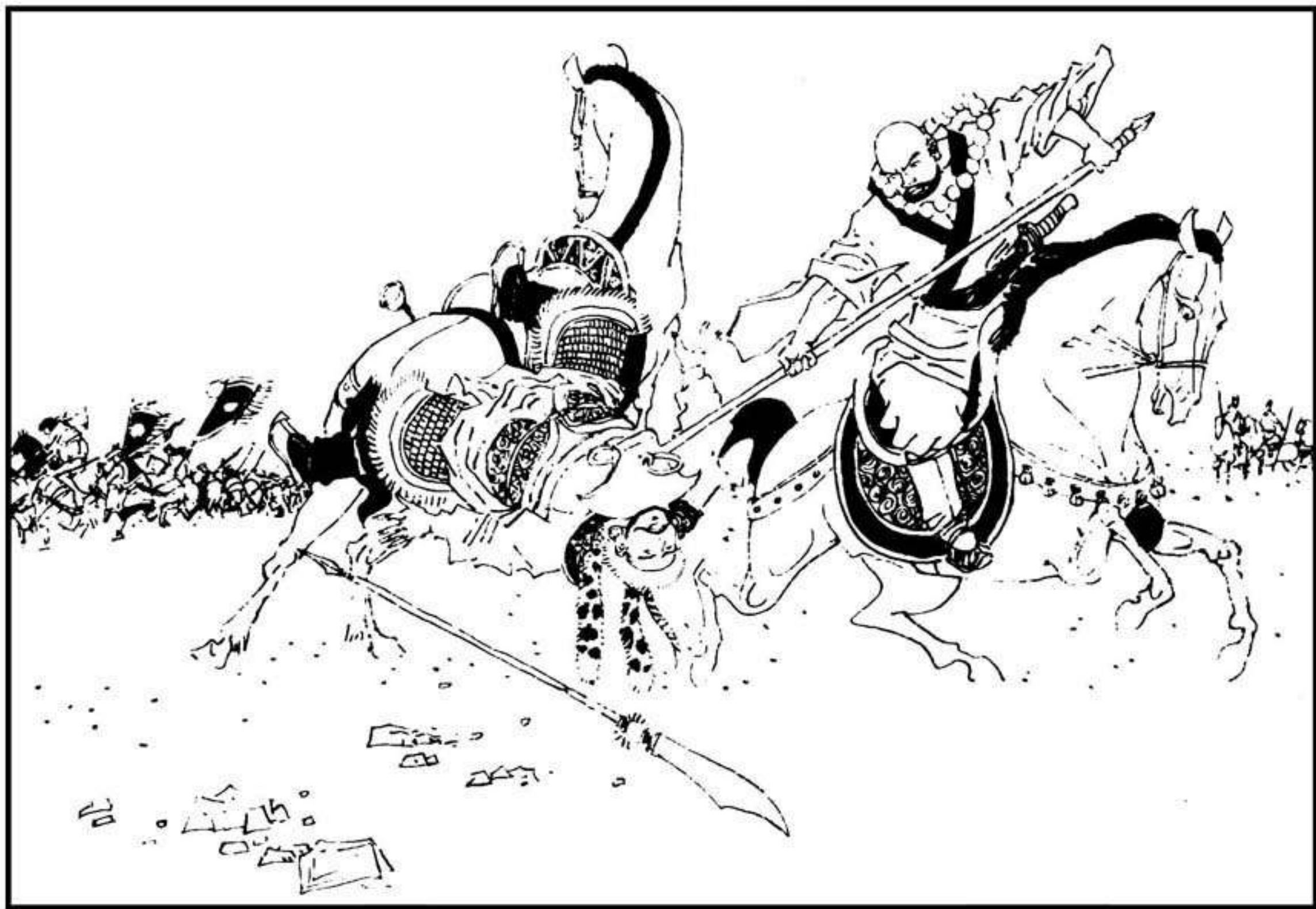
10 陈林转到碑后，发现地上有条紫色腰带，拣起交给六郎。六郎反复细看，认出是父亲用来系战袍的宝带，睹物思人，泣不成声。



11 六郎将宝带藏在身上，待要顺原路返回山寨，忽然一声号炮，一支辽兵从山后杀来。为首的辽将名叫黑塔，面目十分凶恶，口里喊着：“休要走了宋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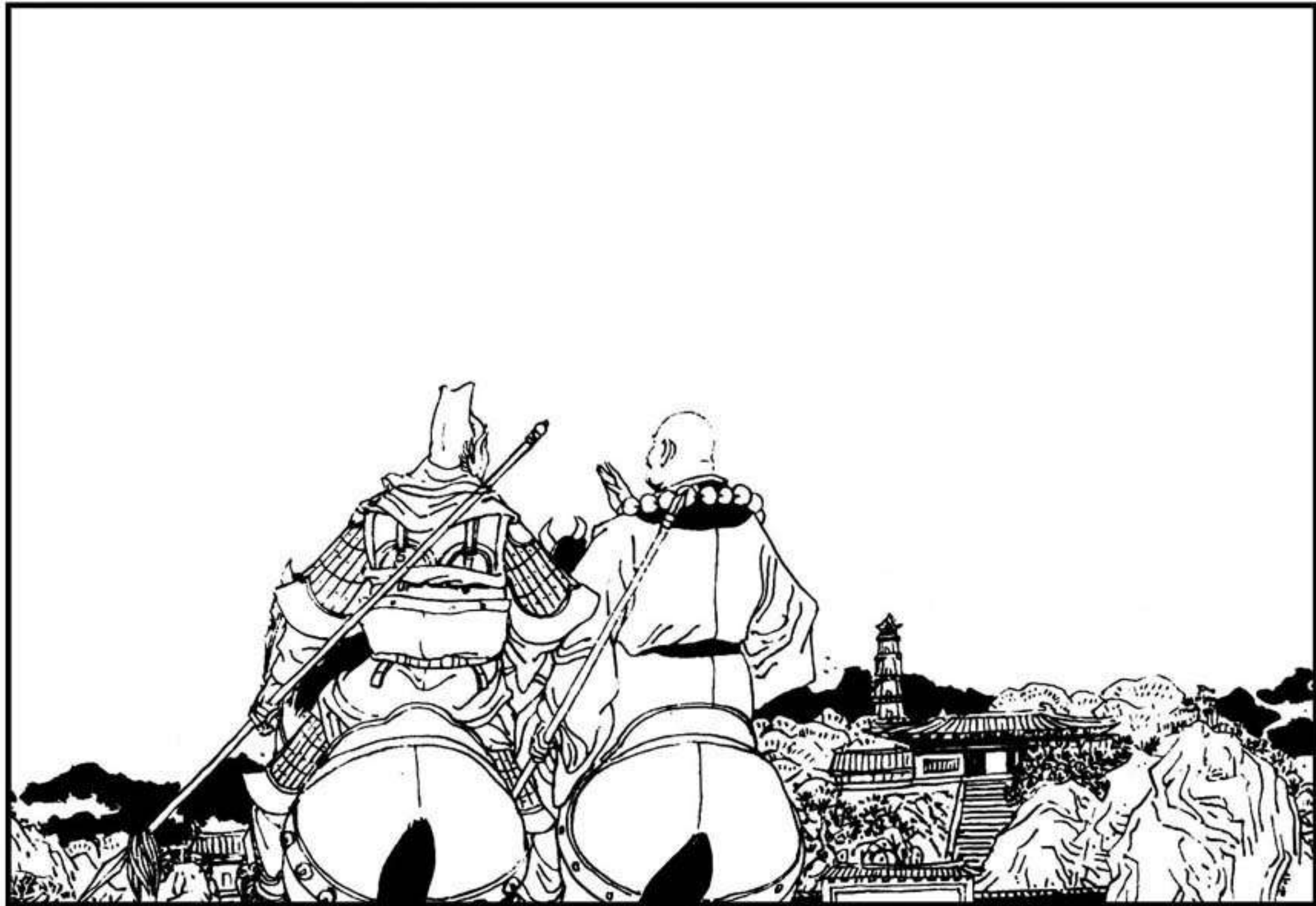
12 六郎大吃一惊，与陈林、柴干连忙拿出兵器，准备厮杀。辽将黑塔飞马赶来，冷笑着说：“败军之将，敢是又来送死吗？”六郎怒不可遏，更不搭话，挺枪向黑塔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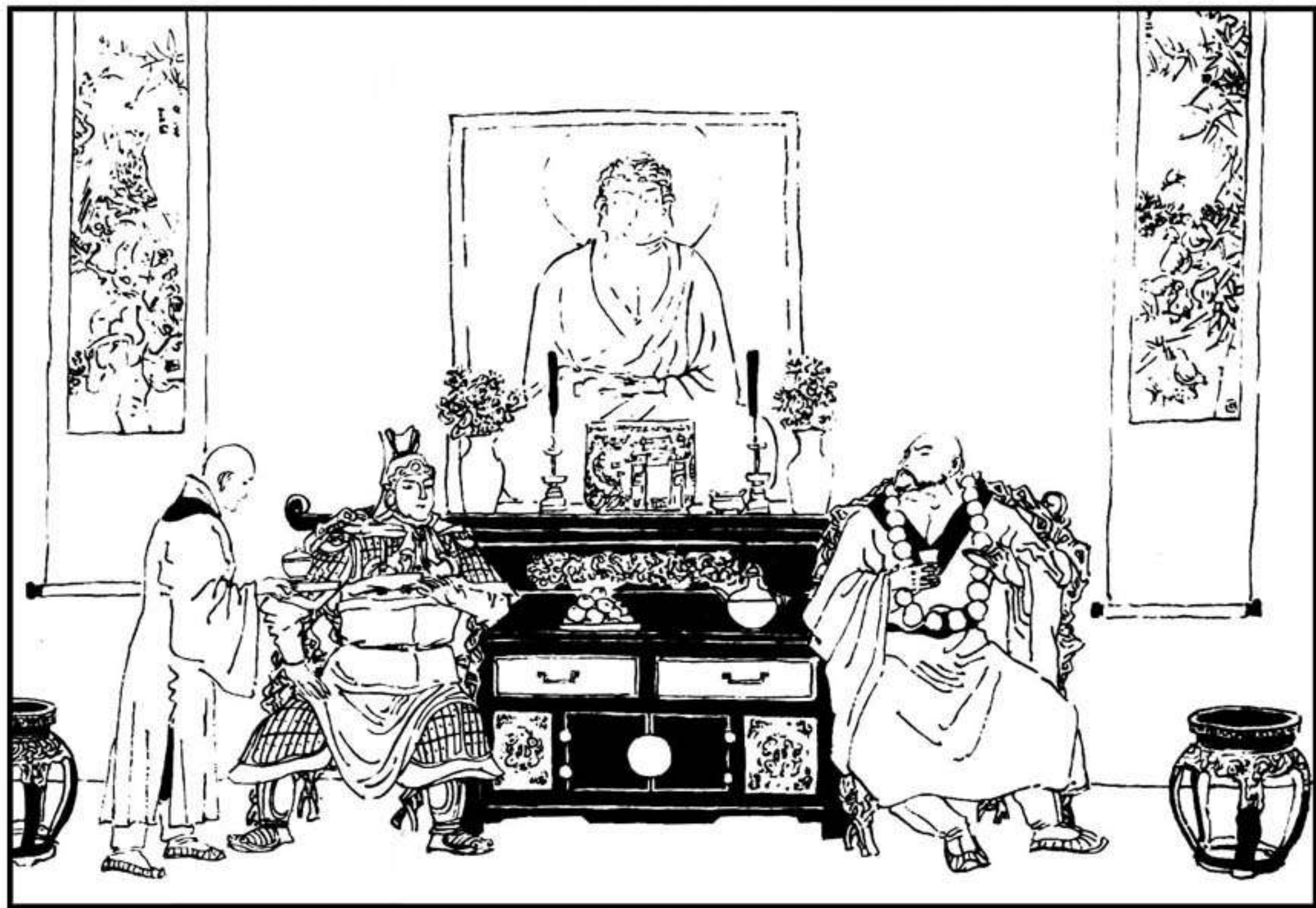
13 两人战了三五合，忽然又有一骑从山后飞来，上坐一僧，手抡大斧，将黑塔劈于马下。辽兵纷纷掉头逃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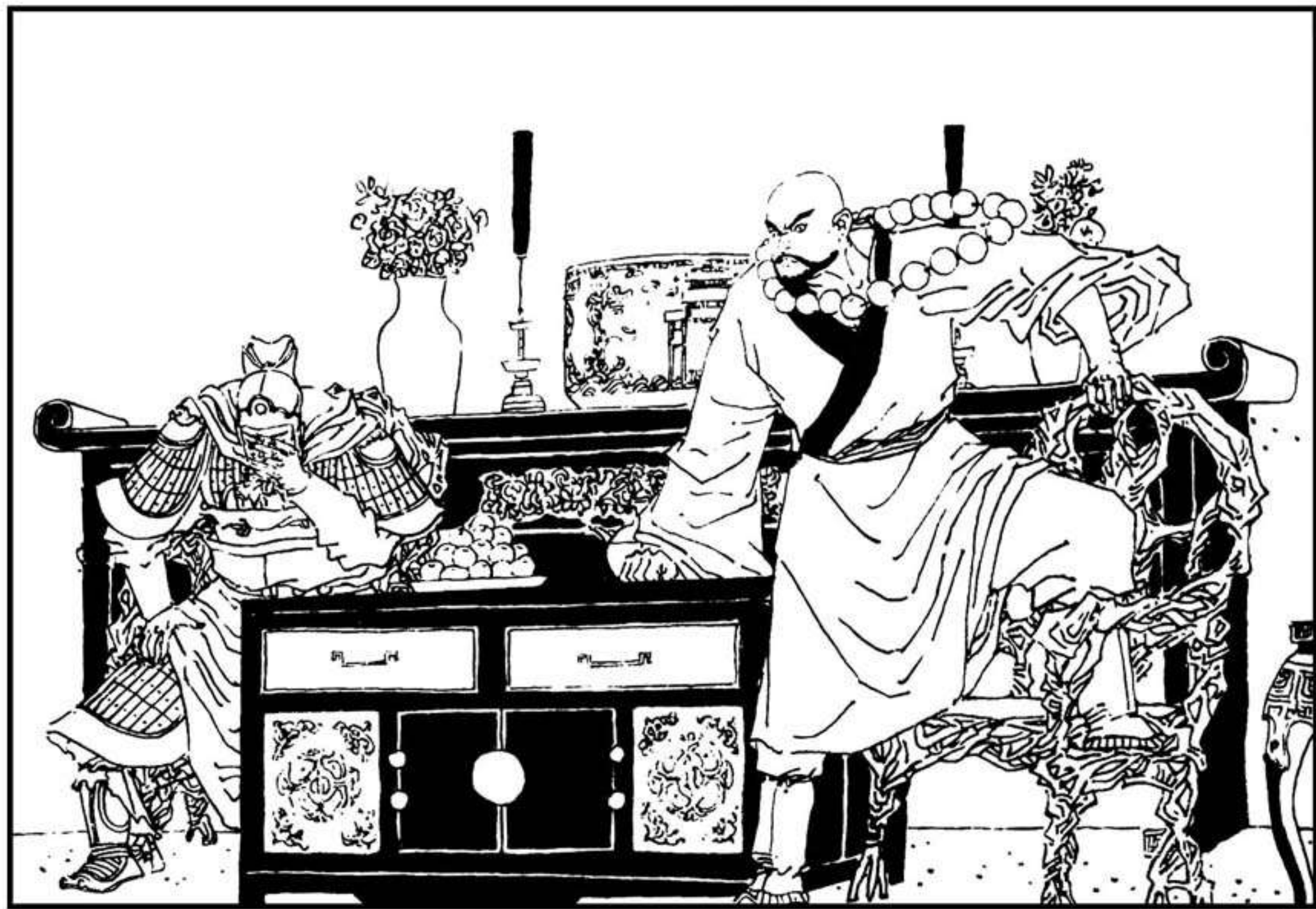
14 六郎又惊又喜，仔细一看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在金沙滩失散了的五哥杨延德。六郎赶快翻身下马，奔上去喊了声：“五哥！”兄弟二人不禁抱头痛哭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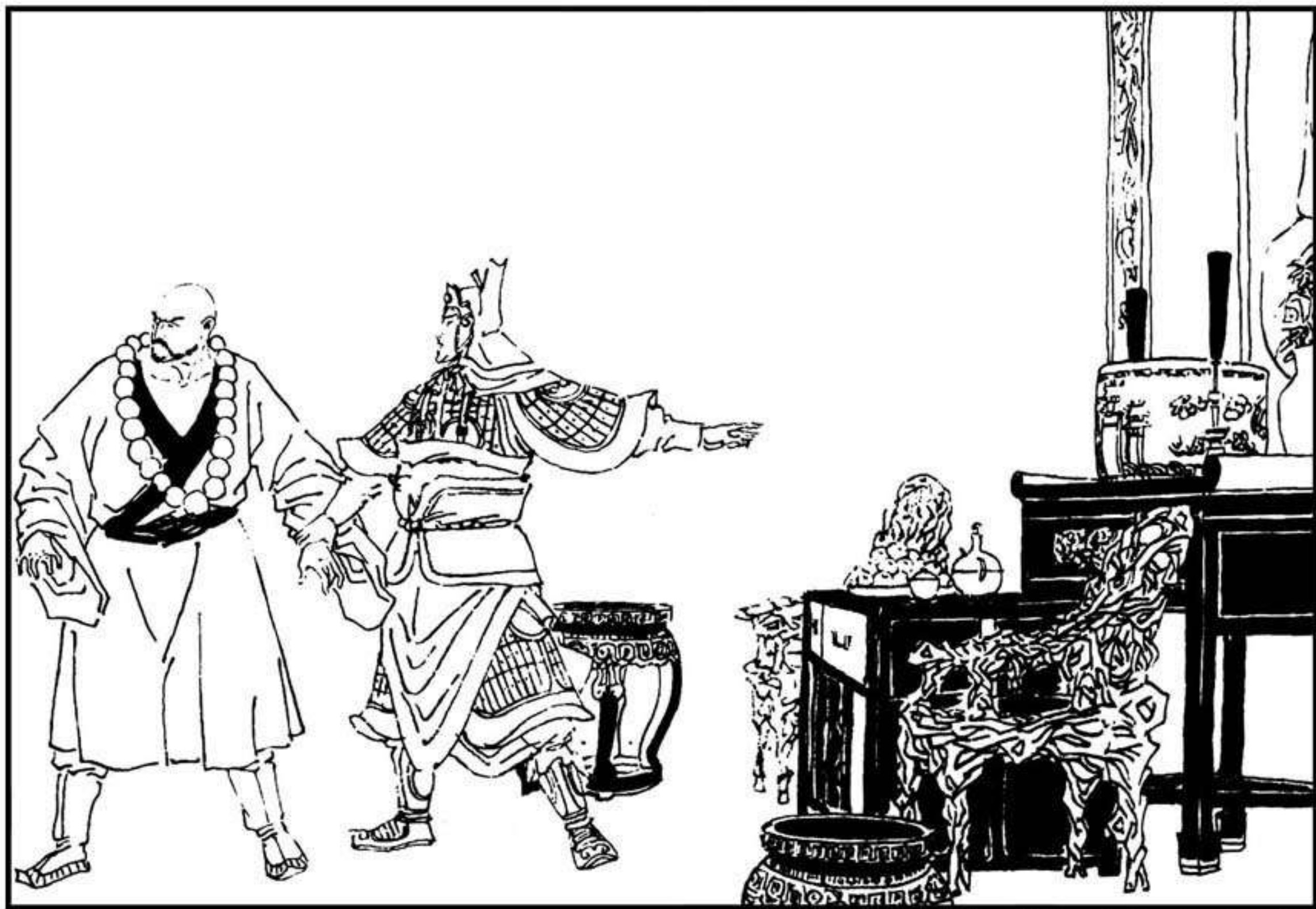
15 五郎说：“六弟，此地离辽营甚近，不可久留，请随我回寺里相叙别后吧。”六郎谢过陈林、柴干，拱手而别，跟随五郎朝五台山的一座寺院走去。



16 进入方丈坐定，六郎问哥哥自金沙滩失散之后，杳无音信，为何到此出家？五郎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见自古以来忠臣良将都无善终，因此看破红尘，来五台山落发为僧了。”



17 五郎问起父亲和七郎情况，六郎便把他父兄三人遭老贼潘仁美陷害，兵败陈家谷，父亲和七弟相继殉国的情形讲了一遍。五郎听了，气得怒目圆睁，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

18 六郎连忙把他拉住，说：“五哥哪里去？”五郎说：“我去点齐寺内的五百头陀僧人，下山去找那潘仁美老贼算账！”六郎说：“他乃朝廷的命官，你若杀了他，岂不是背叛了朝廷？”



19 五郎顿足道：“父弟之仇，不共戴天，难道就此罢了不成？”
六郎便把自己要去京城告御状的打算告诉五郎。五郎想了想，说：“也好，只怕那皇帝老儿依旧庇护于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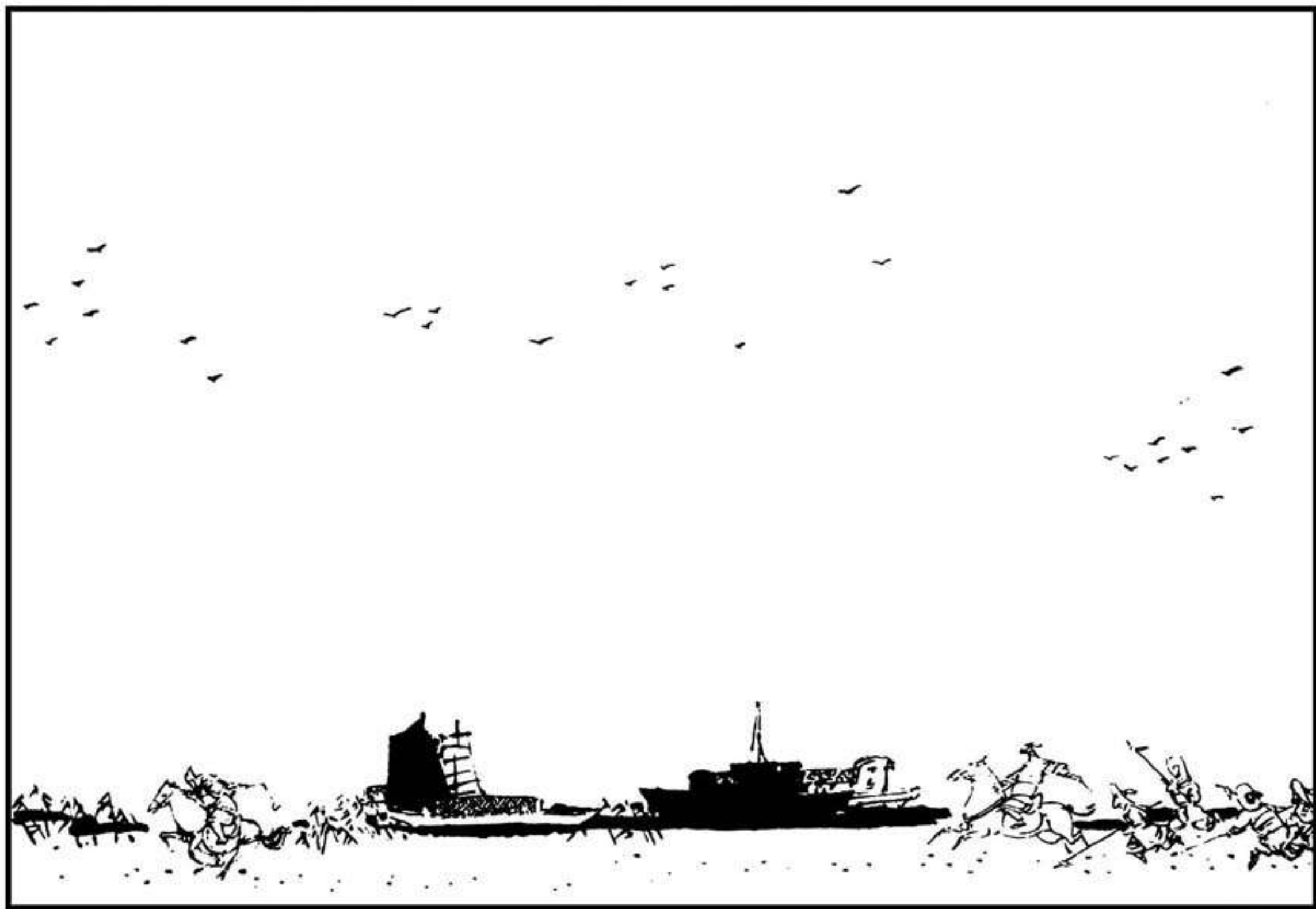
20 次日，六郎动身下山，五郎提着禅杖送行。五郎嘱咐道：“兄弟，我已是出家之人，不便参与朝中之事，为父亲兄弟报仇，全仗你了。”他们边走边谈，一直走出三十里外，才挥泪而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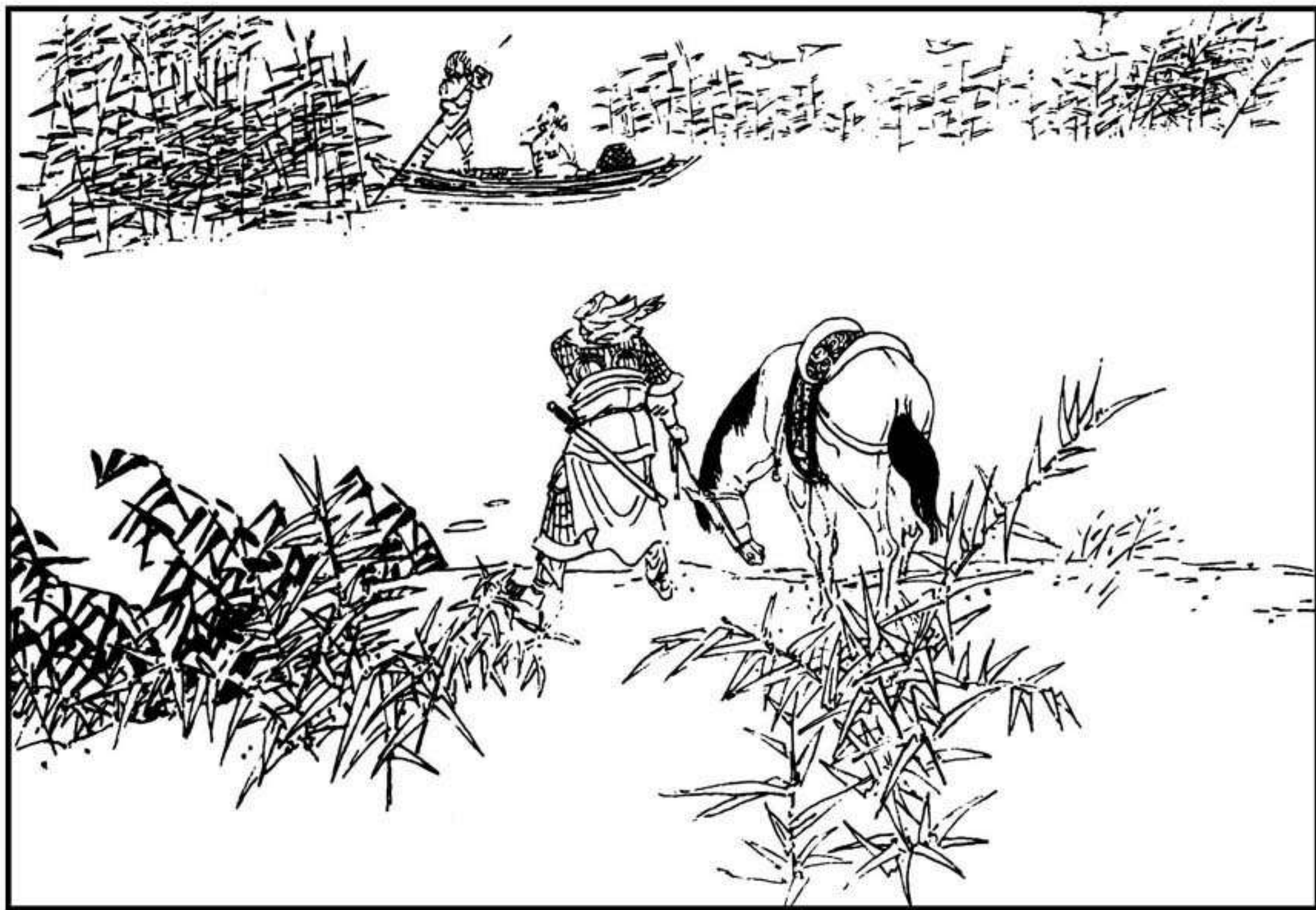
21 六郎一路晓行夜宿，倒也平安无事。这日来到黄河渡口，远远地见有官兵把守，正一个个仔细查过往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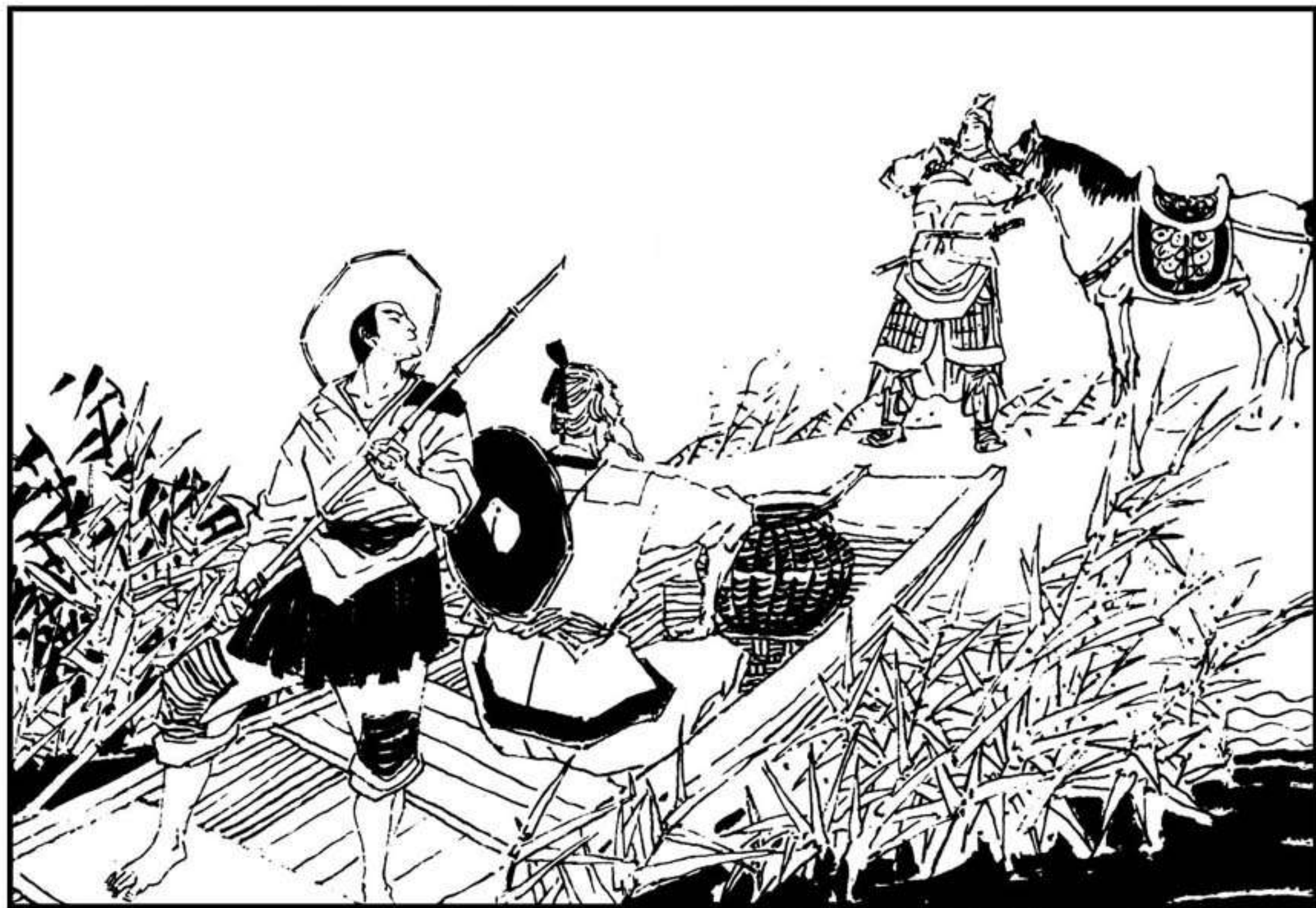
22 六郎把朝廷发下的通行路引递上去，那人看着看着，突然变了脸色，喝道：“这不是在两狼山阵前私逃的杨六郎吗！”六郎大吃一惊，抬头望去，那把渡的正是潘仁美的侄儿潘容。



23 原来潘仁美得知六郎已经从两狼山突围，怕他进京告状，便派潘容在此把守渡口，捉拿六郎。六郎见势不好，跳上白龙马，沿河往下游疾驰。潘容带领军兵在后紧紧追赶。



24 六郎一路急跑，沿河没有看见船只，不由得暗暗叫苦。当他来到一处河湾，忽见芦苇内有条渔船，船上坐着一老一少。六郎急忙下马喊道：“船家，请快快渡我过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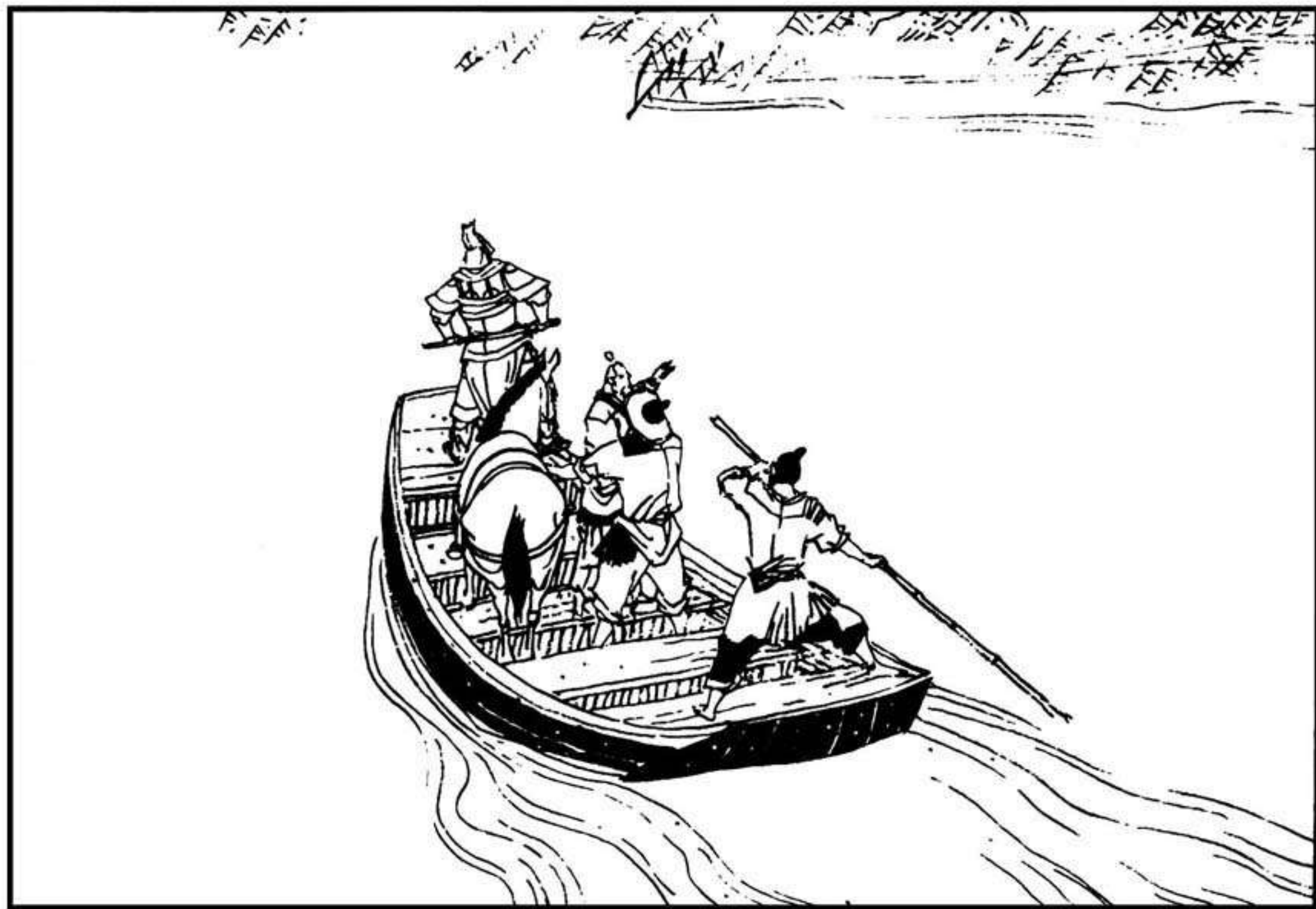
25 船上老者答话：“客人要到哪去，为何这等慌急？”六郎不敢实说，只称母亲病危，要回京城探视。那后生仔细瞅了瞅六郎，见后面有人追赶，心里明白，便将船摇过来让六郎上了船。



26 潘容等人赶到，站在岸上狂叫：“那是奸细，休要渡他过去！”船上的后生在老者耳边悄悄说了几句，老者点点头，把篙用力一撑，小船像燕子一般朝河心飞去。



27 潘容大怒，连忙拈弓搭箭待要射去，忽然从芦苇内跳出一个大汉，抡起大棍将潘容打落马下，连人带马推入河中，又举棍乒乒乓乓，把随来的军兵打得四散逃走。



28 小船旋又回到河边，那大汉飞步上船，接过撑篙，迅速地把六郎引渡到河的对岸。



29 上得岸来，六郎待要交船钱，老人摇摇手，把六郎领进一座庄子。来到堂上，老少三人朝六郎纳头便拜。六郎连忙扶住，说：“你父子救了我的性命，恩重如山，为何反而拜我？”



30 那年长的后生说：“将军有否记得，小的原居太原，因母死无钱安葬，曾入将军府中盗些钱物，被令公拿住询问。令公怜悯小人，不但不怪罪，反而送我银钱回家殓母，此恩终生难报！”



31 六郎问过姓名，那后生答称郎干，他兄弟名叫郎万。接着，六郎向他们讲了此行要去京城告御状，郎干忙说：“潘元帅已表奏朝廷，说你父子反了。如今京城里早已嚷遍，将军如何去得？”



32 他们父子挽留六郎在庄上住些时日再作理会，六郎不肯，说既是如此，更需火速返京辩明冤屈。”他谢过郎氏父子，跨上白龙马，离庄投京城而来。



33 再说辽国肖太后见辽军在两狼山大获全胜，就与群臣商议乘胜进兵，夺取中原。左贤王贺鲁达之子贺吕儿出班奏道：“太后陛下，那宋朝的谋臣勇将甚多，岂能靠一战而取宋朝基业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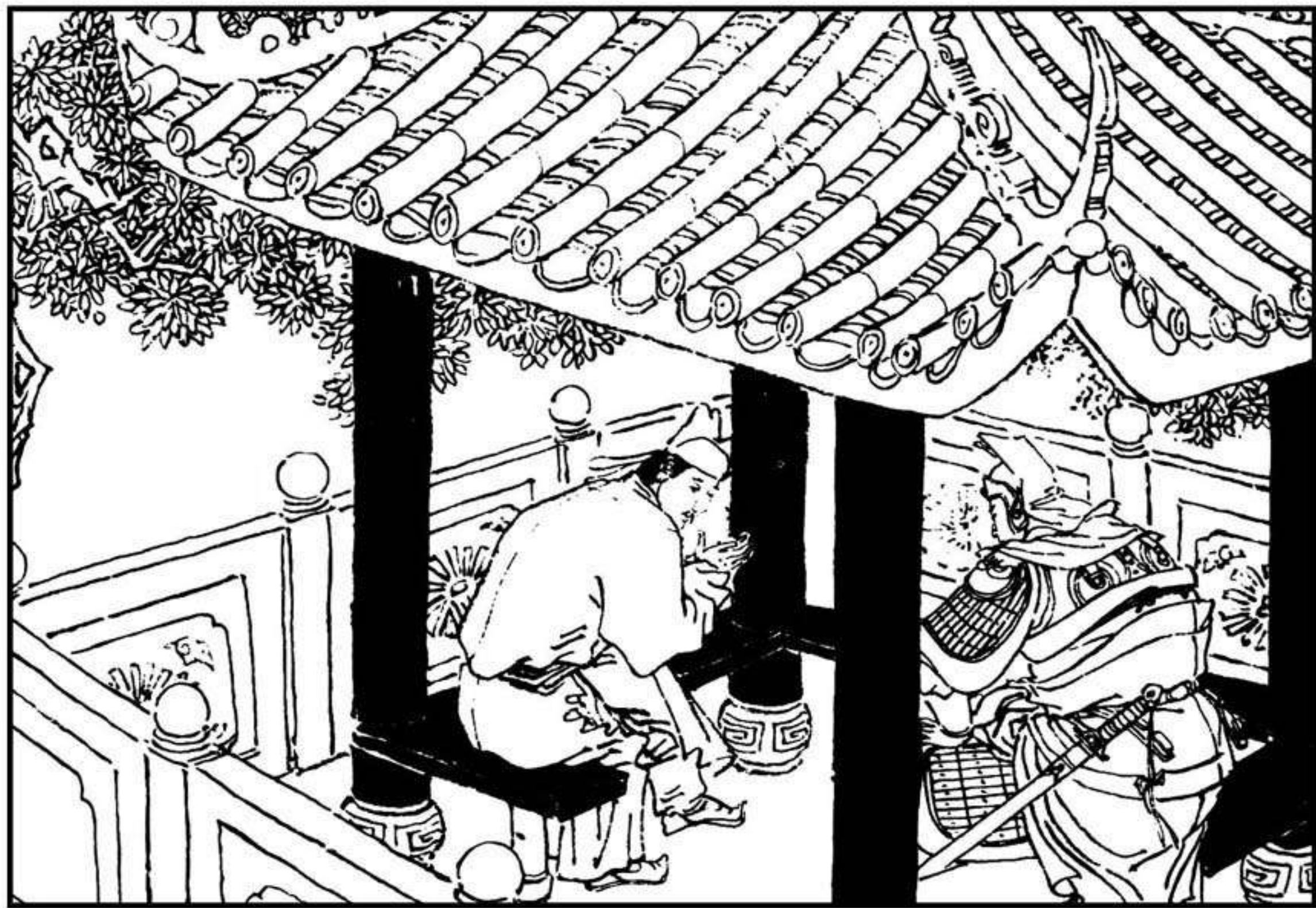
34 肖太后问贺吕儿有何妙策，贺吕儿说：“臣有一计。臣愿扮做中原人潜入南朝，寻机打入朝廷内部，做个内应。一旦有隙可乘，就密报娘娘，然后发兵，则中原唾手可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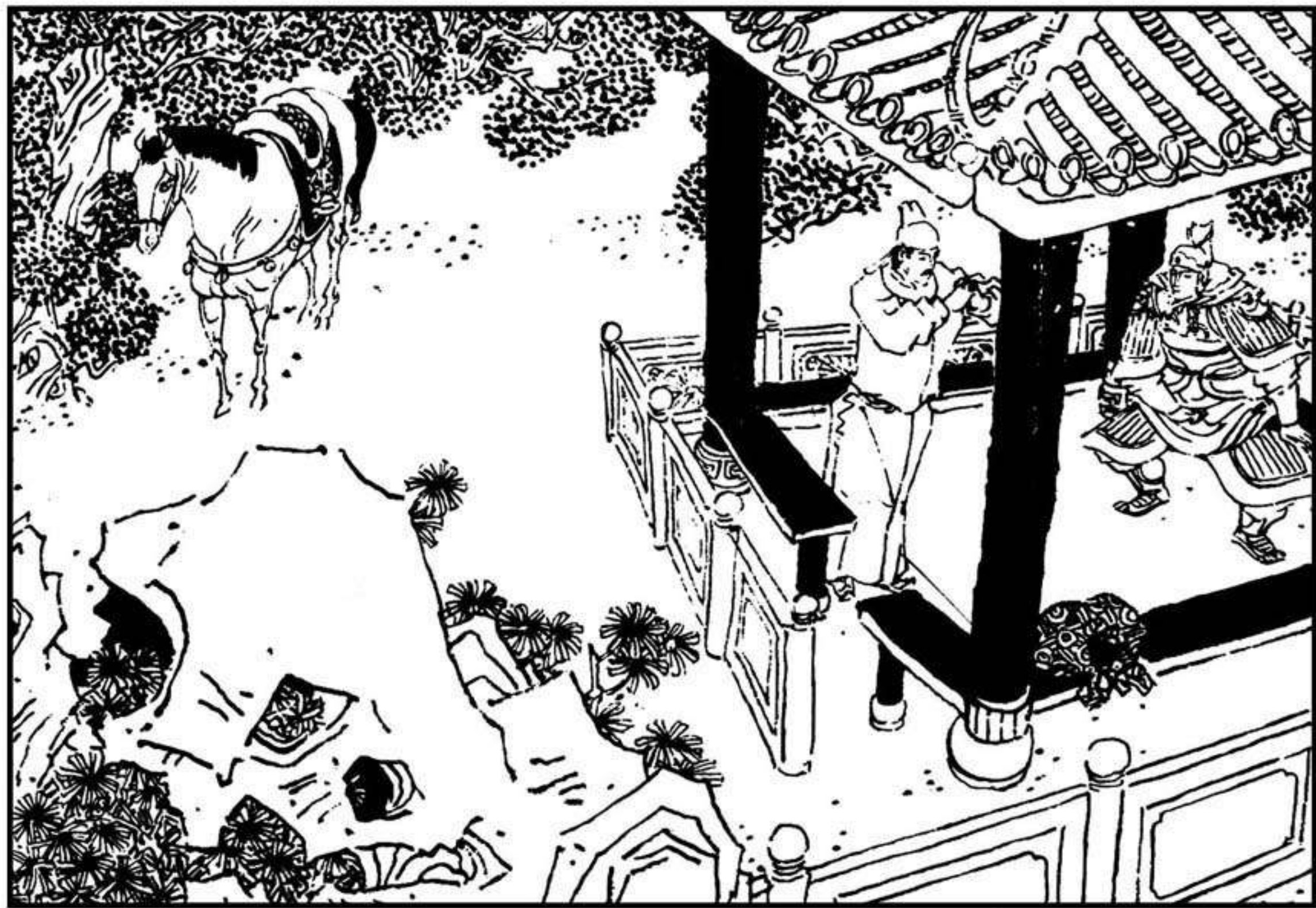
35 太后大喜，答应事成必有重赏，并亲赐御酒为其送行。贺吕儿乔装改扮，更名王钦。这日，他来到汴京城外，见路边长亭内独坐一人，上前问道：“壮士尊姓大名，为何在此闷闷不乐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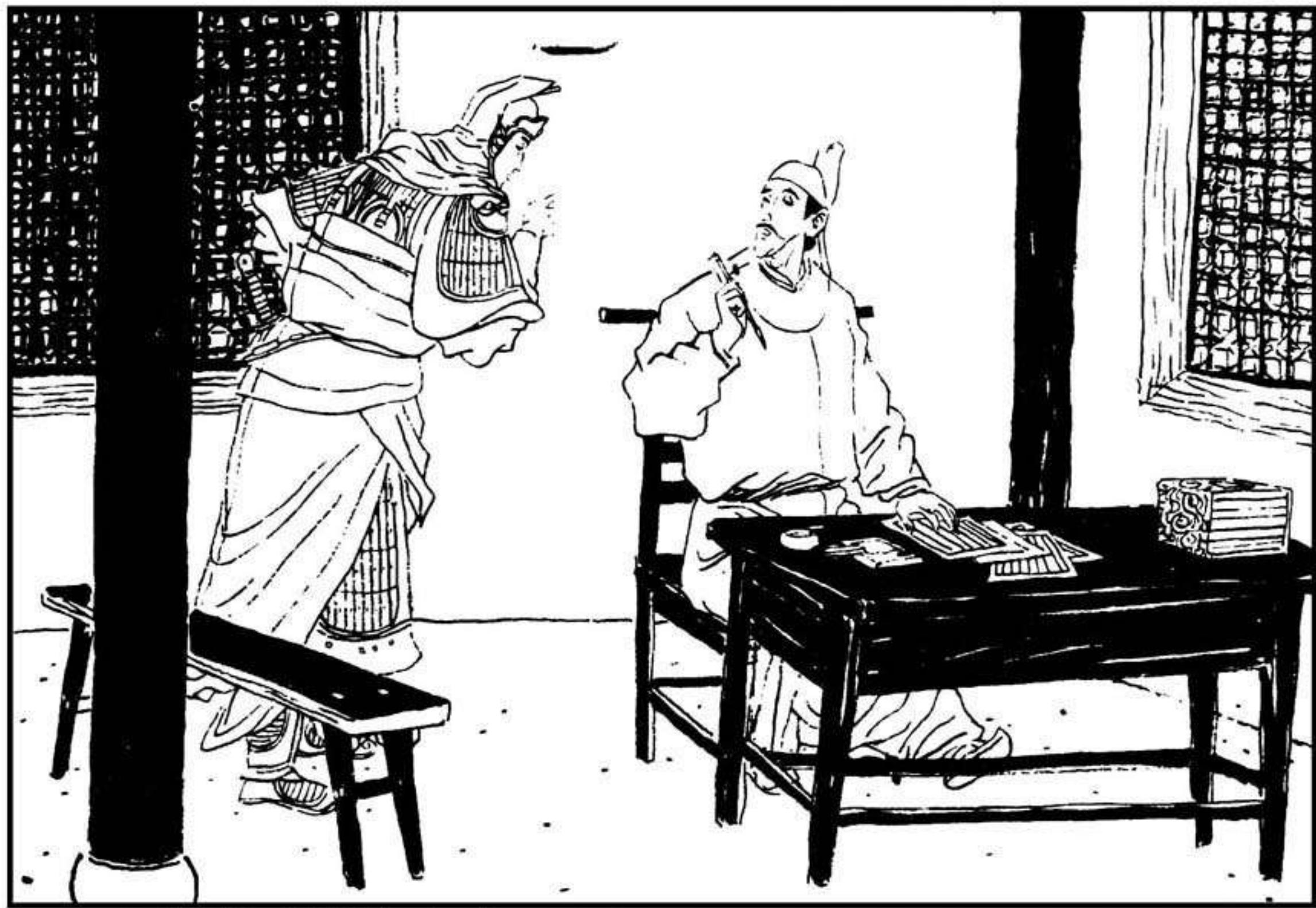
36 那人正是六郎。他见来人头戴儒巾，谈吐斯文，是个学士模样，便把自己父弟遇害的情形说了一遍。接着，问了对方姓名，此去汴京有何公干。



37 贺吕儿答道：“小生雄州人氏，姓王名钦，字招吉。自幼饱读诗书，屡试不第，现去京城想投个进身。”说完，又故作惊讶问道：“你说的那陷害你父亲兄弟的敢是潘洪——潘仁美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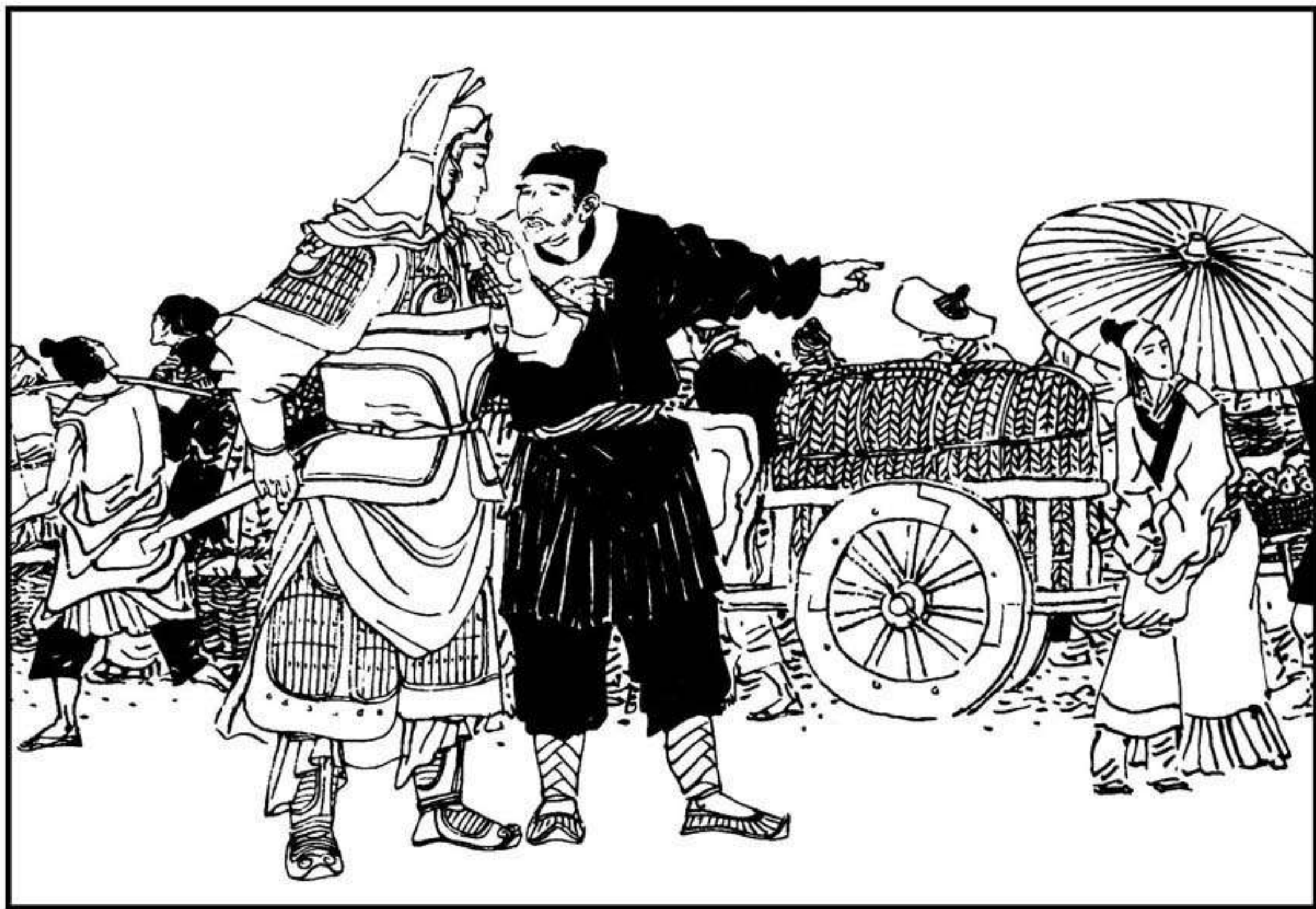
38 六郎点了点头。王钦道：“将军既有这等冤情，为何不去朝廷告御状？”六郎道：“因为无人会写状词，我正为此事忧愁。”王钦慨然道：“此事不难。小生不才，愿代将军写状。”



39 六郎顿时转忧为喜。他们一同入城，在东阁门龙津驿内住下。当六郎找来纸笔时，王钦问：“谋害六郎父子的除潘仁美外，还有何人？”六郎道：“还有他的部下刘均期、王凯等人。”



40 王钦铺开状纸，略略一想，提笔一挥而就。六郎接来一读，见果然是情辞恳切，语意哀婉，便再三向他致谢，道：“先生有这等才学，又何愁功名不就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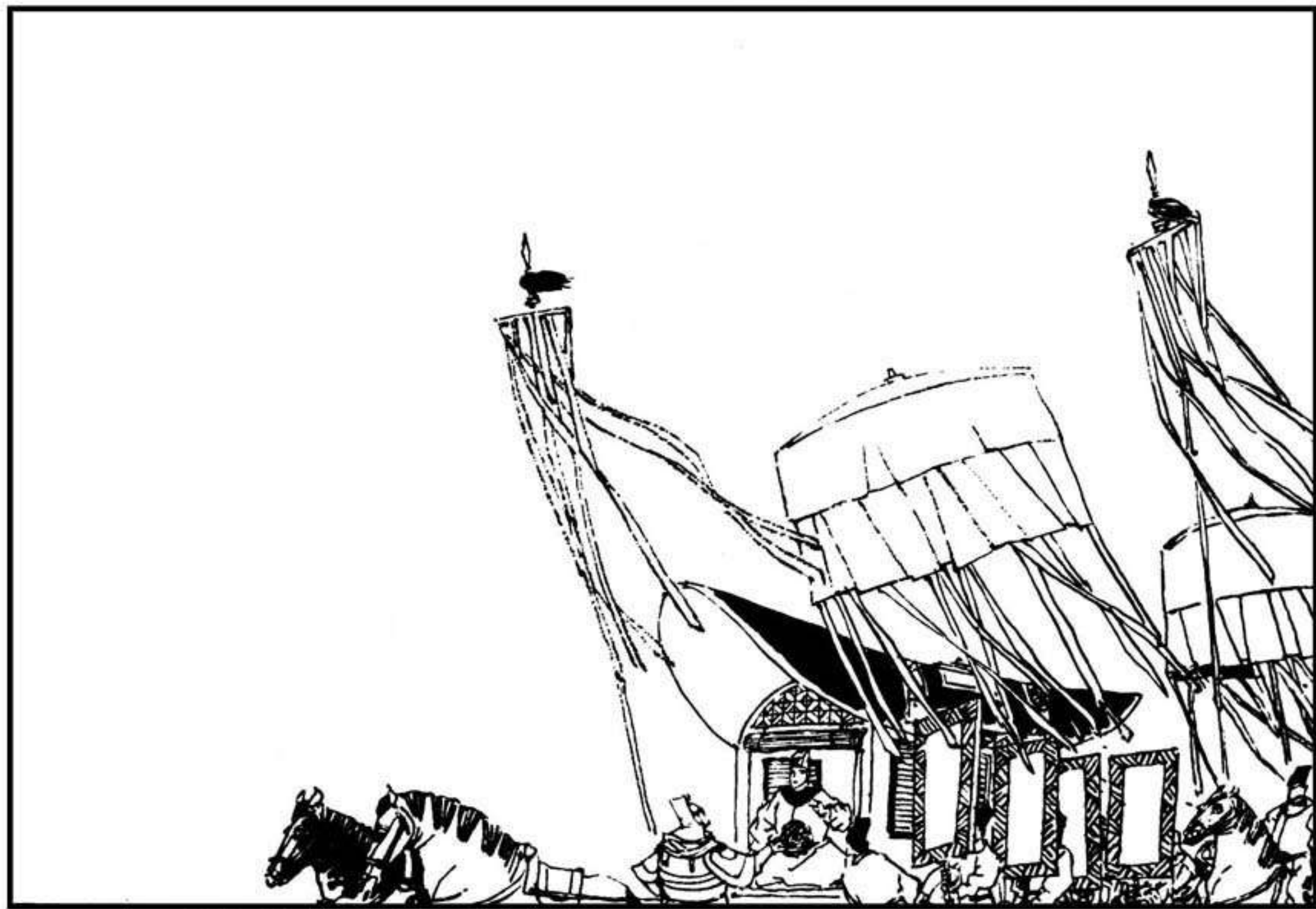
41 第二天，六郎将状纸藏在身上，出门直奔紫禁城。猛抬头，见一队车驾远远而来，行人纷纷躲避。经打听，才知道是太宗之子、七王赵元侃由朝中回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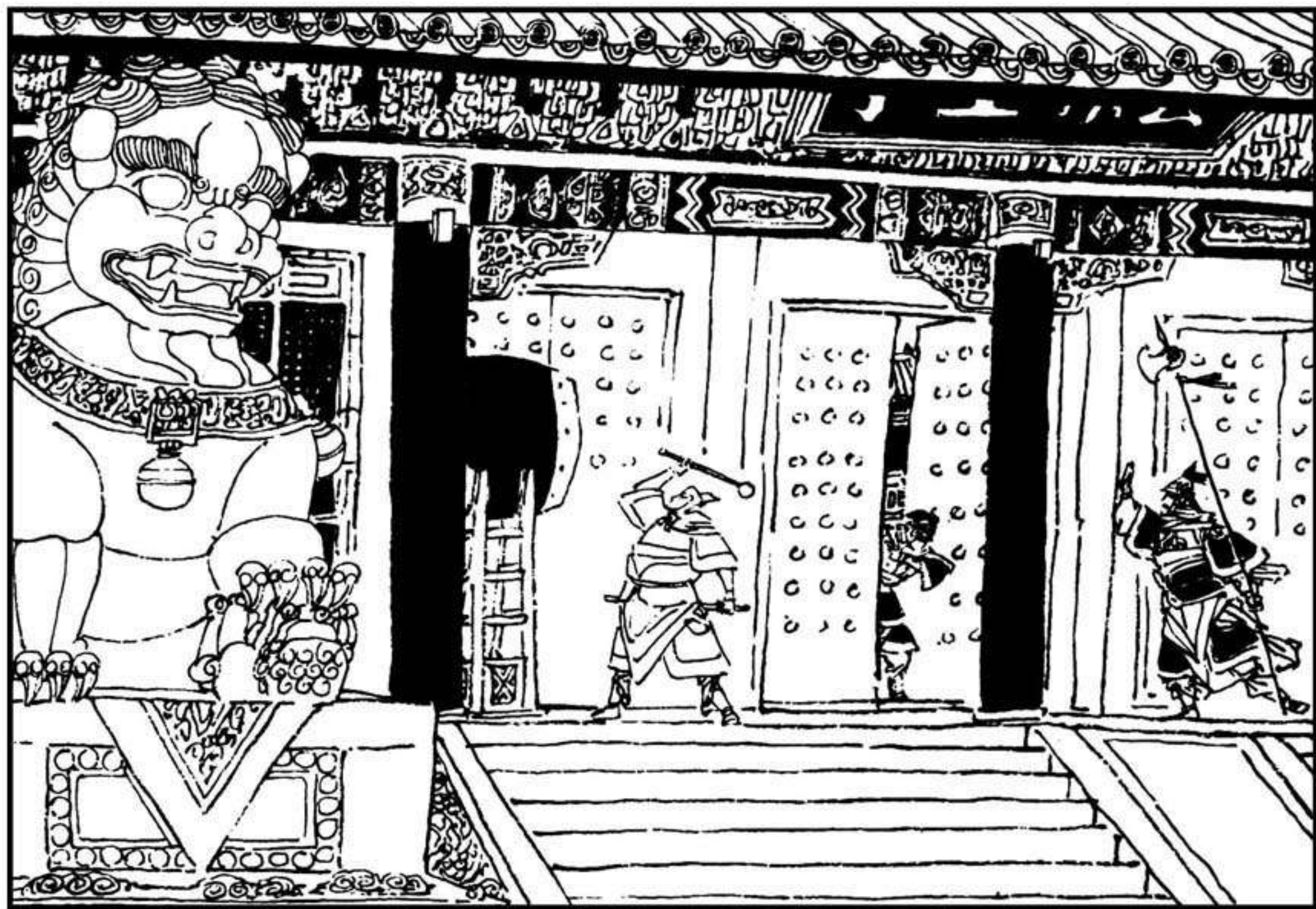
42 六郎心想：潘仁美恶人先告状，圣上只听他一面之词，真伪莫辨。而今，倒不如求七王代我转奏，更为妥当。于是，他掏出状纸，口喊“冤枉”，上前拦住了车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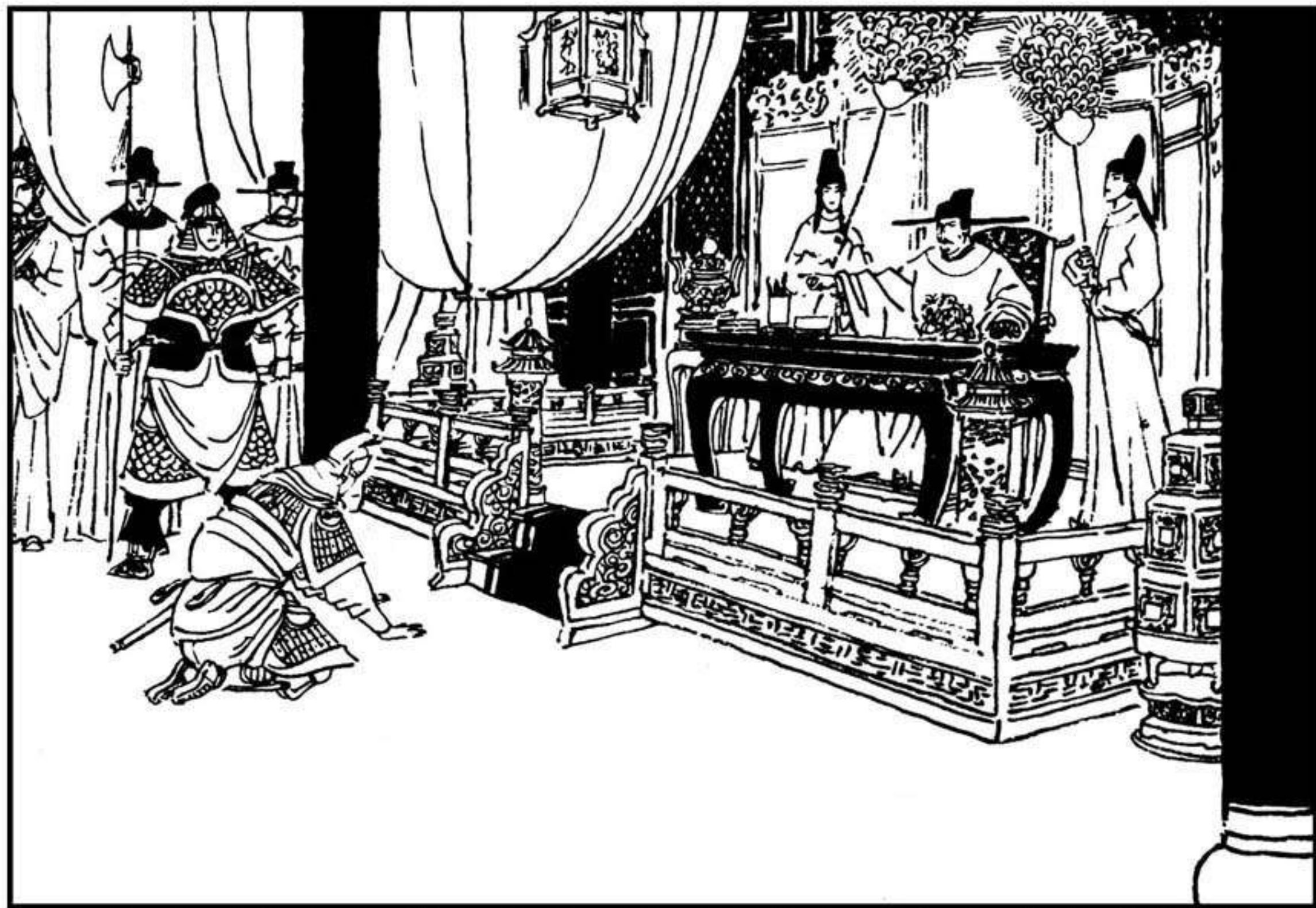
43 七王在车中认出了六郎，接过状纸看了，皱起眉头，道：“你父子的冤情，状词叙述得明明白白，只是此事牵涉潘太师，本王亦难处置。你可速去金殿击鼓，面陈圣上，则冤情不难昭雪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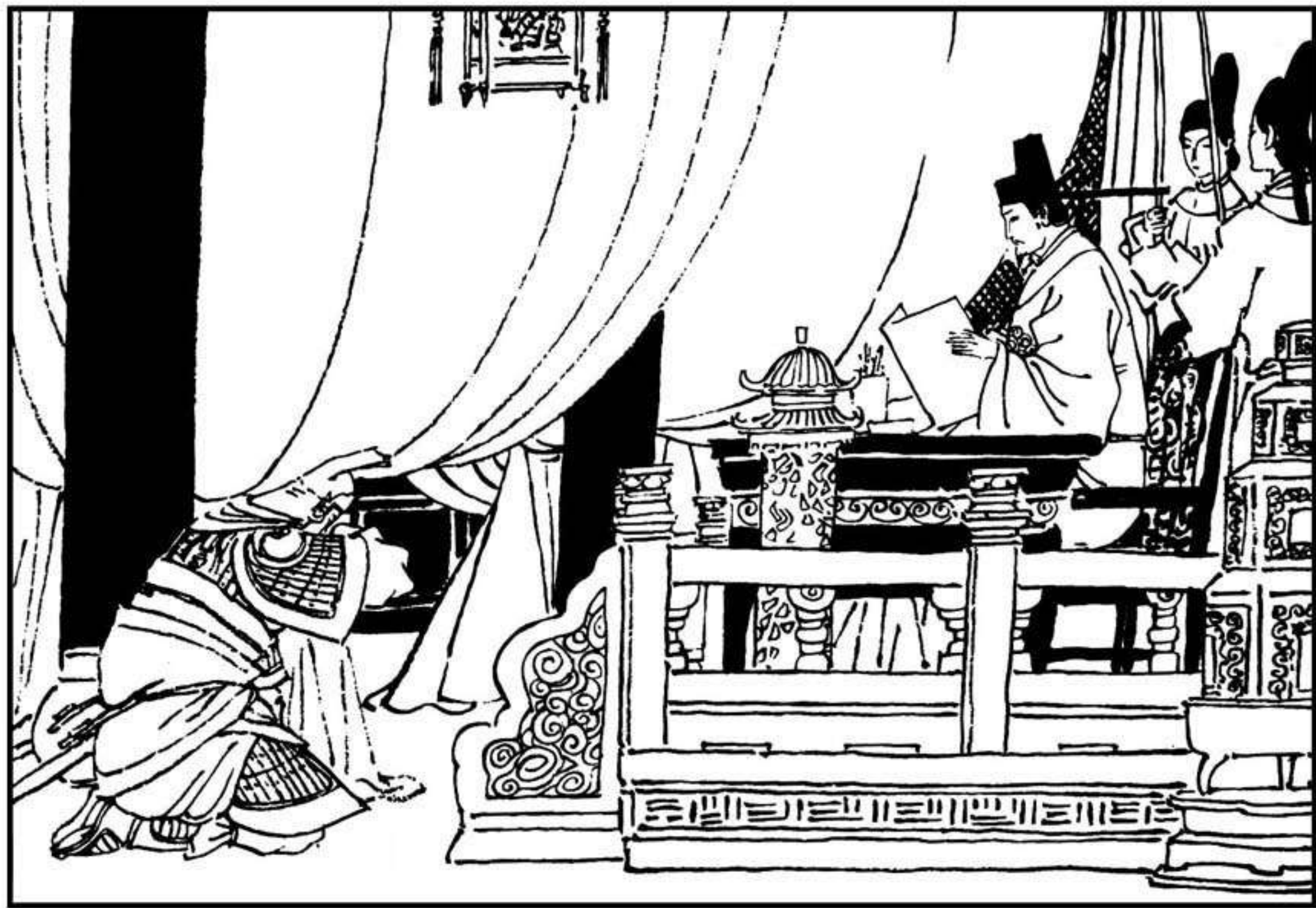
44 七王称赞状词文采超群，刀笔锋利，问出自何人手笔，六郎便把王钦的情形讲了一遍。七王听了欢喜，说：“此人真有济世之才，既然他愿求进身，本王可代他向皇上举荐。”



45 六郎拜辞了七王，径往金殿而来。此时恰遇太宗上朝，六郎从宫门边取过鼓槌，用力擂响登闻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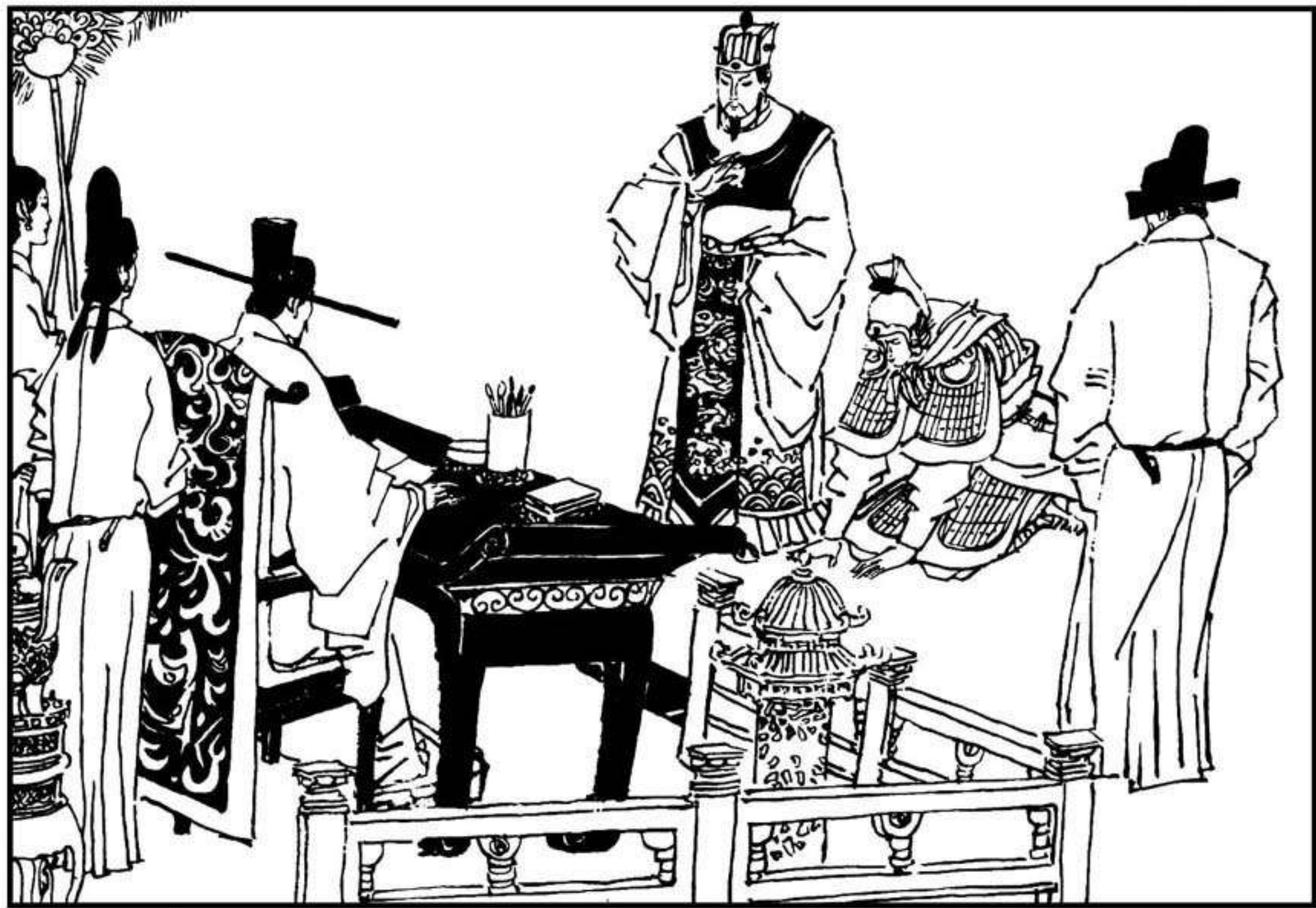
46 御林军将六郎带上金殿，拜见过太宗。太宗喝道：“杨延昭，潘太师已有本章奏来，说你父子不听调遣，贪功冒进，致使全军覆没，你如何又来击鼓告状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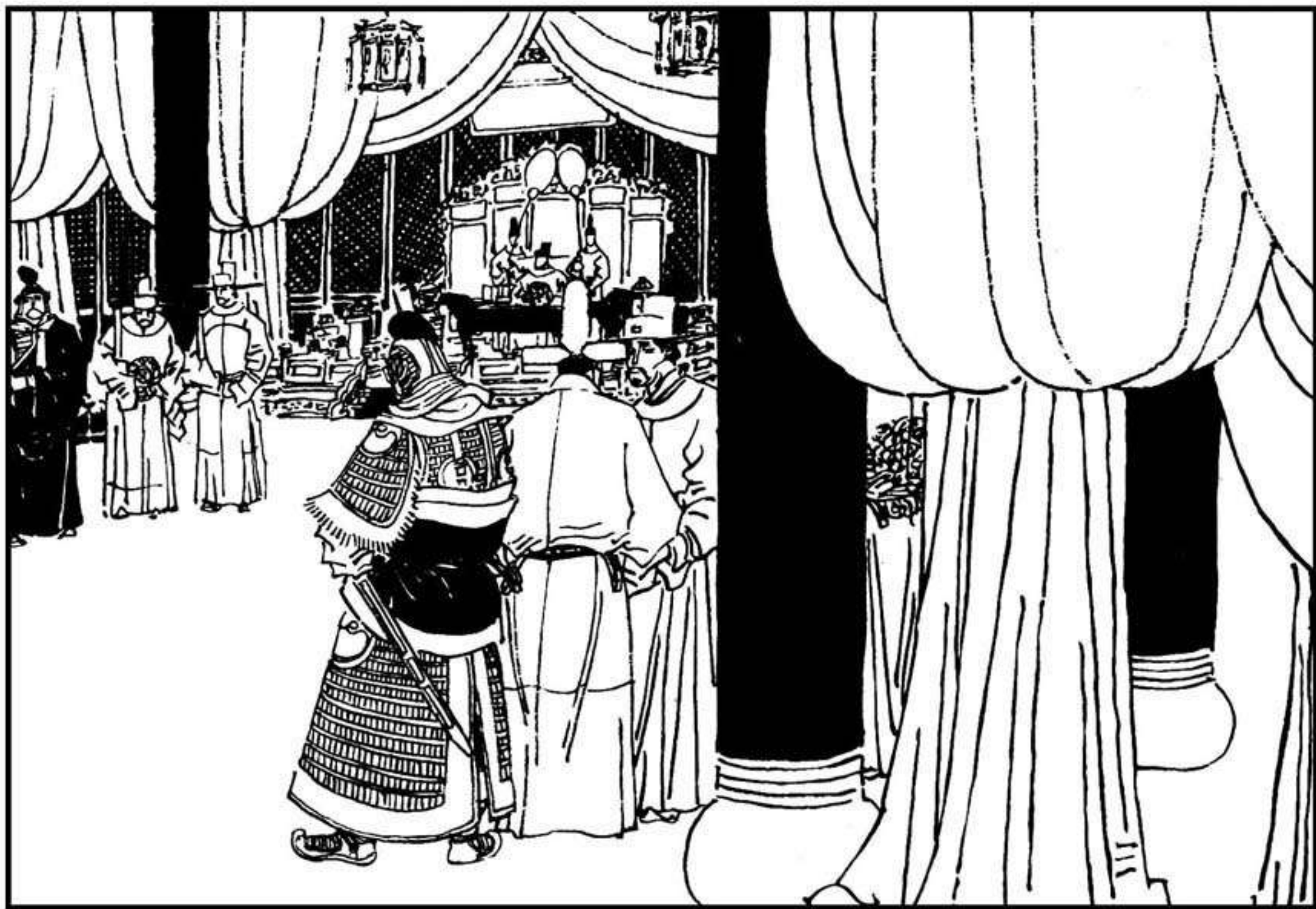
47 六郎大喊“冤枉！”便把两狼山之战，潘仁美如何挟嫌报复，见危不救，陷害杨家父子，又乱箭射死七郎等情，详细讲述了一遍，并将状纸呈请太宗过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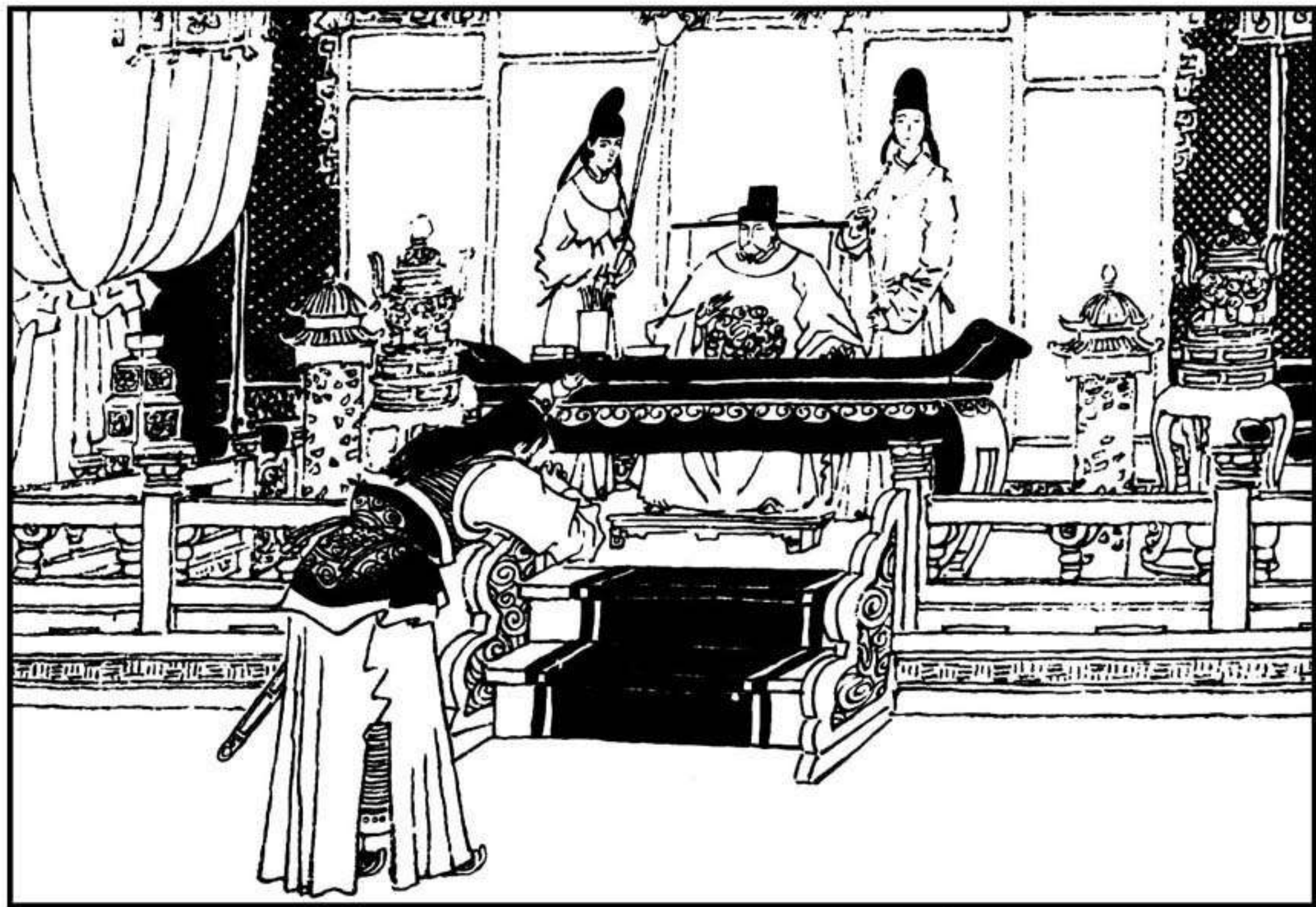
48 太宗阅过状词，疑惑地说：“果真竟有这等事？”这时，潘仁美的内兄、南台御史黄玉出廷奏道：“万岁，杨延昭信口雌黄，一派胡言。分明是诬告大臣，欺骗陛下，应该依法处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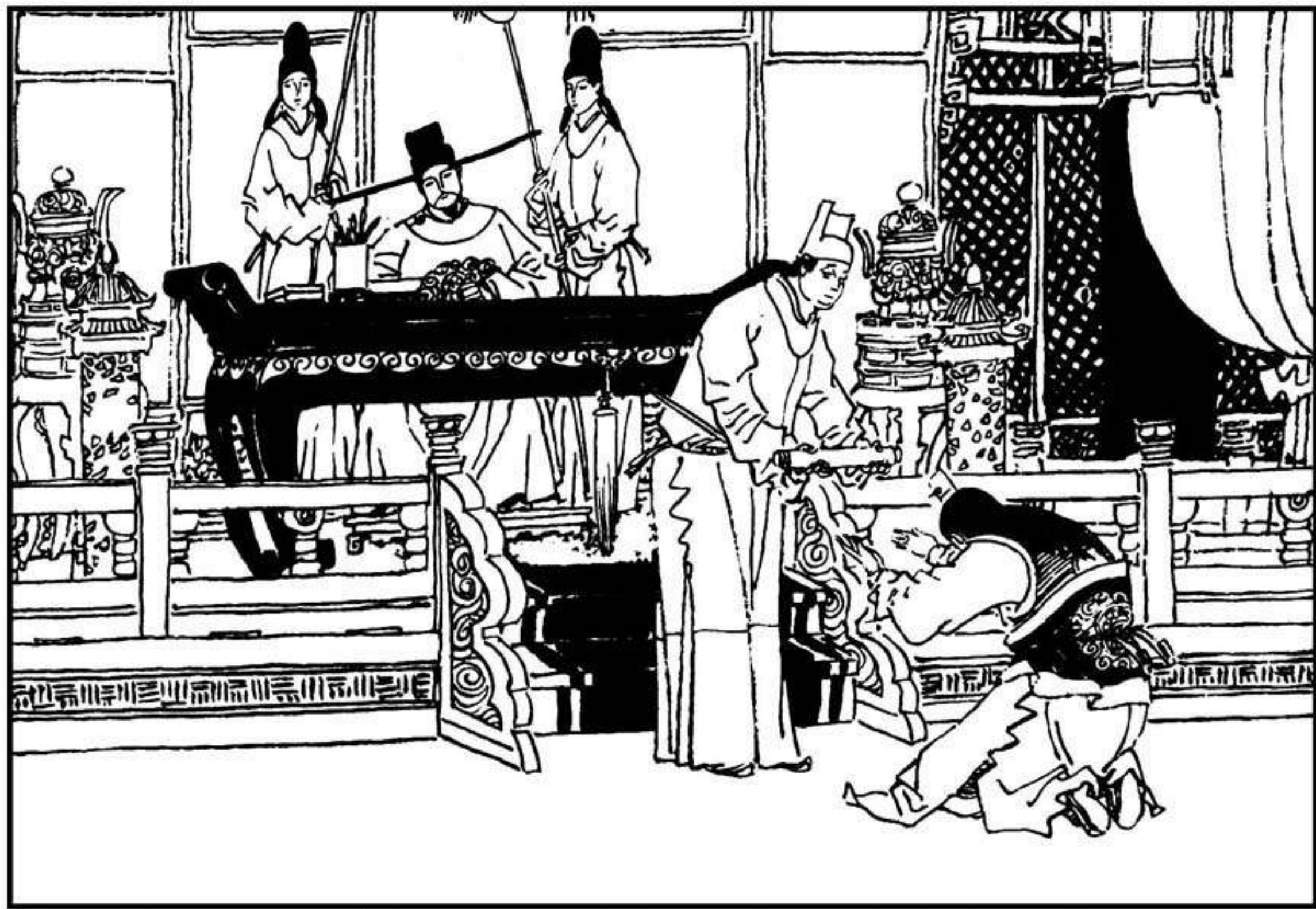
49 八贤王也上前禀奏：“万岁，杨令公乃先帝旧臣，入宋以来屡建战功，两狼山之战死得不明不白，朝野议论纷纷。依臣之见，宜当即拘回潘仁美与六郎对质，辨明是非，以正国法才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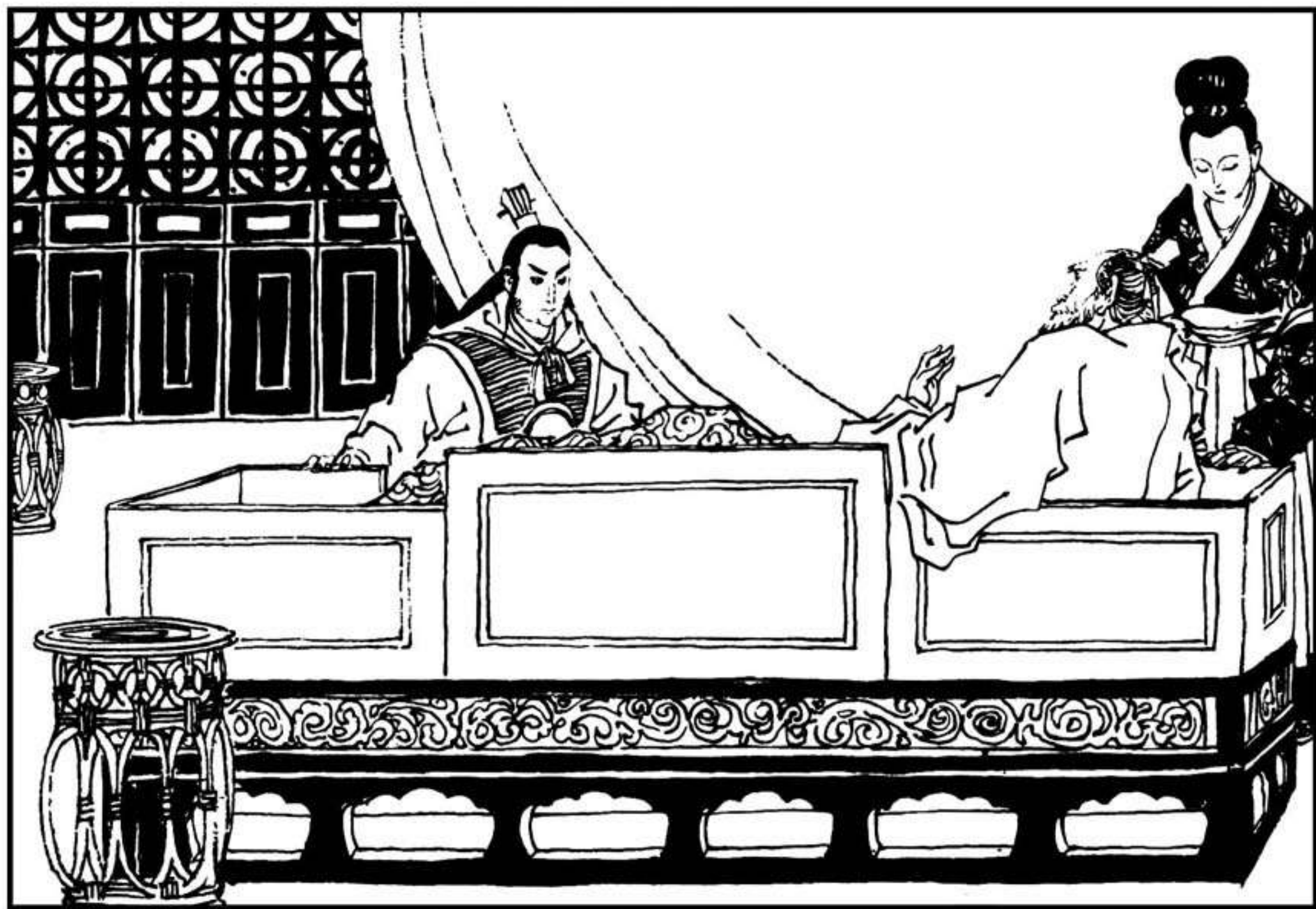
50 太宗点头准奏，问哪位大臣愿往雁门关拘拿潘仁美回京对质。满朝文武都惧怕潘仁美权势，无人敢于应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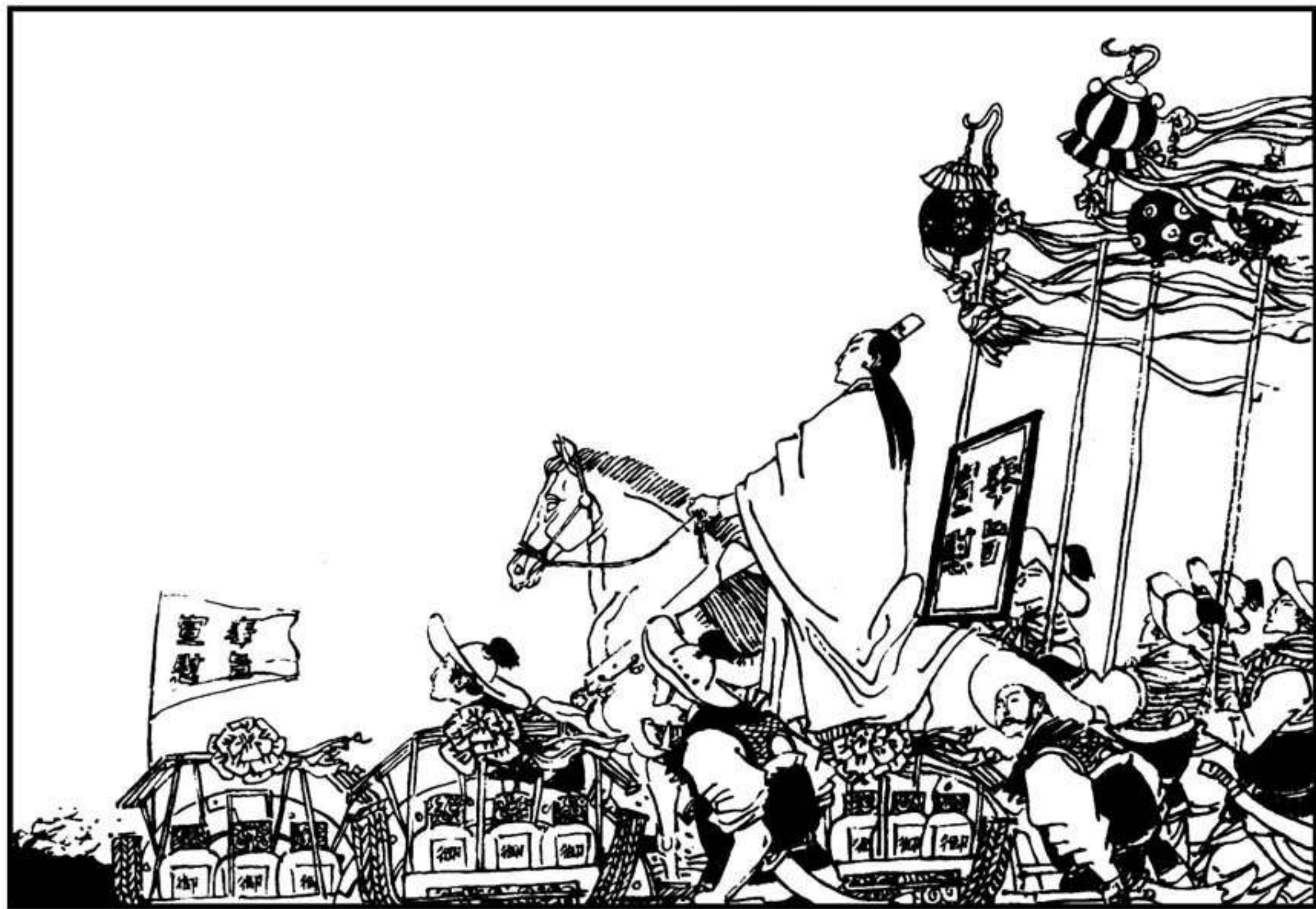
51 太宗见无人答话，重又问了一遍。这时，老将呼延赞之子呼延必显挺身而出，说：“小臣愿往！”太宗大喜，说道：“真乃将门出虎子，年轻而有为啊！”



52 太宗问呼延必显需带多少兵马，呼延必显奏道：“小臣不要多少兵马，只求万岁多备些御酒、彩缎，小臣到前方顺便犒军。”太宗准奏，命人写了诏书交给呼延必显，要他刻日出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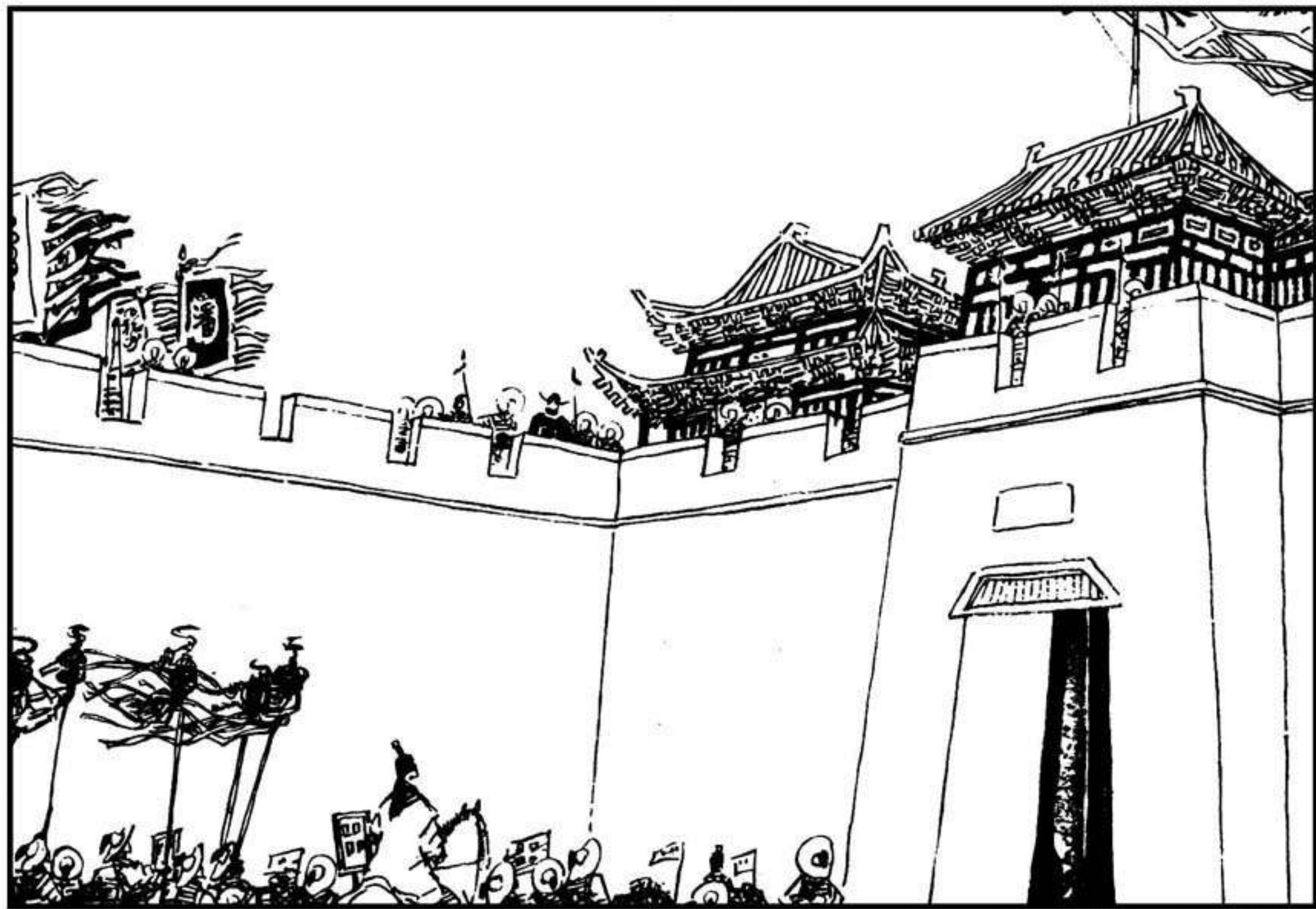
53 呼延必显从朝中回来，到床前探望病中老父，讲了受命去雁门关捉拿潘仁美之事。呼延赞说：“儿啊，那潘洪老儿老谋深算，奸滑得很！你去要见机行事，切不可打草惊蛇，操之过急。”



54 次日，呼延必显辞别了父亲，收拾御酒、彩缎，携着诏书，只带少数随从军兵，迤逦向雁门关而来。



55 守关的军兵前来报告，潘仁美大吃一惊。这几日，他正为六郎进京告御状而坐卧不安，此时，他内心开始盘算：莫非呼延必显是为潘、杨两家的官司而来？



56 潘仁美来到关上察看，见关下停着百十辆太平车子，装着御酒、彩缎等物，上面插着“奉旨宣慰”的旗子；又见呼延必显只带少数随从军兵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吩咐摆列仪仗，开关迎接。



57 呼延必显由潘仁美陪同来到中军大堂，将士们都过来参见朝廷钦使。呼延必显当堂开读诏书，表彰雁门关将士不畏辛劳，守边有功。



58 宣毕诏书，呼延必显又把一份犒赏礼单交给潘仁美。潘仁美得意忘形，吩咐大摆酒宴，款待钦使。



59 呼延必显在关上一连住了三日，每天只是赴宴，闲时也到营中走走。他见老贼防备极严，手下心腹将校又多，心欲拘拿老贼，只是无从下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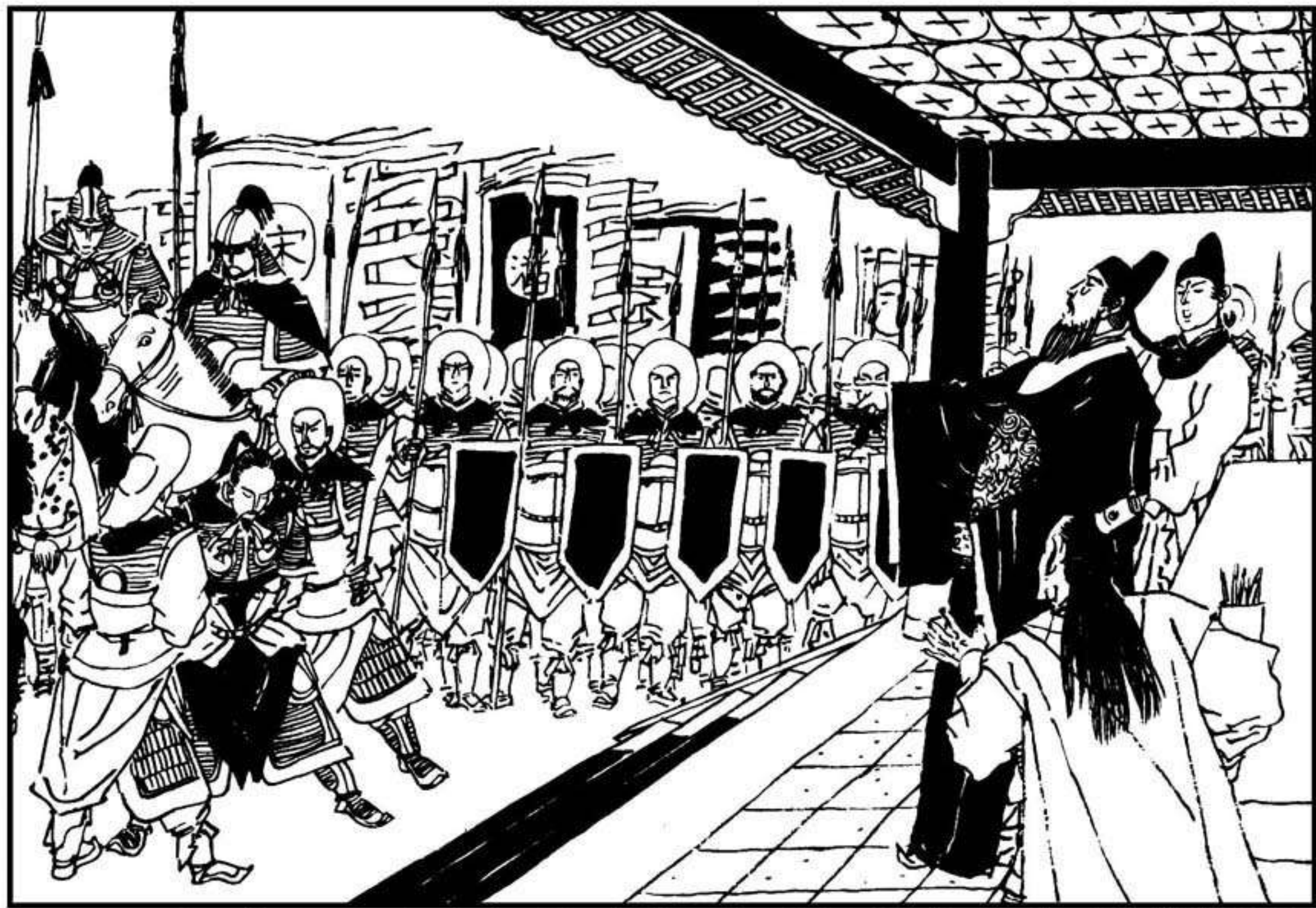
60 第四天，潘仁美为显示他治军有方，要在校场操练军兵，请钦使前往检阅。呼延必显来到演武厅，见校场上旌旗猎猎，队伍整齐，刀枪耀日，好一派森严的气势！



61 满营将士上前参谒元帅。军政司呈上名册，潘仁美开始点卯。不料刚点到第一名总兵黄龙，连点三卯，厅下却无人应声。



62 潘仁美见有人误卯，在钦使面前有失脸面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命中军快传黄龙前来问话。不一会，黄龙被带到厅前，只见他盔甲不整，战袍也撕破了一大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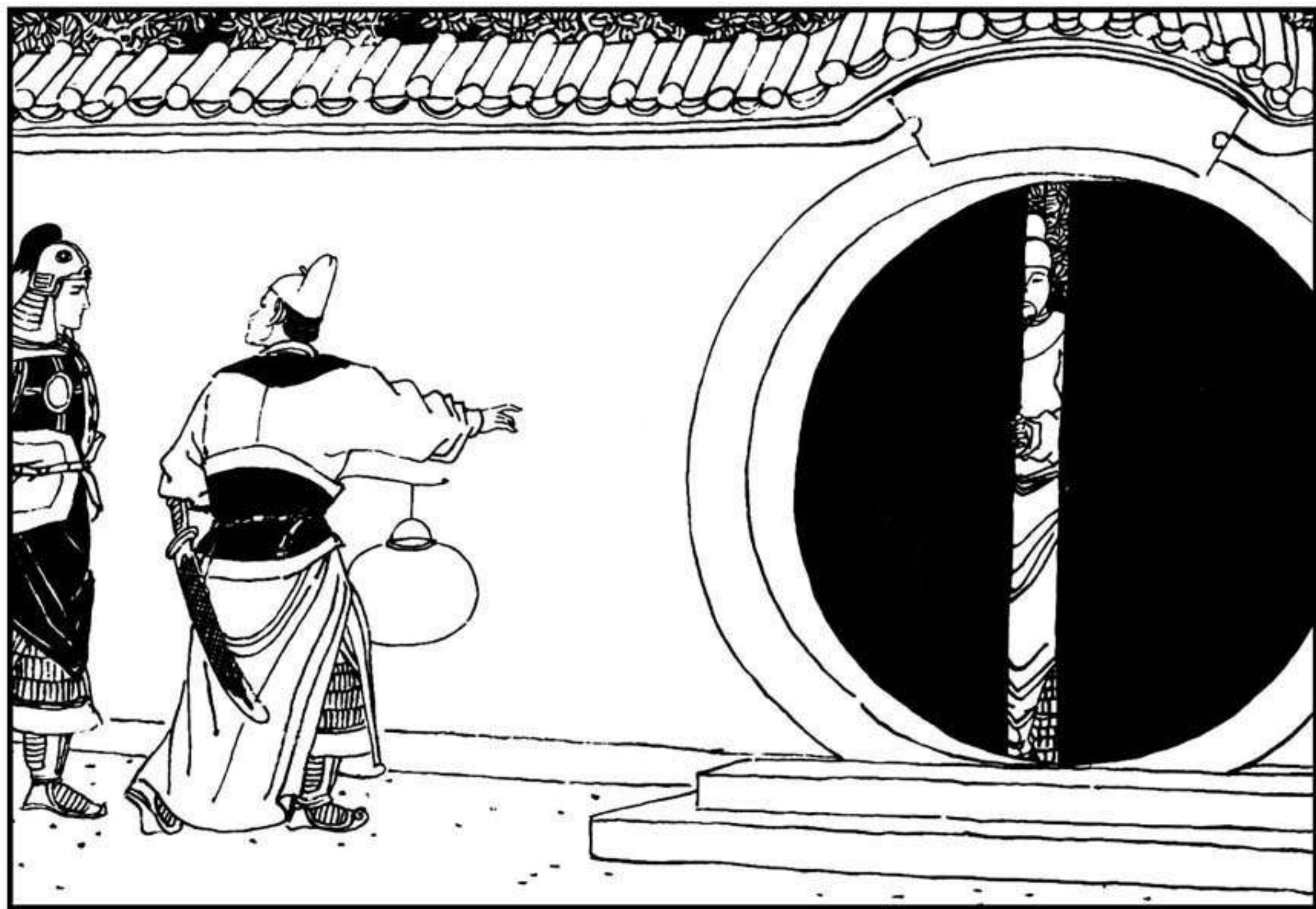
63 原来，黄龙在来校场的路上，战马打了个前失，腿摔断了，没办法只得回去换马，因此来迟。潘仁美为在钦使面前显示自己法度森严，竟不由分说喝令将黄龙推出斩首。



64 刀斧手一拥而上，将黄龙推下演武厅。呼延必显上前替黄龙求情，潘仁美却冷冷回答：“小将军，我们做主帅的如不号令严明，执法如山，还靠什么来约束三军？”



65 不一会,刀斧手将黄龙的首级呈上厅来,众将见了,内心忿忿不平。有位身穿绿袍的年轻将官,当场伤心地低声抽泣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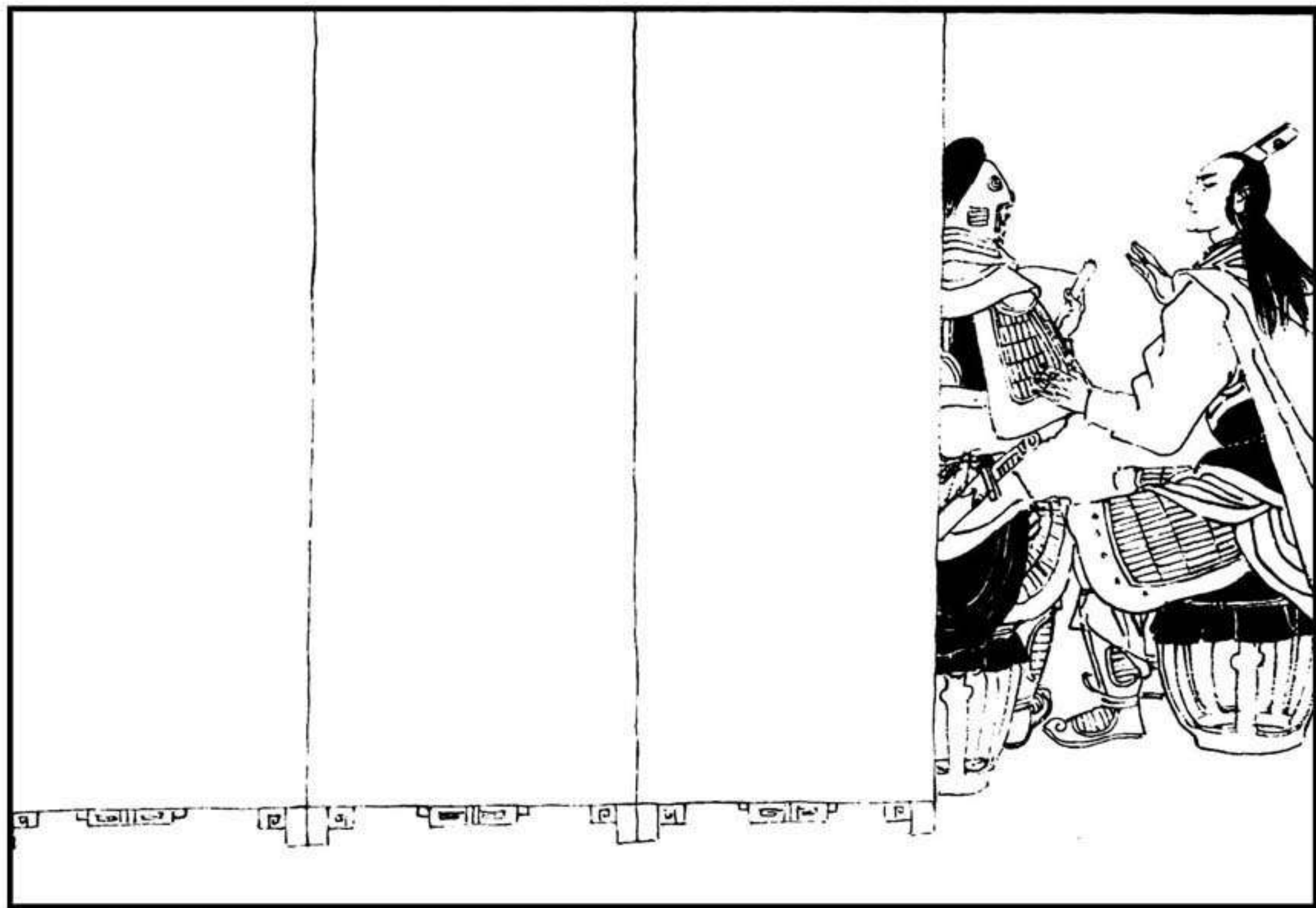
66 呼延必显从校场回来，派人暗中查访，得知那小将乃黄龙的兄弟黄信，心中暗喜：捉拿潘贼，就应在此人身上了！于是便派人把黄信悄悄找来。



67 黄信拜过钦使，感谢他给哥哥说情。呼延必显摇摇头，惭愧地说：“又没能救了你哥哥性命，谢我什么！请问小将军，那潘元帅平时是否如此杀伐专断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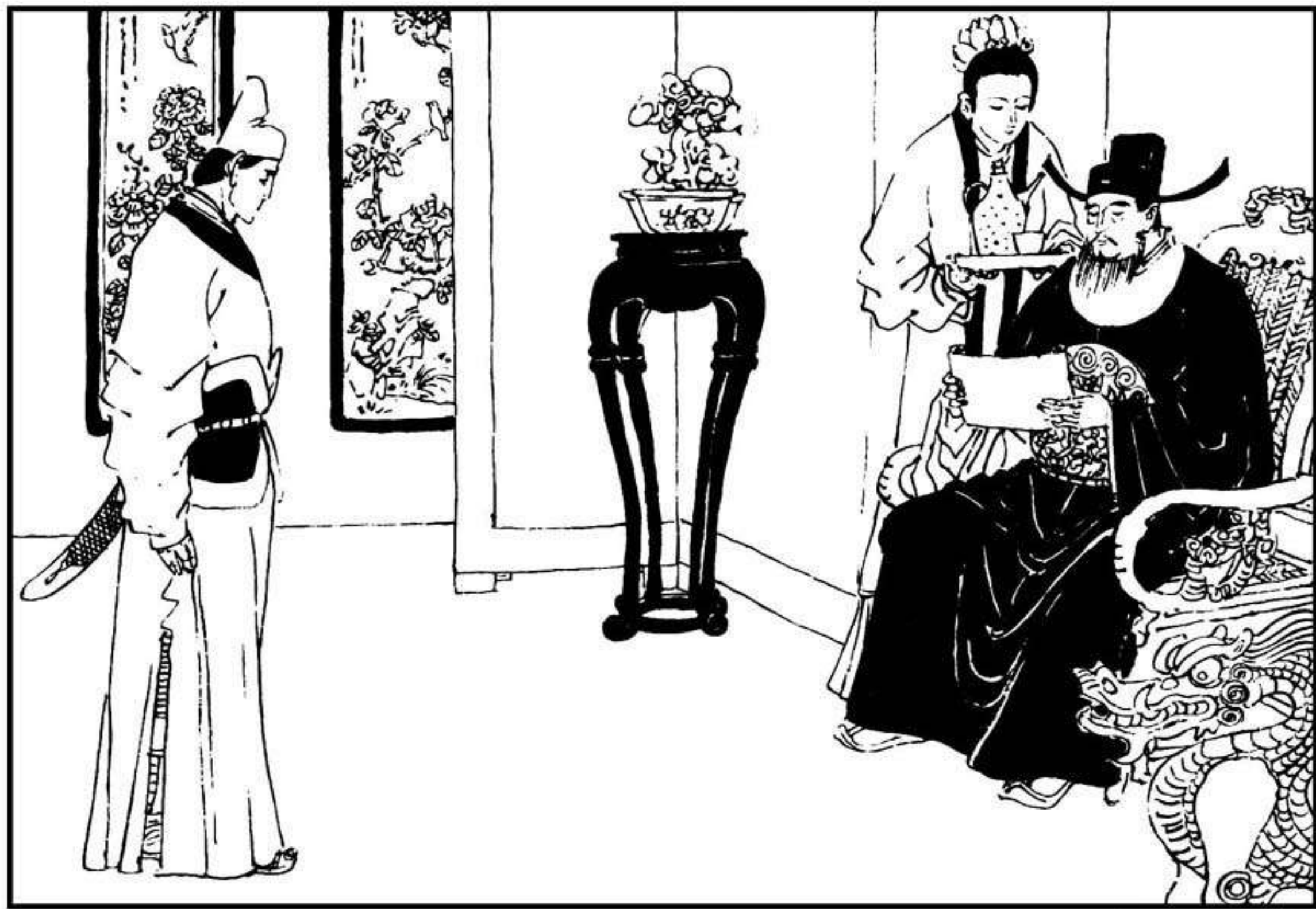
68 黄信大哭道：“我正想将此事告知钦使。”接着，他把潘仁美平日如何作威作福，滥施淫威，擅杀部将的恶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恳求呼延必显替他转奏朝廷，为哥哥报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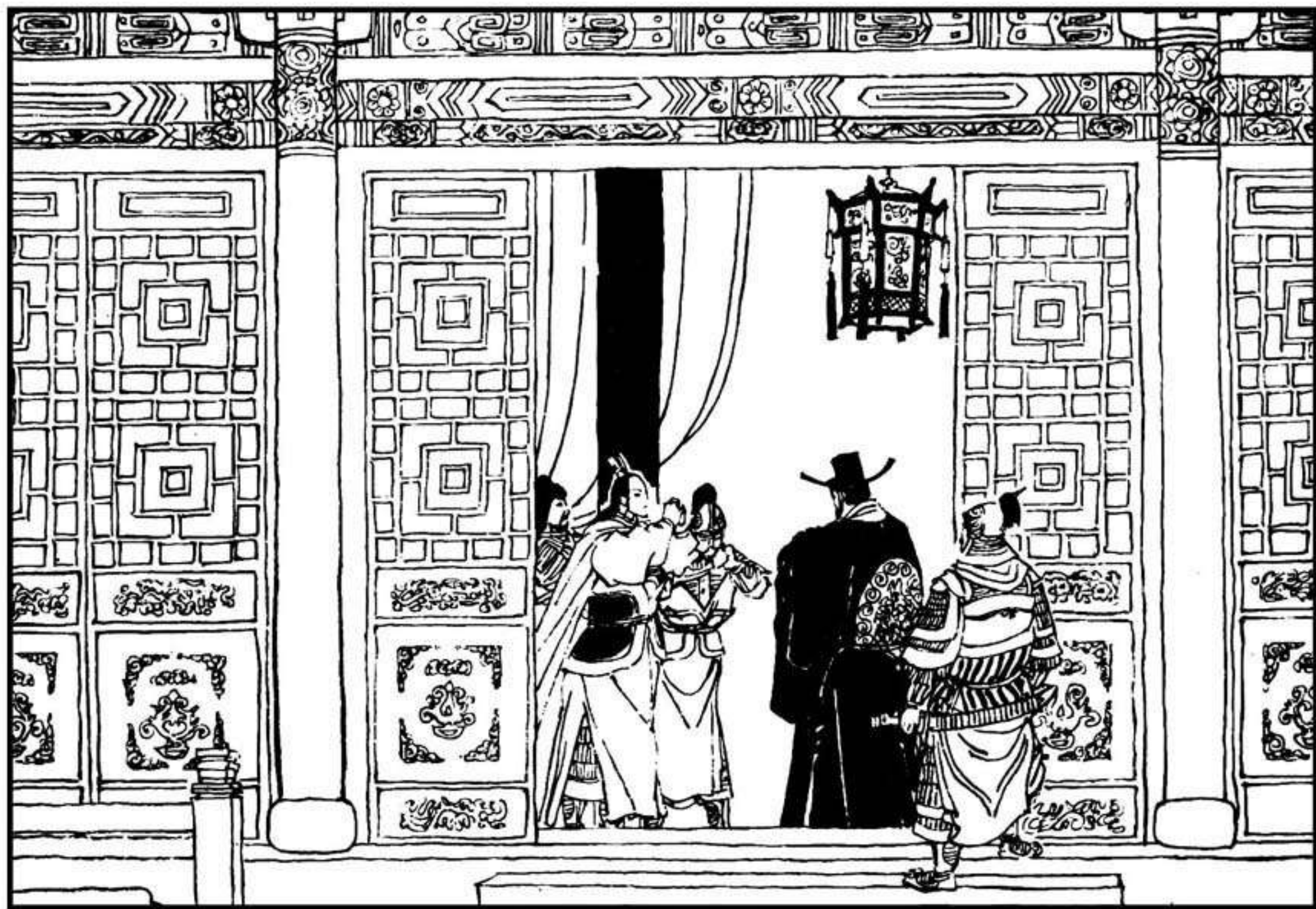
69 呼延必显见黄信态度异常坚决，便取出密诏让他看了，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正是为潘、杨两家的讼案，捉拿潘仁美回京对质的。你如能帮我拿了此贼，你兄之仇即可报矣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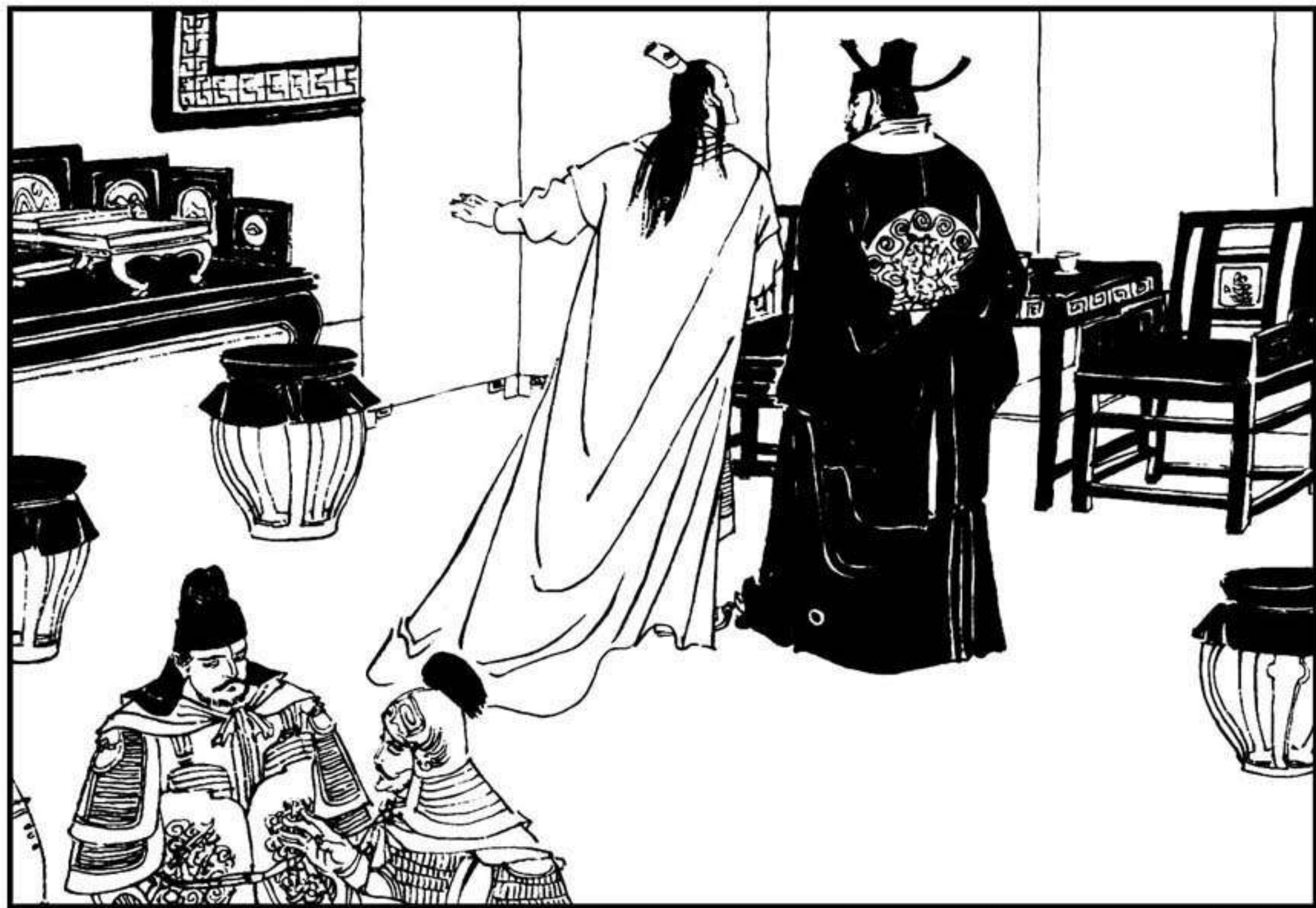
70 黄信听了转忧为喜,说:“只要报得哥哥冤仇,我黄信赴汤蹈火,万死不辞!”他们当下商定,由黄信去联络安殿邦、周虎等营中将士,然后再设计捉拿老贼。



71 过了几日，呼延必显准备回京复命，便在下榻处备下酒席，派人去请潘仁美赴宴。潘仁美见呼延同时请了他的心腹刘均期、贺朝进、王凯等人，便欣然答应了。



72 潘仁美由亲兵家将护送到门外，偏将周虎迎了出来，拦住随行的家将，把潘仁美引进厅内。潘仁美见刘均期等三人已经先到，正同呼延必显叙话，他同众人寒暄之后，便分宾主坐下。



73 呼延必显叫过潘仁美，说道：“今日请太师来，一为了道别，二也有一事相告。小臣临出京时，圣上曾有宣示，杨延昭告太师与辽邦勾结，见危不救；并说太师已将雁门关帅印献与肖后。”



74 潘仁美气得大叫一声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呼延必显说：“此事小臣也不敢轻信，曾当面禀奏圣上，到底真伪如何，不难分辨，小臣正好去边关犒军，顺便验看一下帅印就是了。”



75 潘仁美听了，连说：“对！对！对！对！快派人去把帅印取来，请钦使当面验过。”周虎应声而去，不一会将印取来，交给潘仁美，潘仁美又把它递给呼延必显。



76 呼延必显接过大印，扭头就走。潘仁美发觉事情有些不妙，正要阻拦，呼延必显已走到厅首，从袍袖中取出一道御诏，大声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潘仁美等听旨！”



77 潘仁美等慌忙跪下，呼延必显高声宣读密令：“着即拘拿潘仁美、刘均期、贺朝进、王凯等解京问罪。”然后，大喝一声：“武士们，还不给我拿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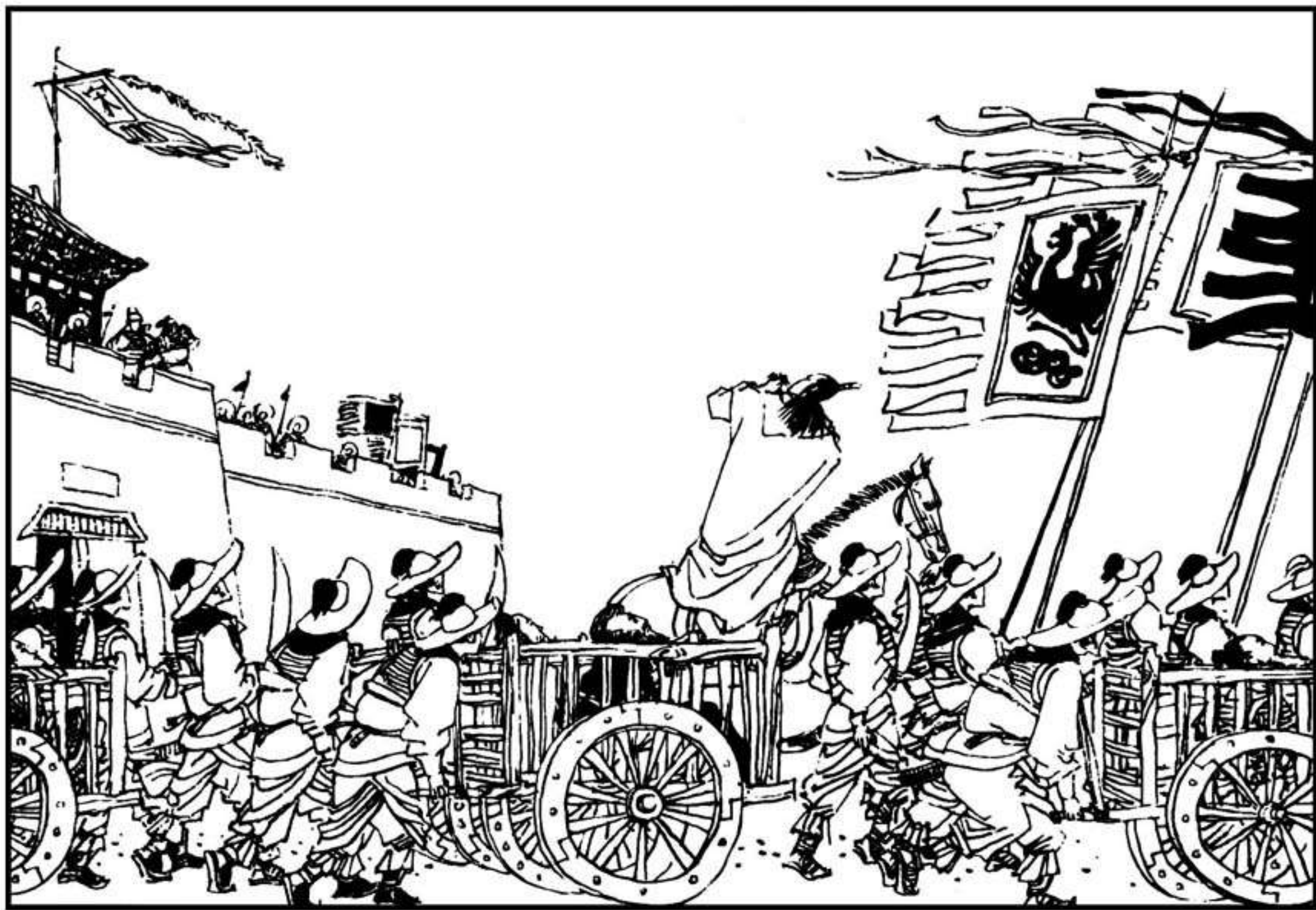
78 一声令下，安殿邦、黄信各领一队伏兵从东、西廊一拥而上，将潘仁美等四人拖倒在地，捆绑起来。



79 潘仁美还想挣扎,大声喊叫:“周虎你在哪里?快拿老夫令箭去调亲兵前来救我!”周虎哈哈大笑走了出来,说:“老贼,你还在做梦?令箭我已取来了。”说着,把令箭交给了钦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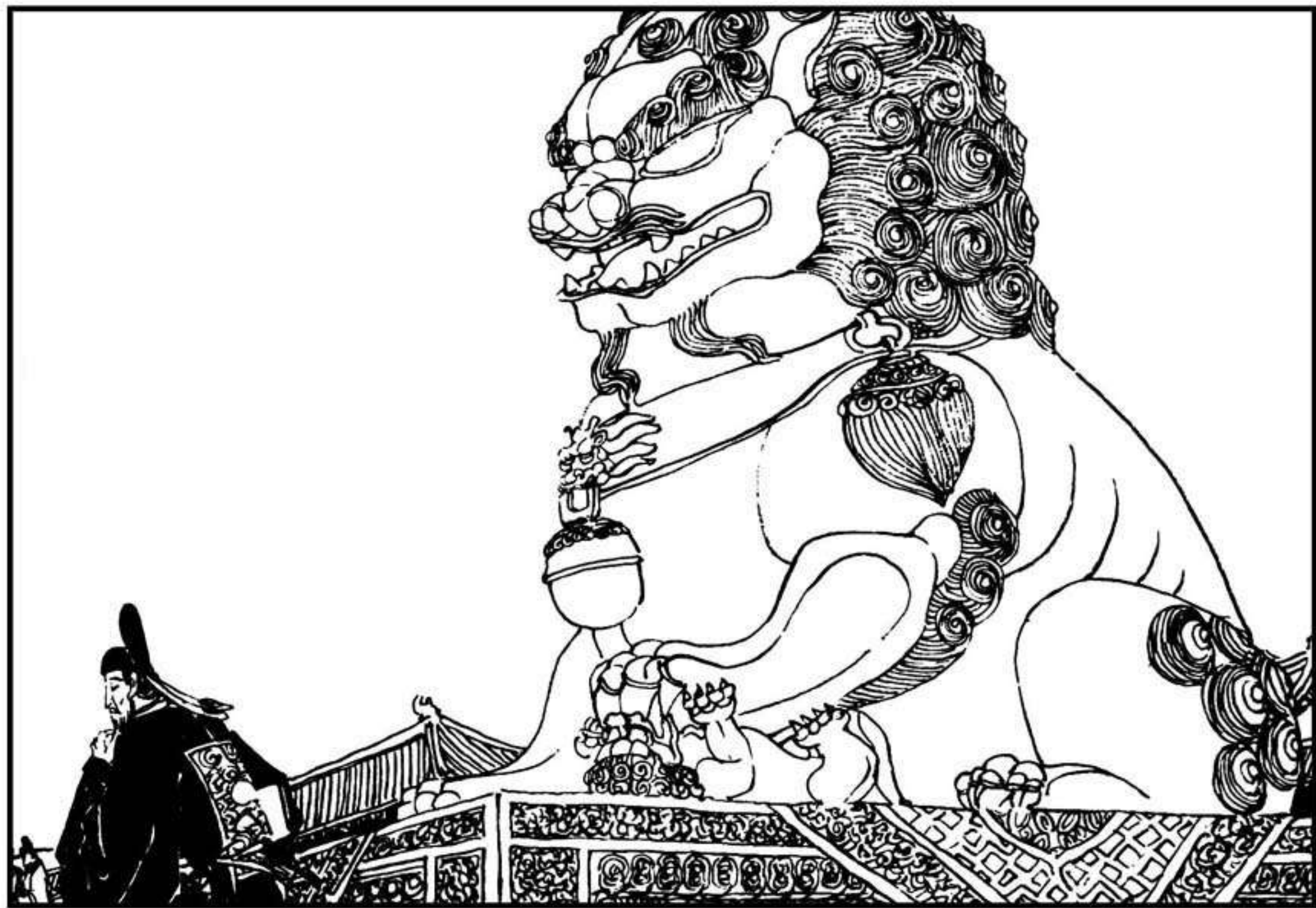
80 潘仁美这才明白自己已经众叛亲离，中了呼延必显的计。呼延必显取出一支令箭交与周虎，要他晓谕全营将士：圣上只拿潘仁美等四人，其余原地待命，不得自相惊扰。



81 次日，雁门关新元帅杨静前来接任。呼延必显把帅印交与杨静，告别了黄信等人，将潘仁美等用囚车押回汴京复命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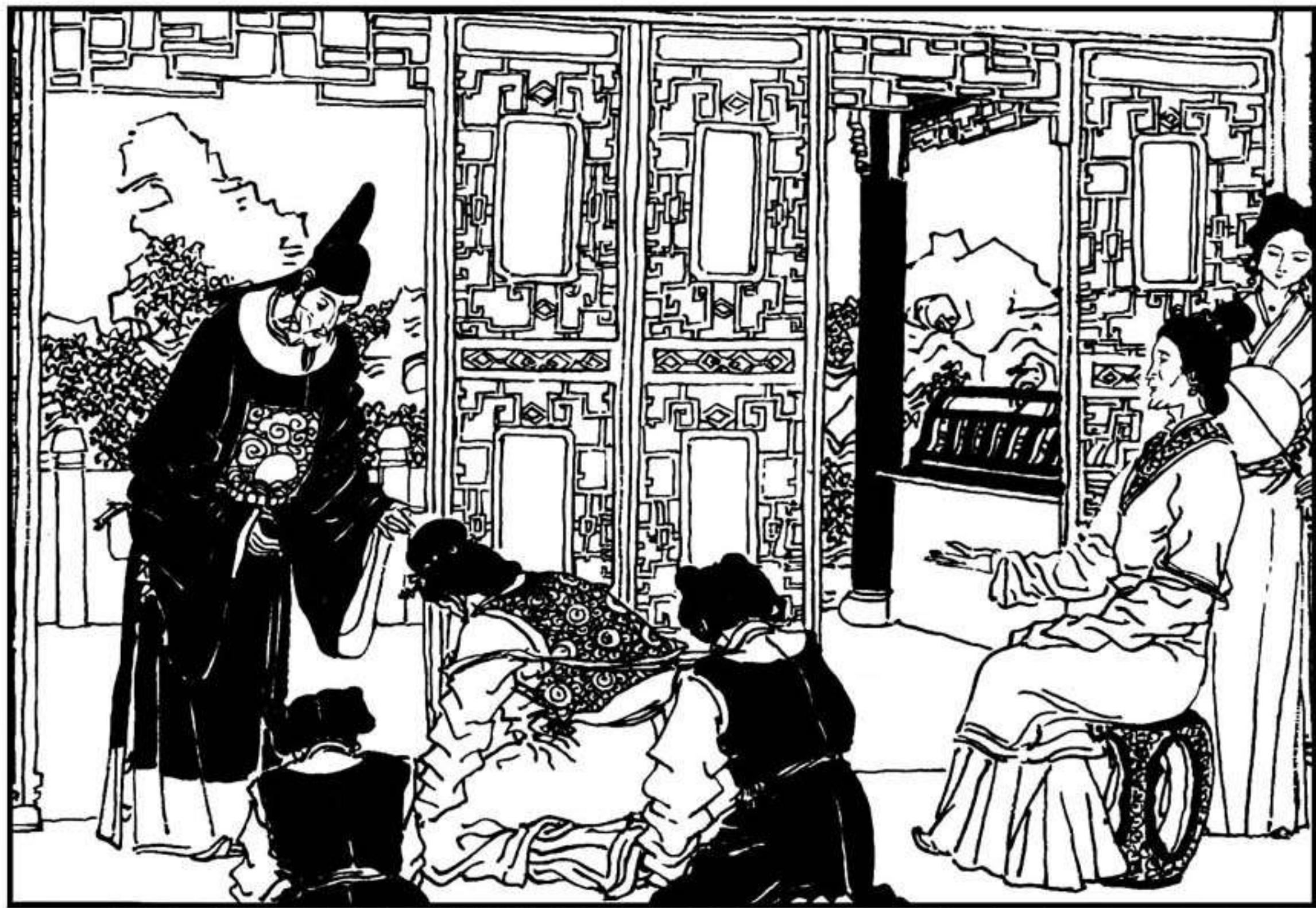
82 回到京城，正值太宗临朝，呼延必显上殿交旨。圣上当即传旨，将潘仁美等交付法司审问，御史刘裕充任主审。



83 刘裕为人处事圆滑，是非不分，好贪财利。接旨后他不由得踌躇起来，心中暗想：“潘、杨两家，一是皇亲，一是勋臣，谁也得罪不起啊！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84 回到府里，忽见丫环走来说夫人有请。刘裕走进内室，一抬头，见夫人正陪着一位衣着华丽的中年妇人坐在那里叙谈。



85 那中年妇人见了刘裕纳头便拜，同时让她身边两个年轻美貌的丫环也拜了几拜，说：“小妇人奉潘太师夫人之命，问候御史大人，并送上薄礼一份，略表敬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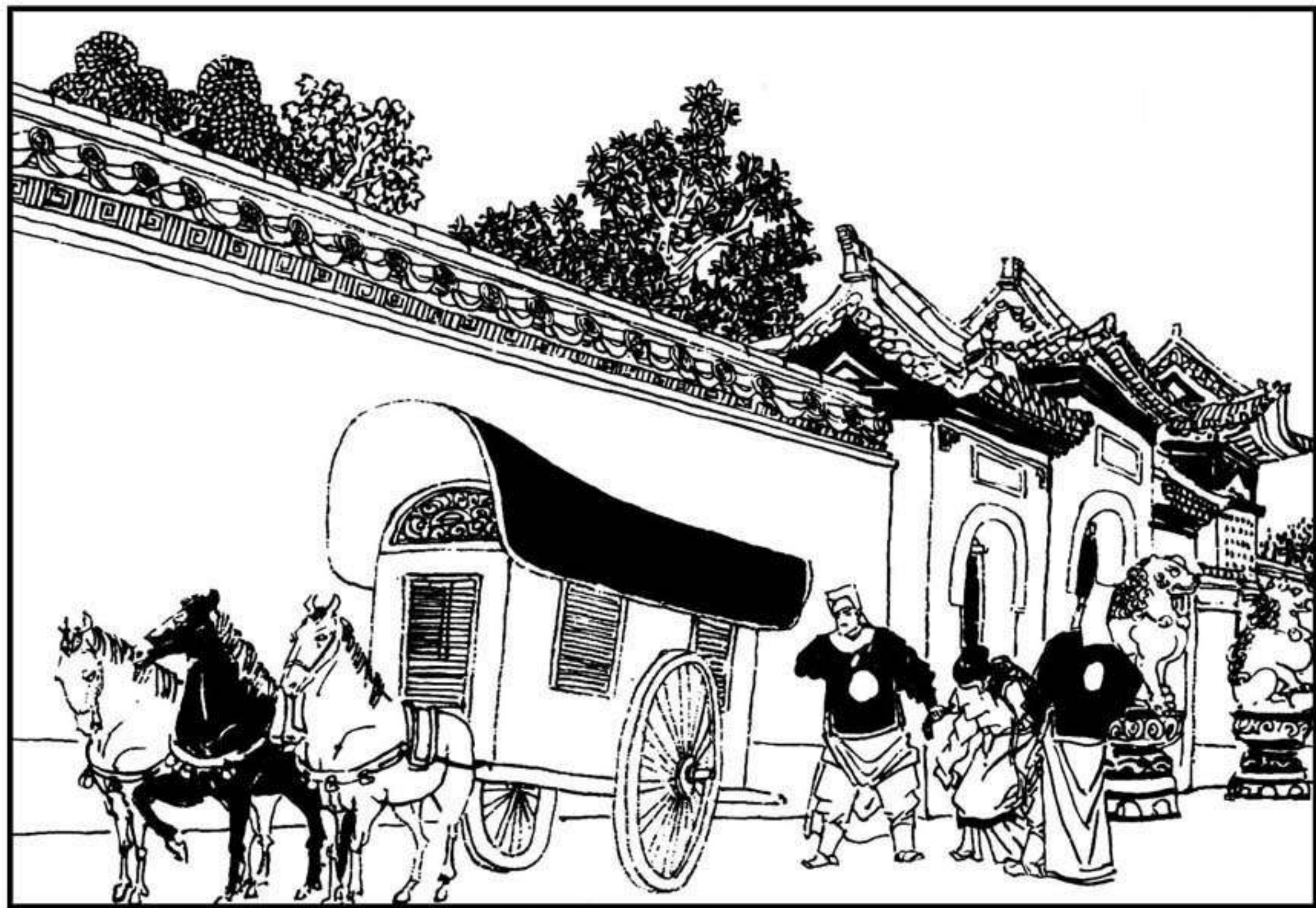
86 两个丫环把礼物奉上，尽是珠宝玉器、金银首饰，另有黄金二百两。那妇人指着两个丫环说：“她俩都粗通音韵，长于歌舞，今后就留在府中侍候大人和太太吧！”



87 刘裕见了金银珠宝和两个美女，表面假装推辞，心里早已乐开了花。他迈着方步，对来客说：“回去上复你家主人，太师的案子不必挂念，我刘某自有分晓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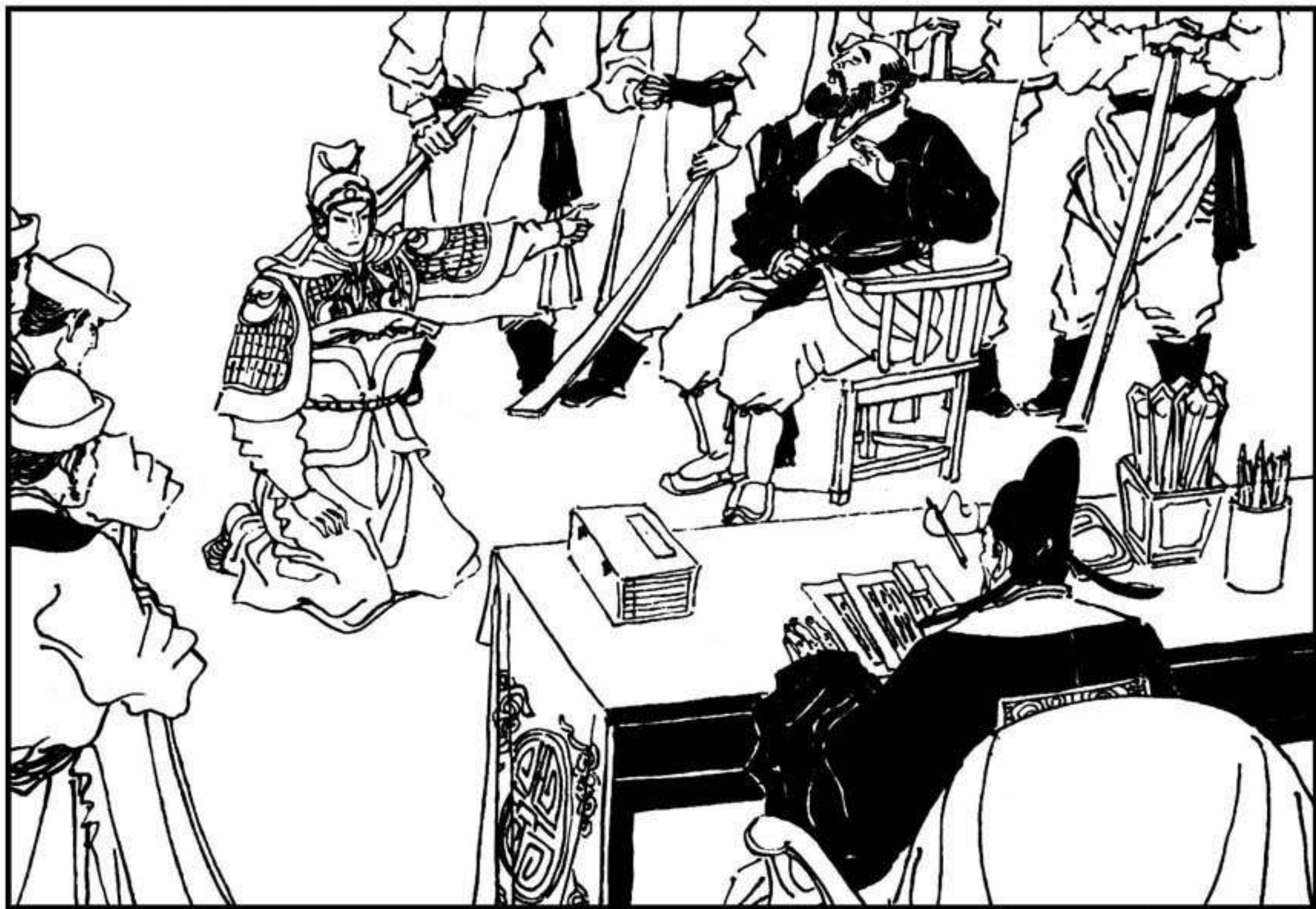
88 那潘家仆妇千恩万谢告辞。出得府门，刚要上车，忽从一旁闪出两个校尉，将铁索往她头上一套，扯上就走。



89 那妇人大叫起来：“你这不长眼的贼囚，不看你大娘是甚等样人，竟敢锁我！”这时，一队车驾停在她的面前，那妇人瞧见车里坐着一位贵人，腿脚顿时软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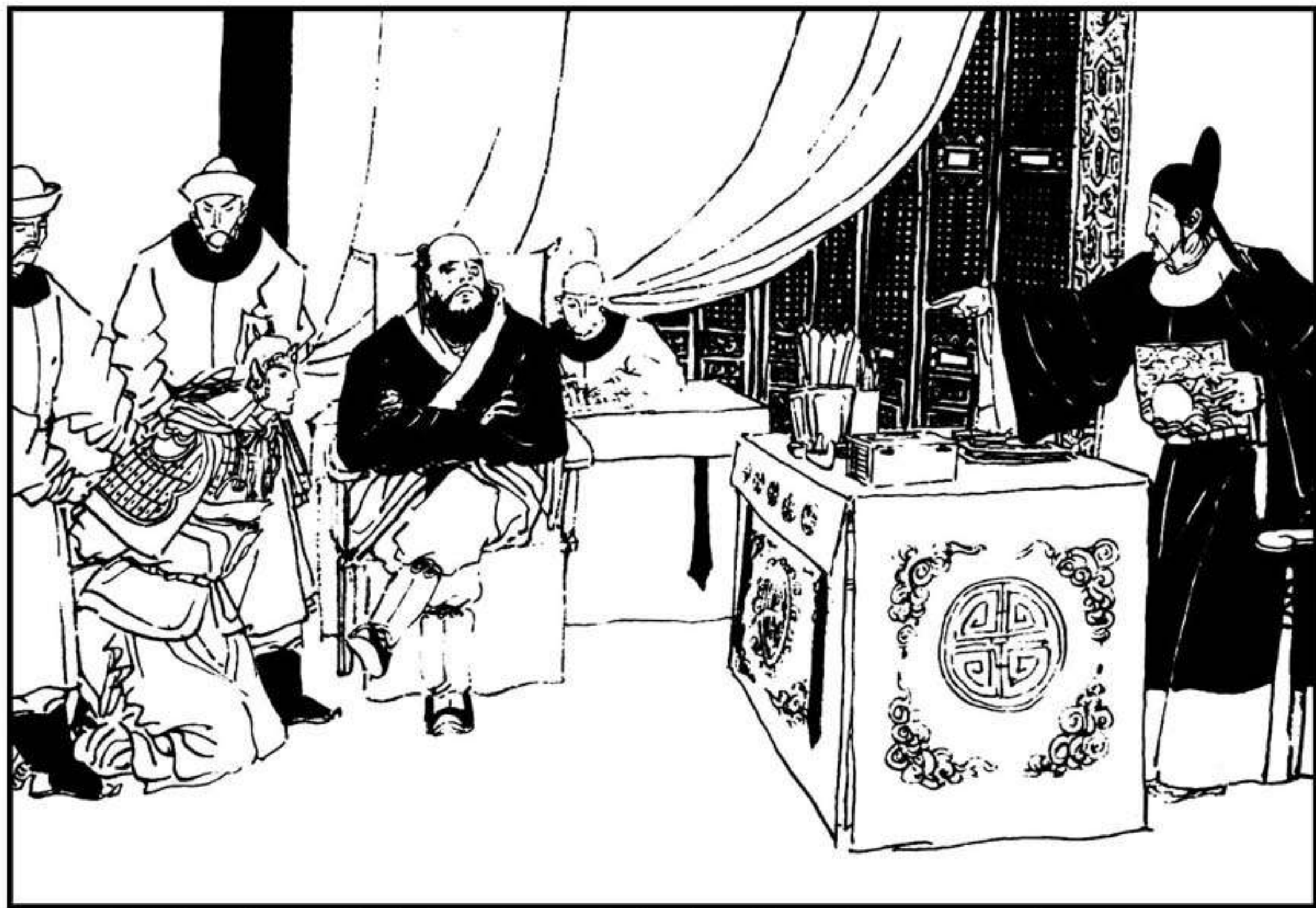
90 再说刘裕收下潘府的礼物之后，当日便升衙理事。他命人将杨延昭和潘仁美同时带上堂来，招呼被告潘仁美坐下，却让原告杨六郎跪着回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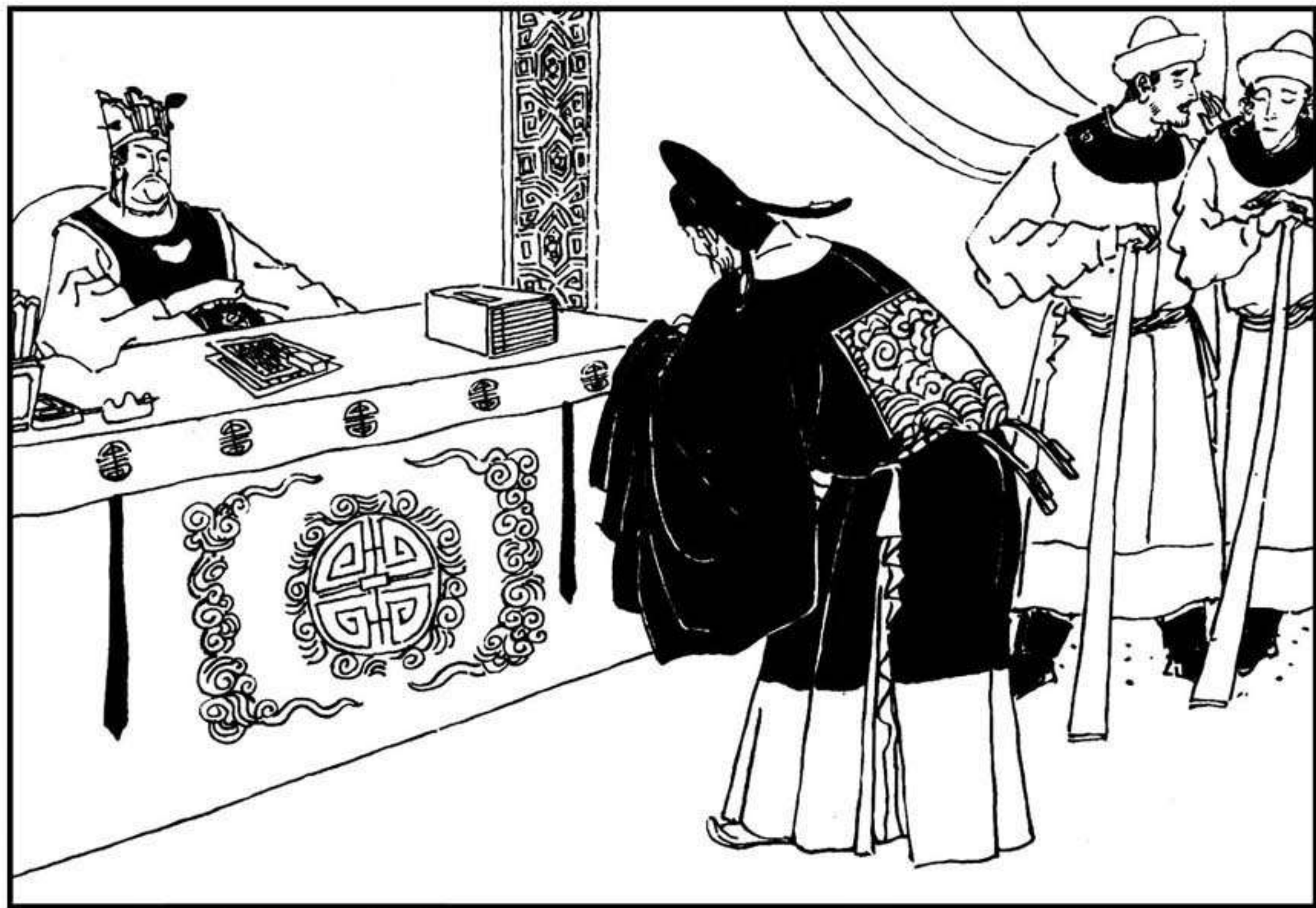
91 他问六郎为何状告潘太师，六郎便把潘仁美在两狼山如何公报私仇，不发救兵，陷害杨家父子，乱箭射死七郎延嗣的事实细述了一遍，求御史大人明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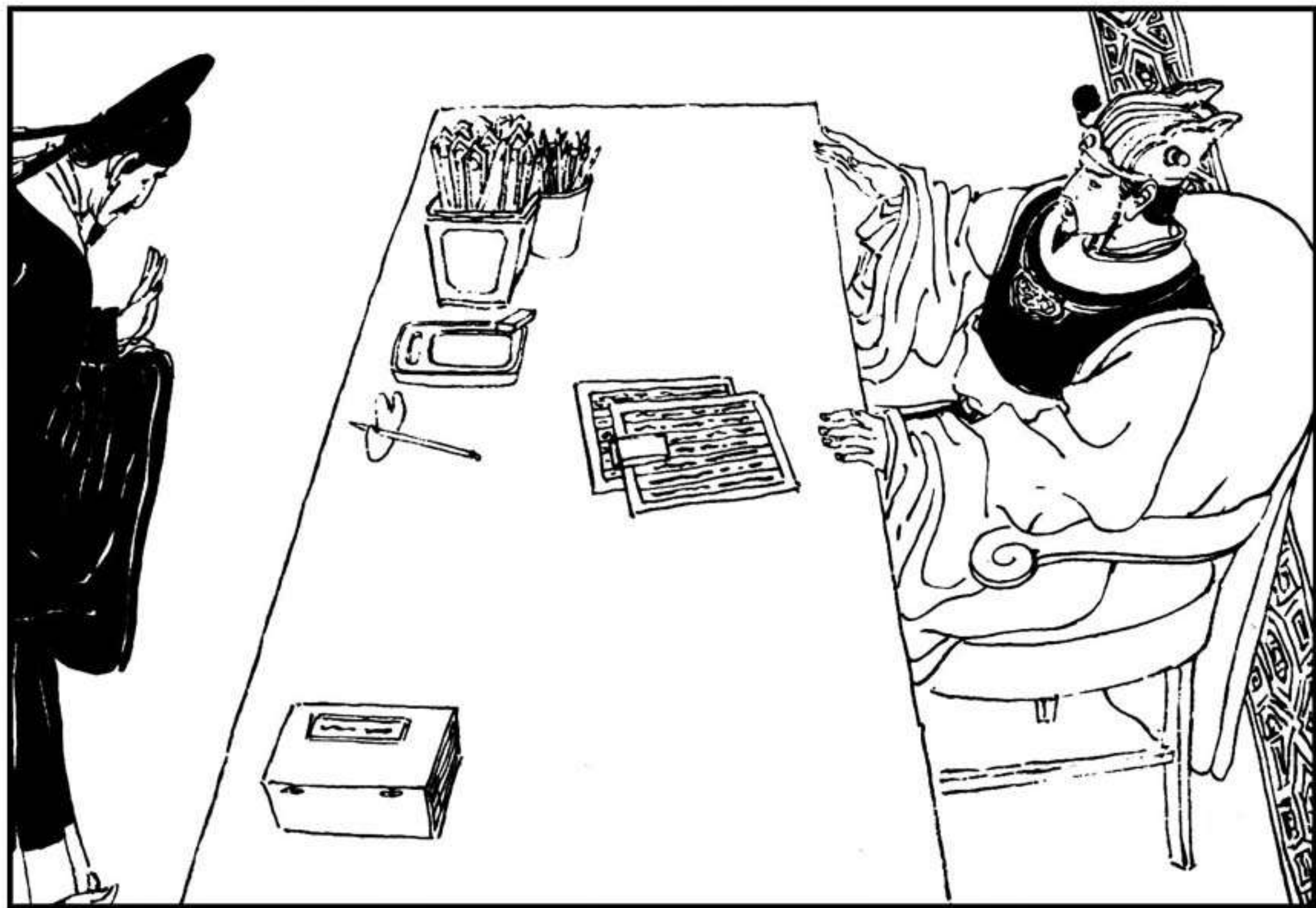
92 刘裕回头问潘仁美：“老太师，杨延昭所讲是否属实？”潘仁美见势矢口否认，反诬六郎犯了违抗军令、临阵脱逃和诬告朝廷大臣三桩大罪。



93 刘裕听了，用力拍了一下公案，说：“杨延昭，你可知罪吗？”
六郎正待分辩，刘裕却不由分说，命人用棍子把六郎夹了起来，
逼他招认口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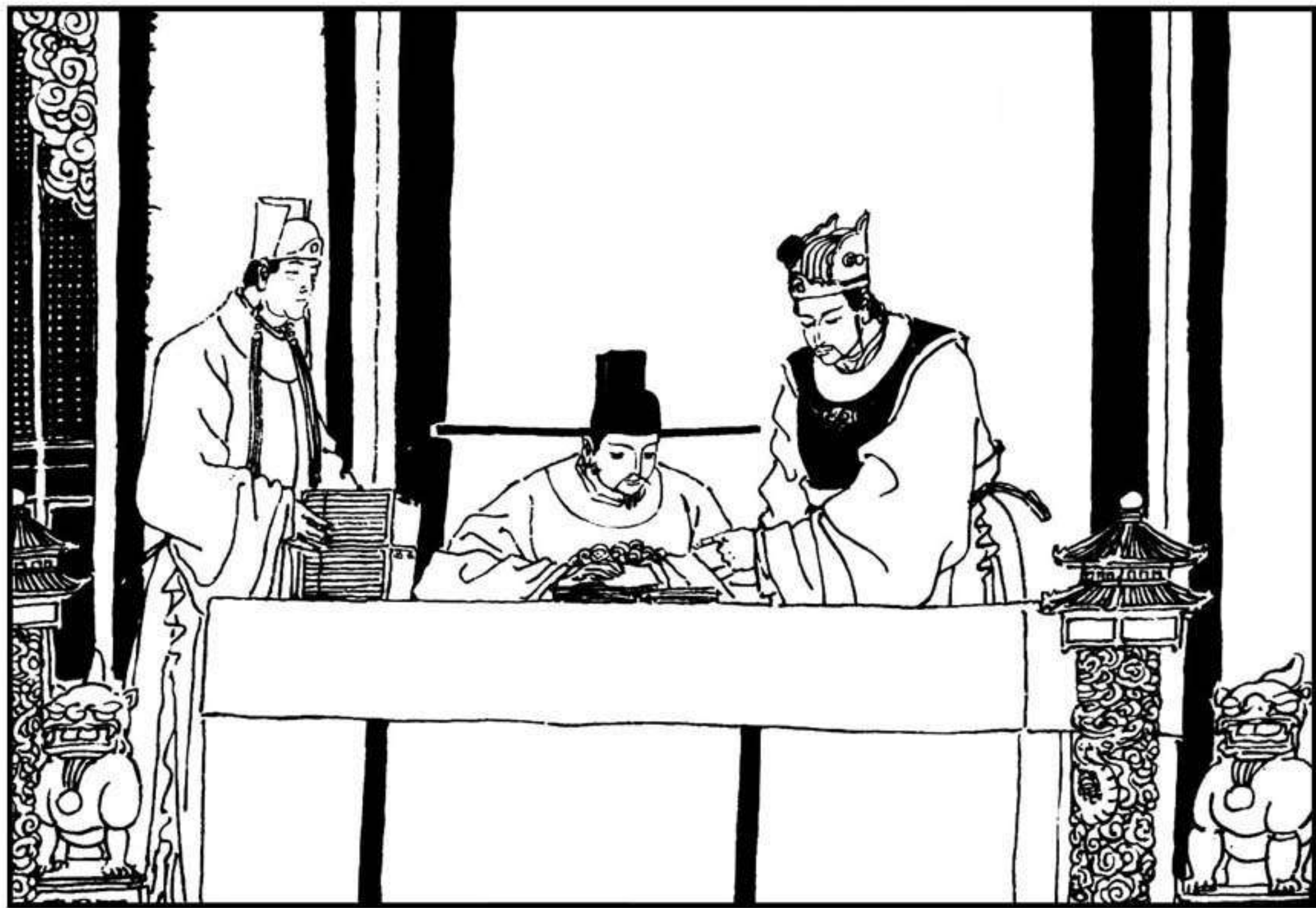
94 六郎心怀不白之冤，哪里肯招?! 刘裕正待吩咐加刑，忽听有人喊：“贤王千岁到!”他慌忙下堂迎接，八贤王却不予理睬，大步走上堂来，在公案后面坐下。



95 贤王瞧了一眼刘裕，说：“刘御史，你可知罪吗？”刘裕心中有鬼，强自分辩说：“小臣居官但知谨慎，并不曾触犯刑律。”贤王冷笑一声，命令将那仆妇带上堂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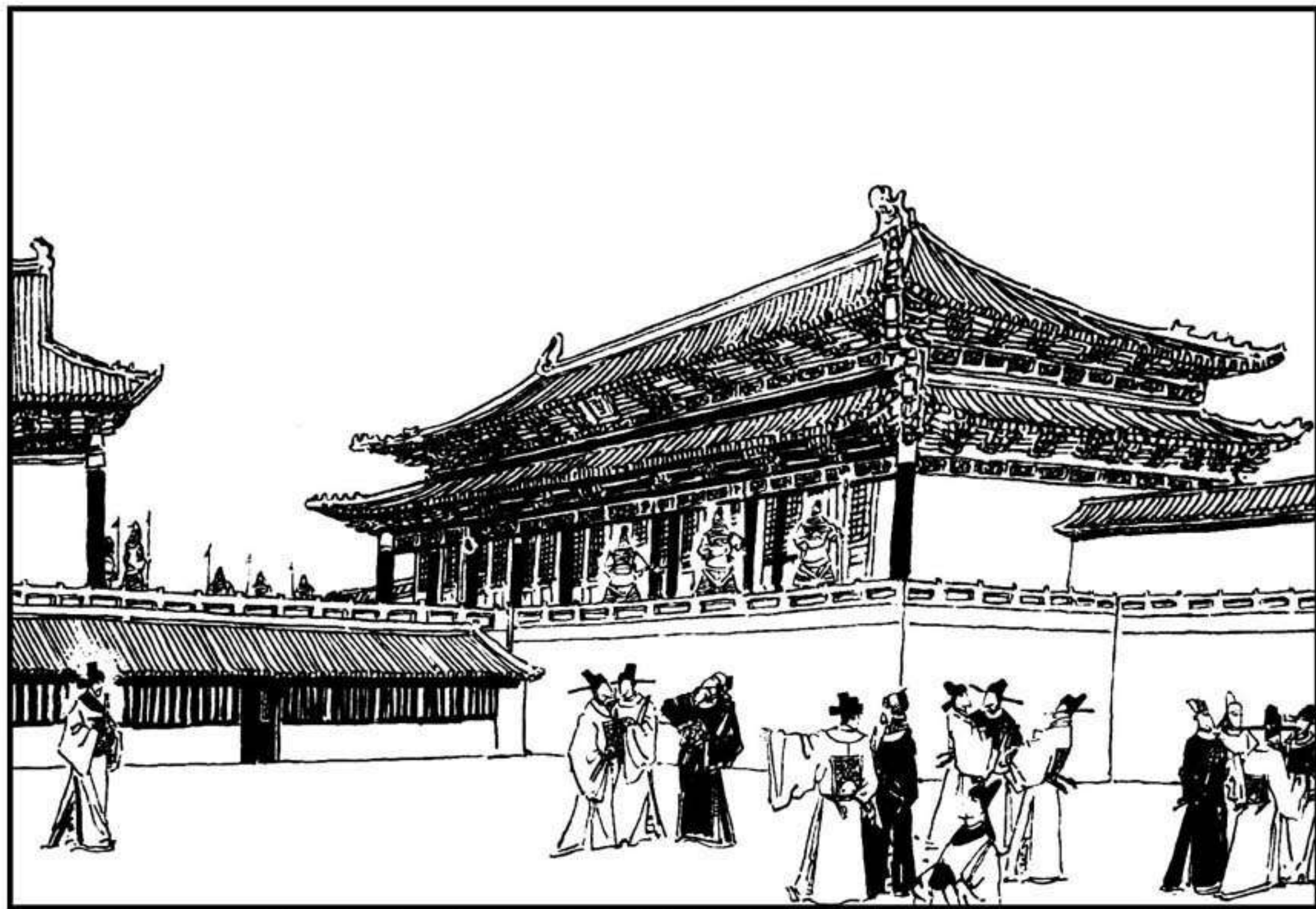
96 原来，八贤王那日带人去御史衙门探听诉讼公案，正巧遇上潘府这位登门行贿的仆妇，就命人将她捉回查问。那妇人而今被带到堂上，只得把受命行贿之事原本讲了一遍，请求饶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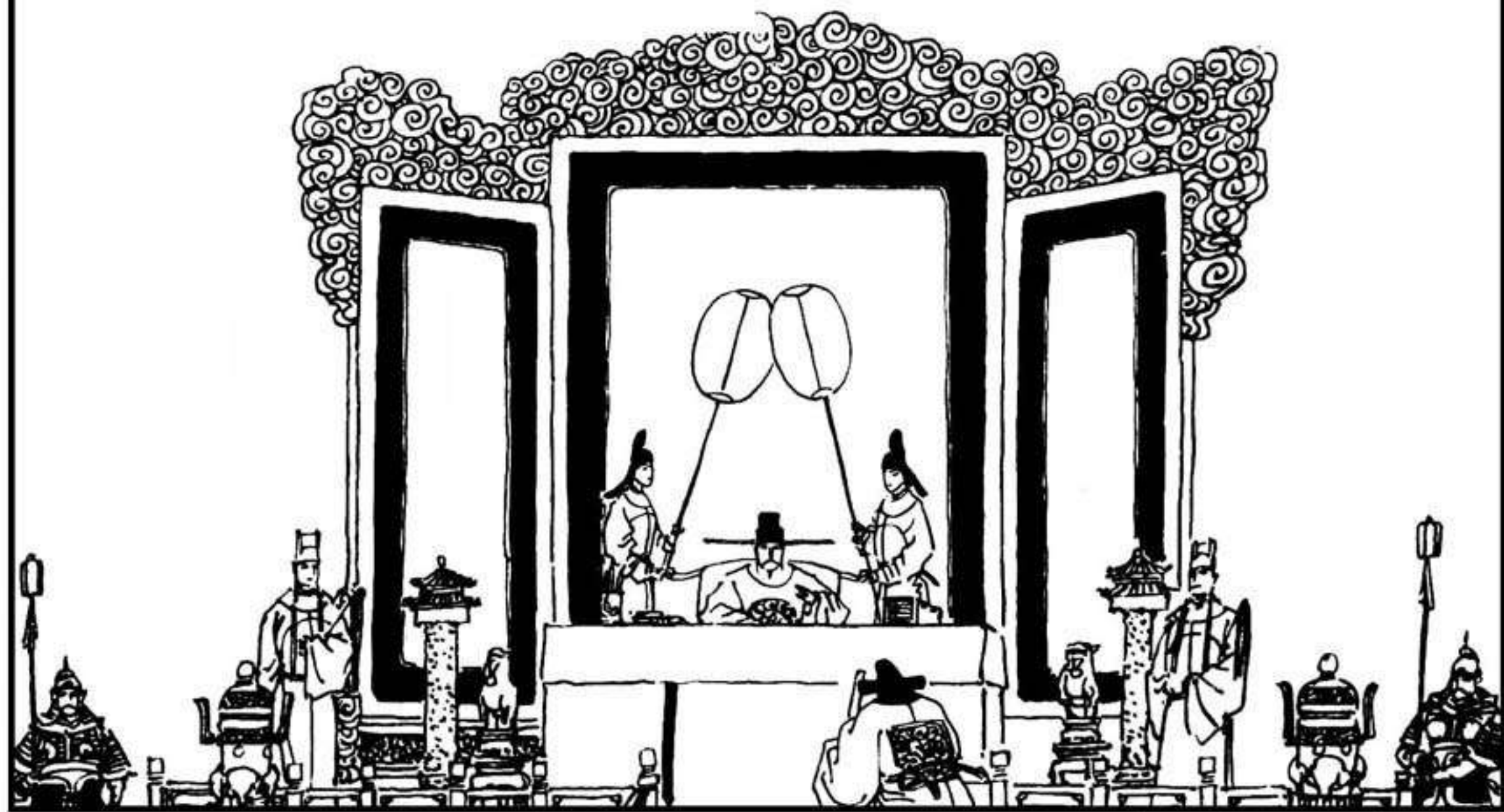
97 八贤王命将刘裕和其它人赃一并交由法司审理，然后驱车进宫向圣上禀报。太宗听了大惊，忙问此案应由谁来审理。八贤王让人取来清官册，向圣上推荐了霞谷县县令寇准。



98 这寇准原是陕西华州人，进士出身，只因为官清正，不肯趋炎附势，至今仍落个七品小官。他接到圣上御旨，连夜打点行装，策马往京城飞奔赶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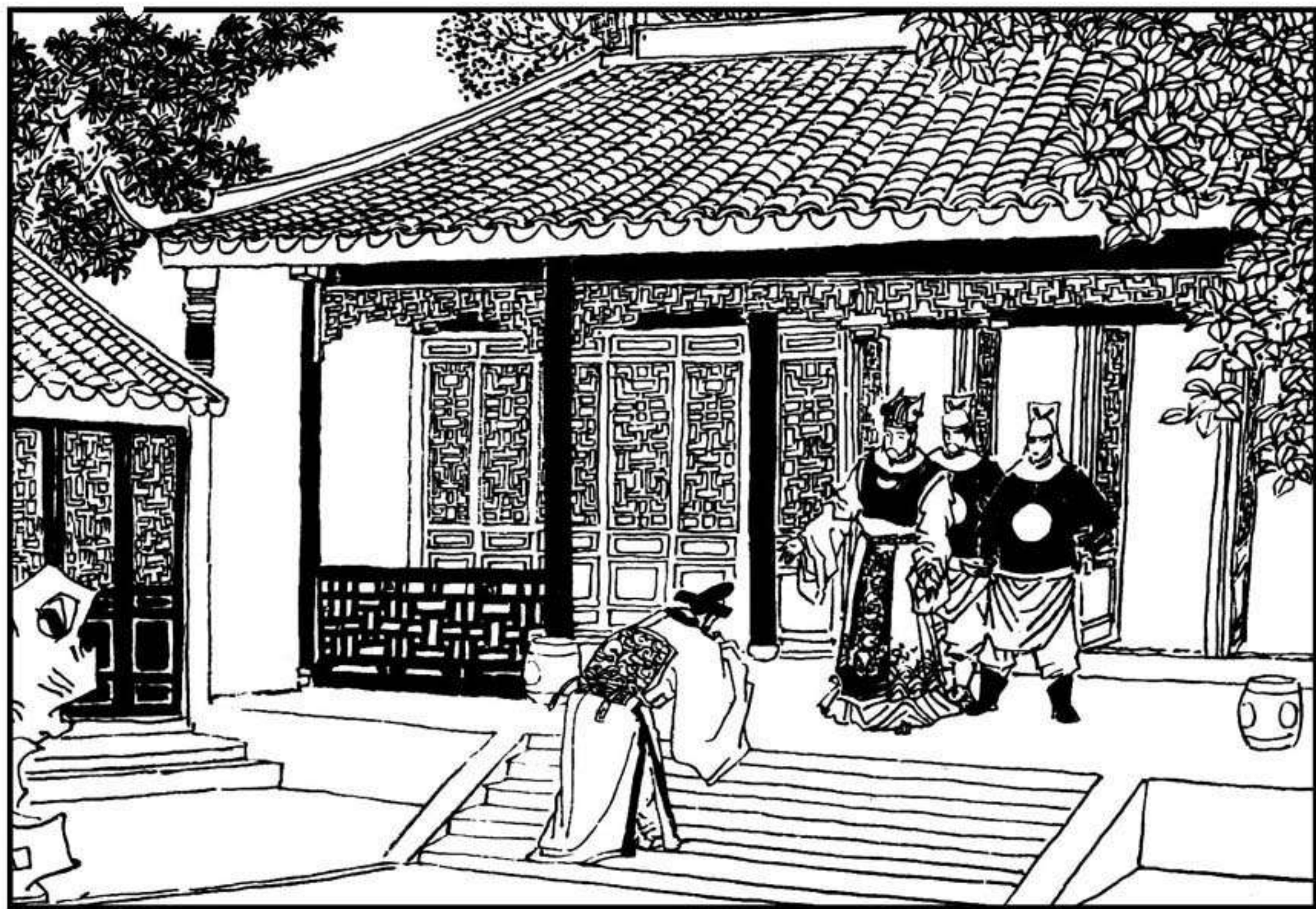
99 第二天清早，寇准来到宫门外等候圣上召见。一些上早朝的文武大臣见了，无不感到惊讶，免不了窃窃私议：一个七品芝麻官，也来求见皇上？



100 太宗临朝，宣寇准上殿。寇准行过君臣大礼，站立一旁。圣上说道：“朕听闻你在霞谷县为官清廉，办事公正，此次调你来京主持审理潘、杨两家讼案，卿意如何？”



101 寇准听了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忙道：“启禀万岁，这潘、杨两家，一是当朝太师，一是皇家驸马，臣官职卑微，如何审得？”太宗当即封寇准为西台御史，命他从速审明奏来。



102 寇准下得殿来，就去南清宫拜见八贤王，感谢贤王厚爱荐举。八贤王勉励他只管大胆秉公审断，若有疑难，可到南清宫找他商议。寇准十分感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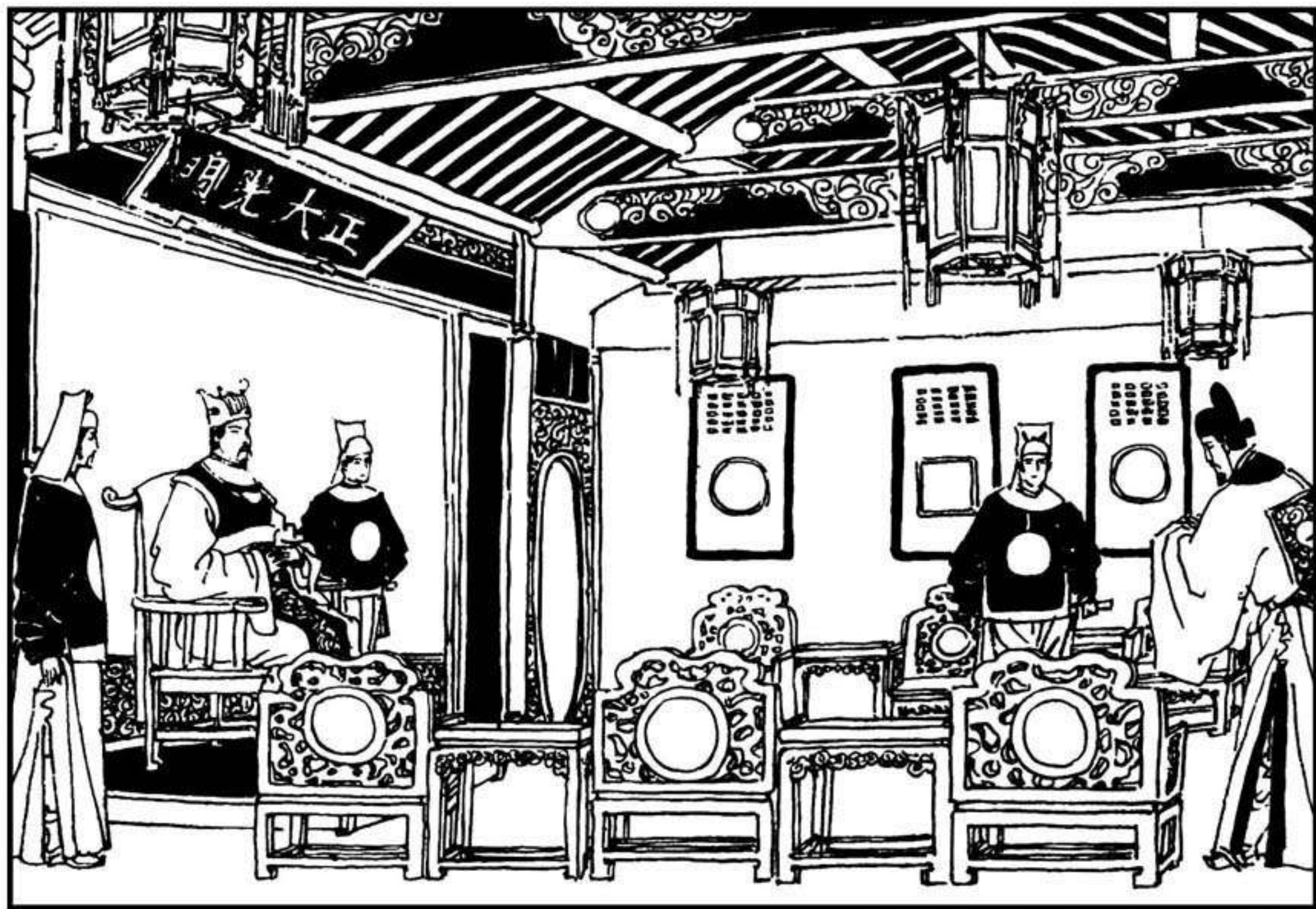
103 寇准走马上任，来到御史衙门，命人将潘、杨两家的全部案卷材料取来，从头审阅。忽然，门上有人来报，潘太师的女儿潘贵妃差人求见御史大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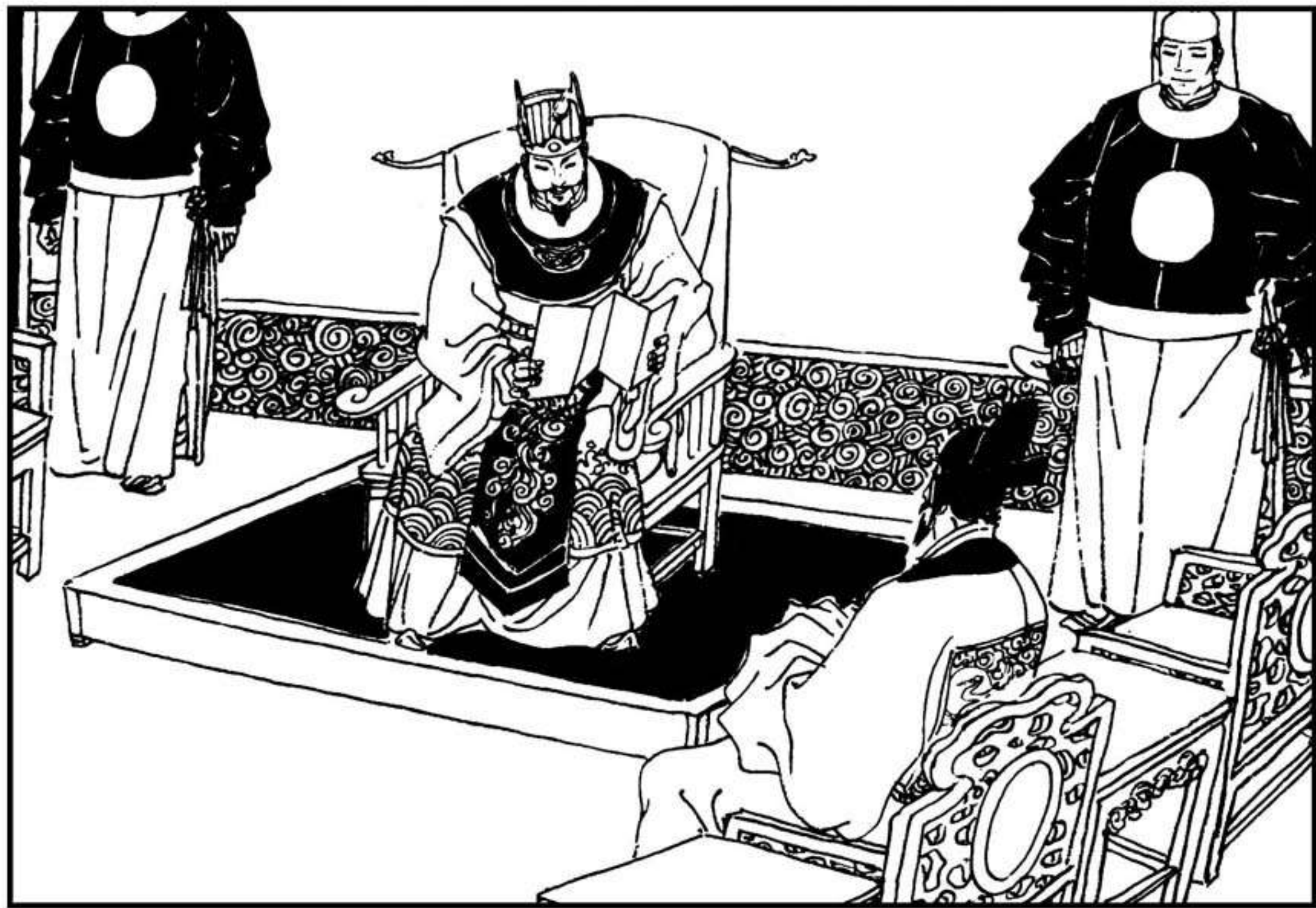
104 不一会，进来一位姓王的太监。他从衣袖里摸出一份礼单，说是后宫潘娘娘恭贺寇大人荣升，送此薄礼聊表心意。寇准诧异，道：“我刚刚上任，何故无功受此厚禄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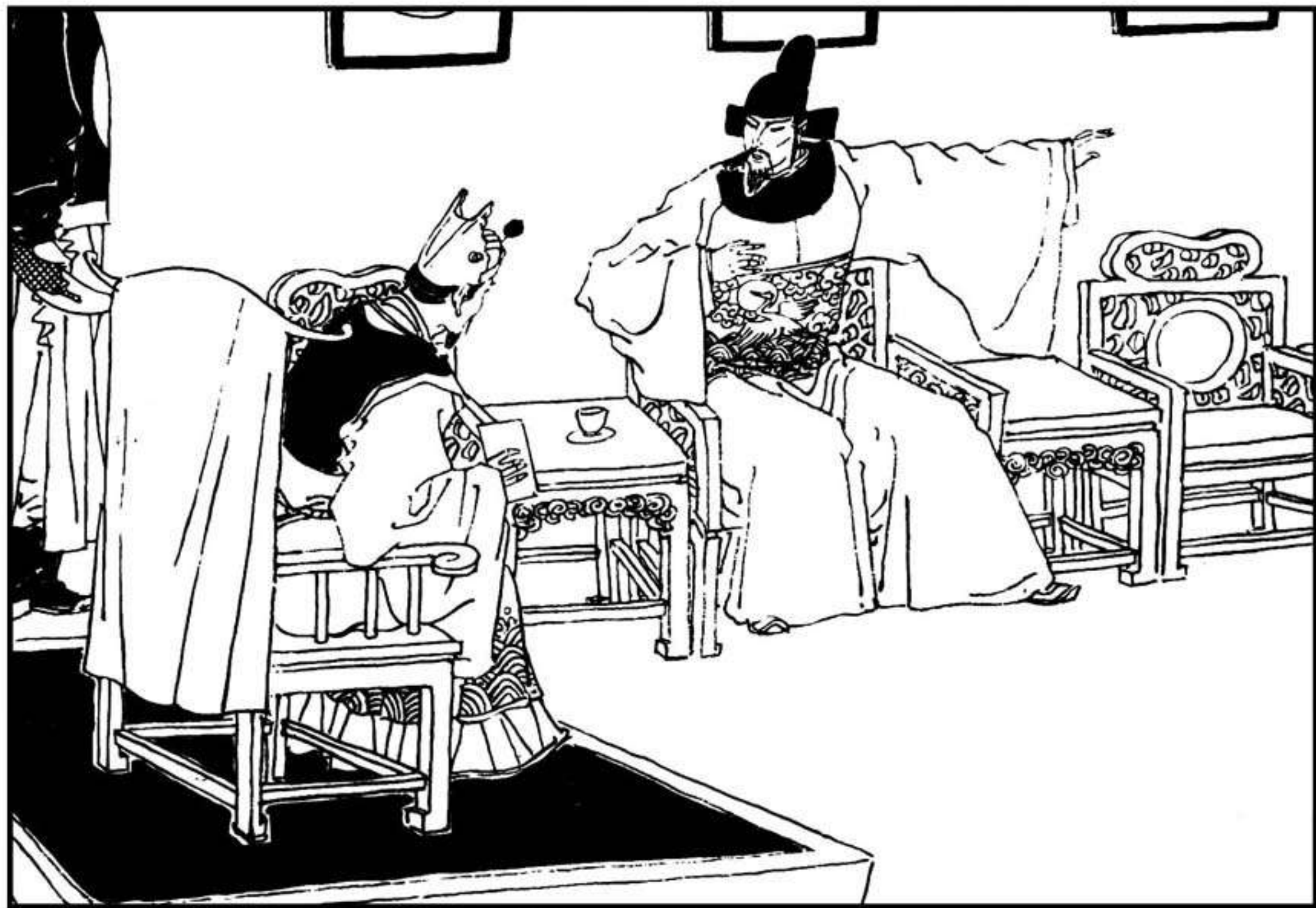
105 王太监压低嗓音，道：“贵妃娘娘向寇大人致意，潘太师名下望看顾一二！”寇准心里早已明白，顿时敛起笑容，说道：“国法森严，我自然秉公而断，这份礼单，还是请你带回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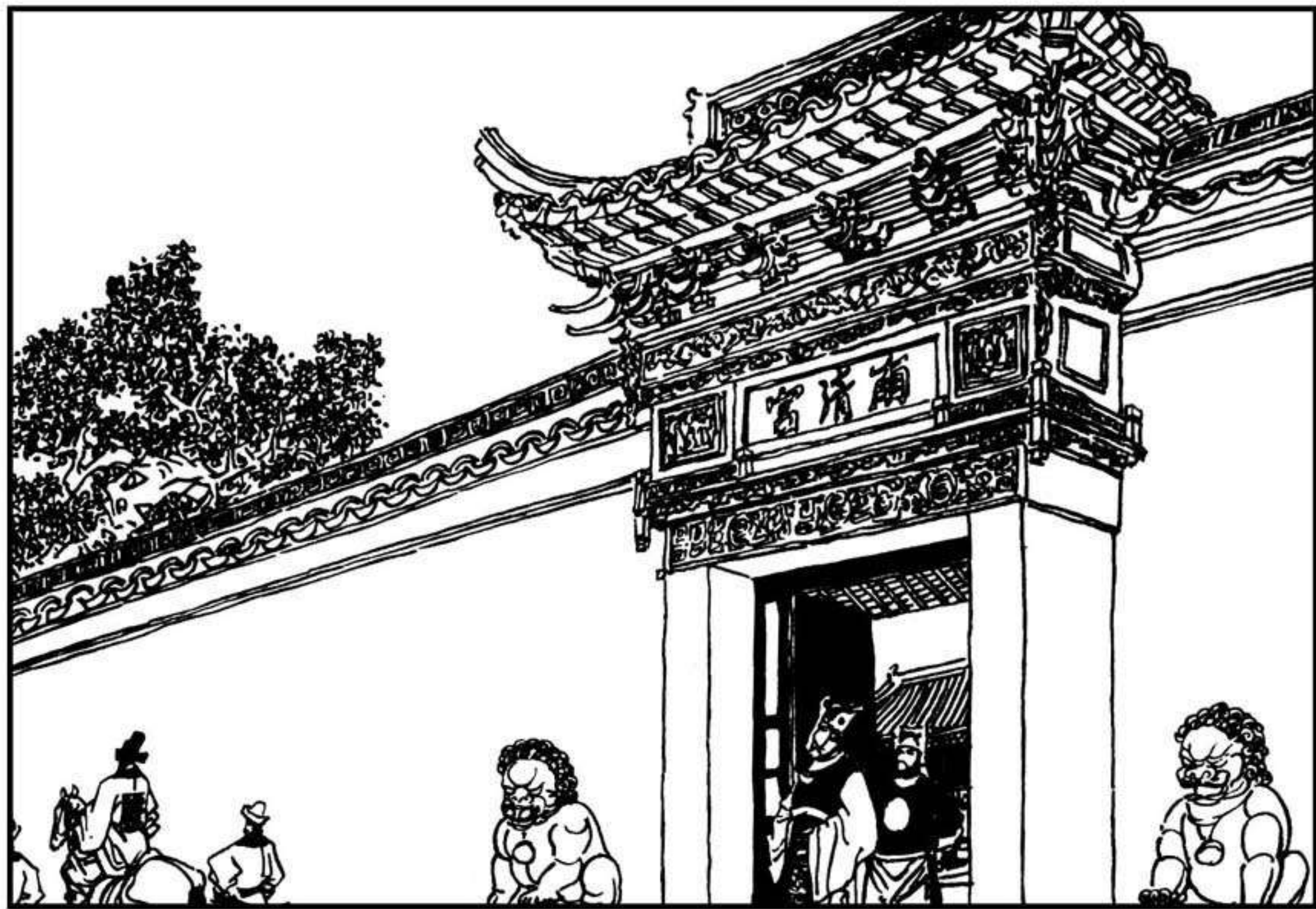
106 那太监把礼单撂下悻然而去，寇准对此十分为难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才好。忽然，他想起八贤王的嘱咐，便带了礼单来到南清宫，向贤王说明了事情原委，把礼单交给了贤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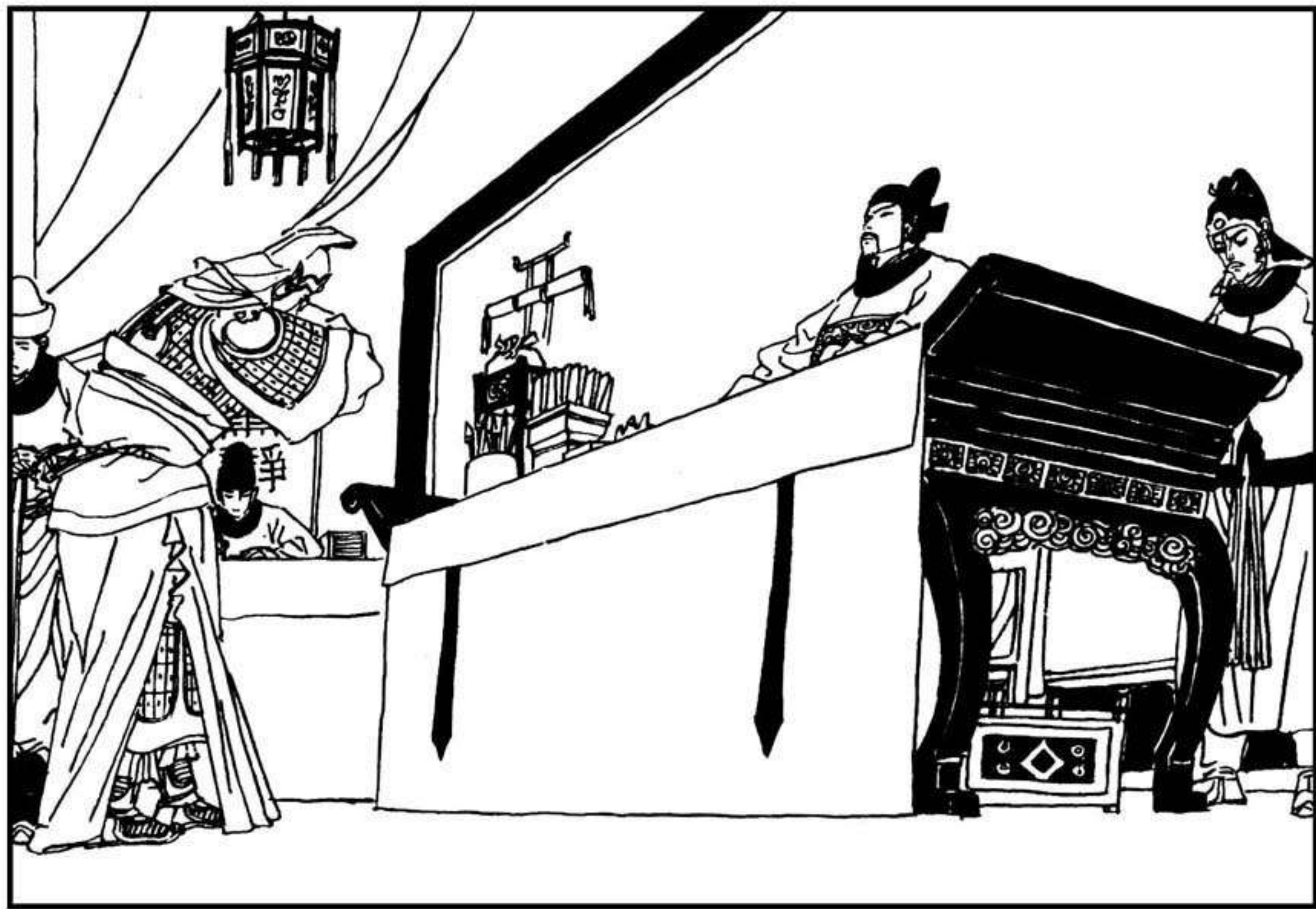
107 八贤王见礼单上写着：黄金五百两，大臣宅第一处，珍宝古玩若干……忍不住笑道：“礼物果真不薄啊！寇大人，你照单收下就是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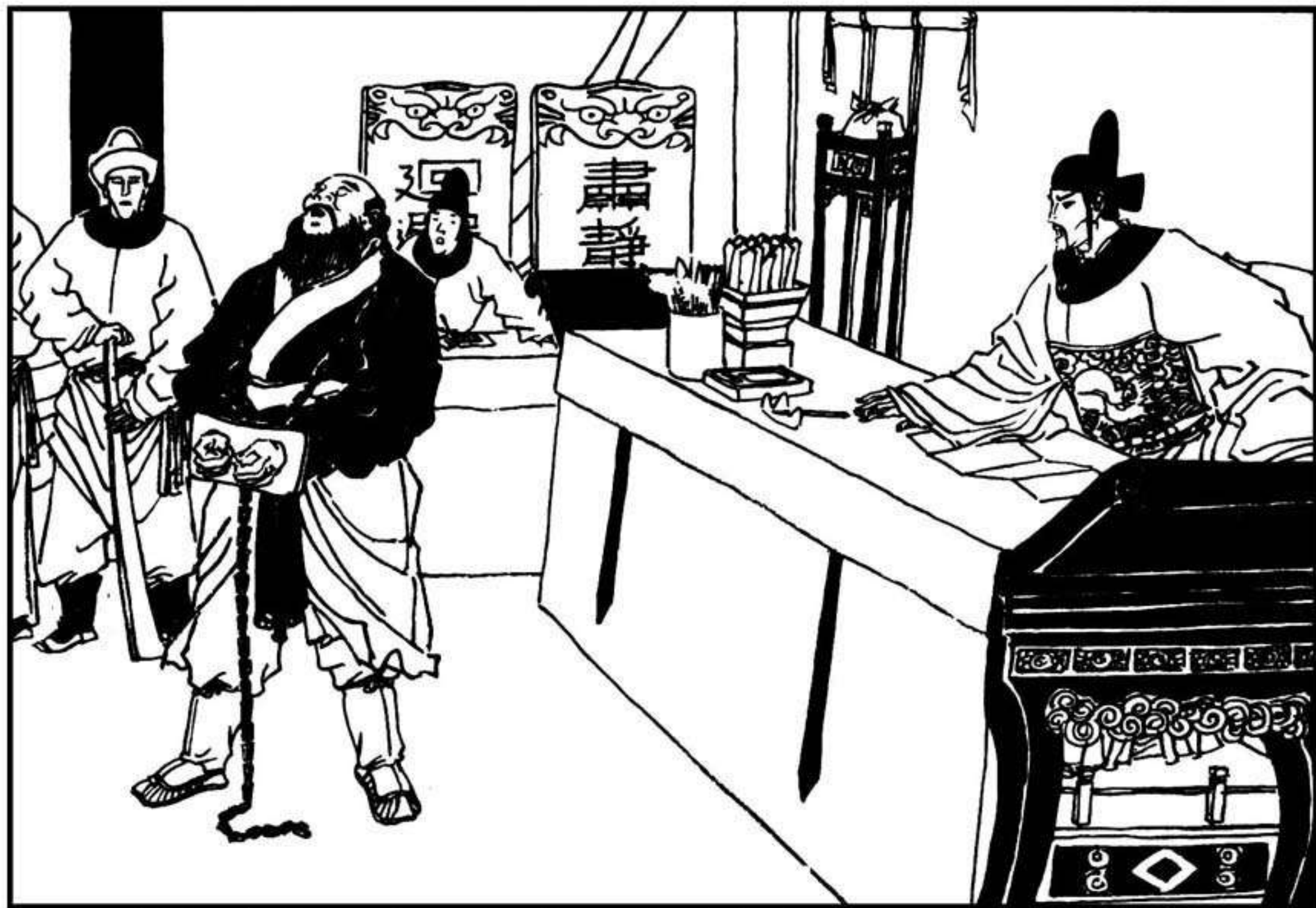
108 寇准惊讶道：“小臣收下，岂不成了刘御史第二？”八贤王笑而不答，只是劝寇准收下。寇准弄不清贤王的闷葫芦里卖什么药，就求贤王把礼单暂存在南清宫里。



109 八贤王见寇准办事光明磊落，一丝不苟，心中十分高兴，要亲自扶他上马回府。寇准不依，贤王执意要扶，说道：“我并非敬重你寇准其人，而是敬重你不畏权势，执法如山的品格！”



110 次日一早，寇准升堂，传六郎与潘仁美前来对质。六郎强压怒火，将潘仁美如何陷害忠良，致使杨家父子一一惨遭死难的情形从实说了一遍。堂上众人听了，无不为之落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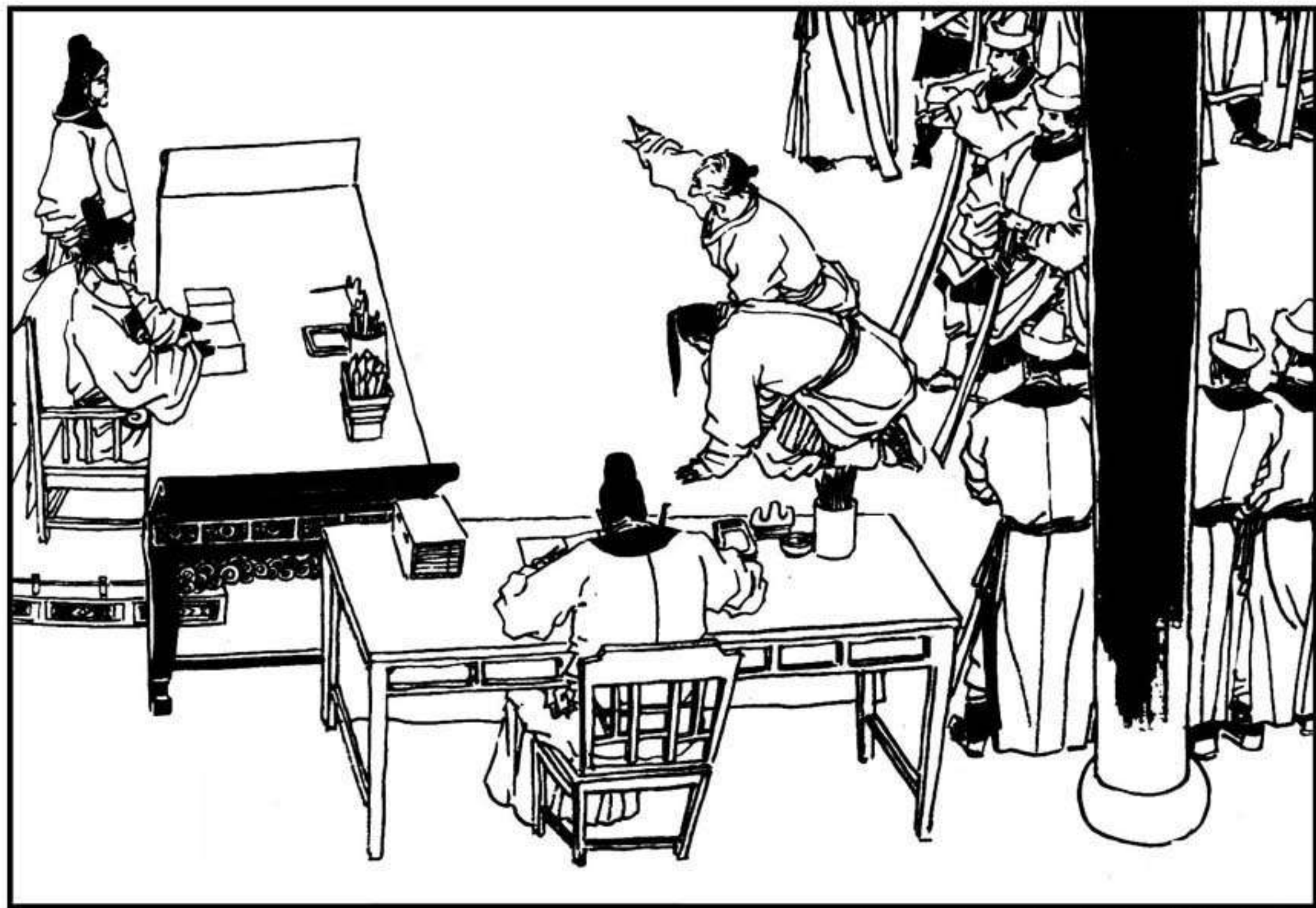
111 潘仁美仍旧矢口抵赖。寇准拍案而起，怒斥道：“潘仁美，你抬头看看，本御史不是前任刘裕。若不从实招来，小心皮肉受苦！”潘仁美有恃无恐，大喊：“我是朝廷重臣，哪个敢打？”



112 “哼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给我打！”寇准一声令下，两旁的衙役一拥而上，将潘仁美狠狠打了四十大板，打得老贼皮开肉绽，昏厥过去，仍是不肯招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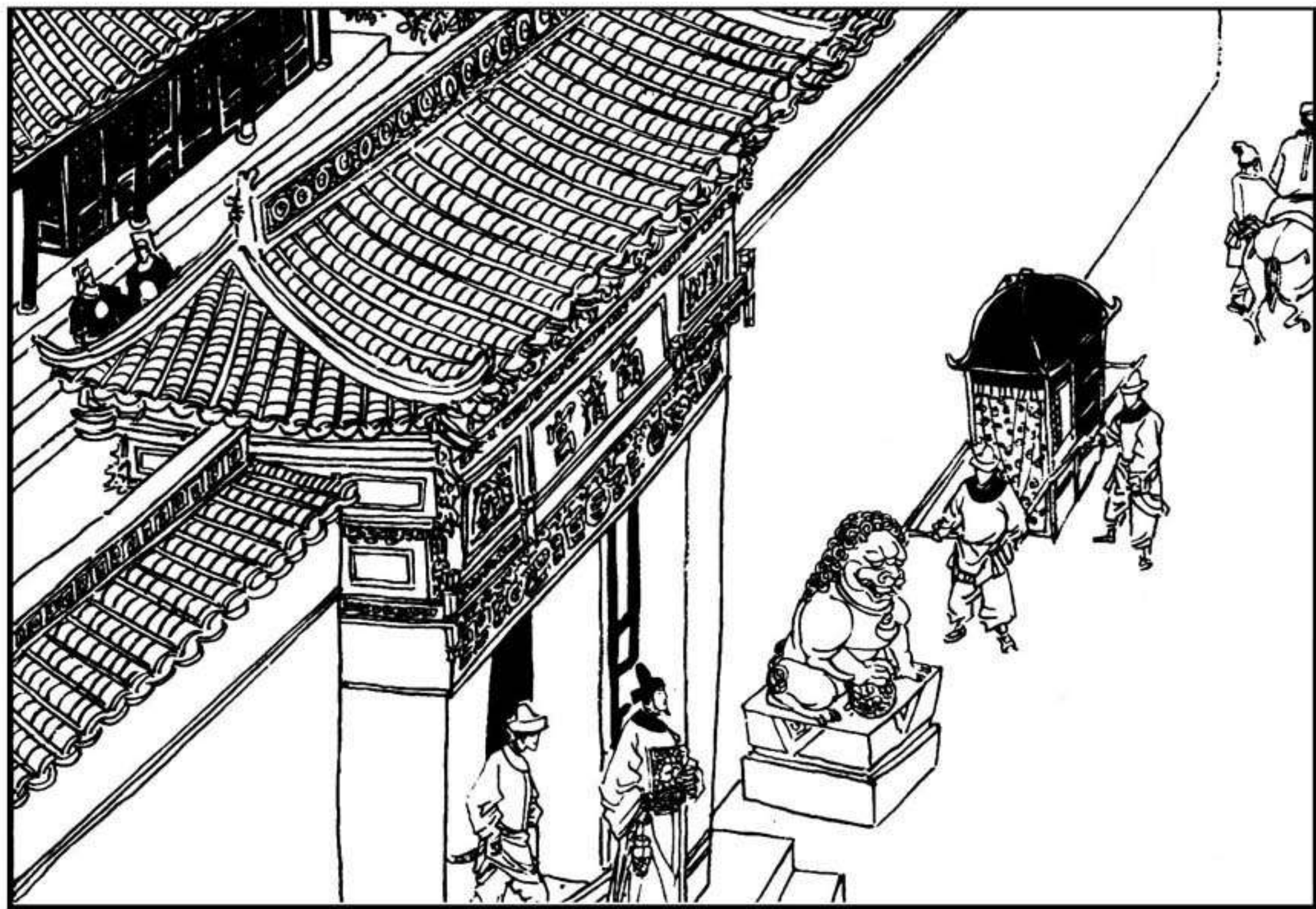
113 寇准教把潘仁美收了监，另提其心腹贺朝进审问。贺朝进依仗自己身为国舅，开始还想抵赖，寇准喝令夹棍伺候。贺朝进见要动刑，先自软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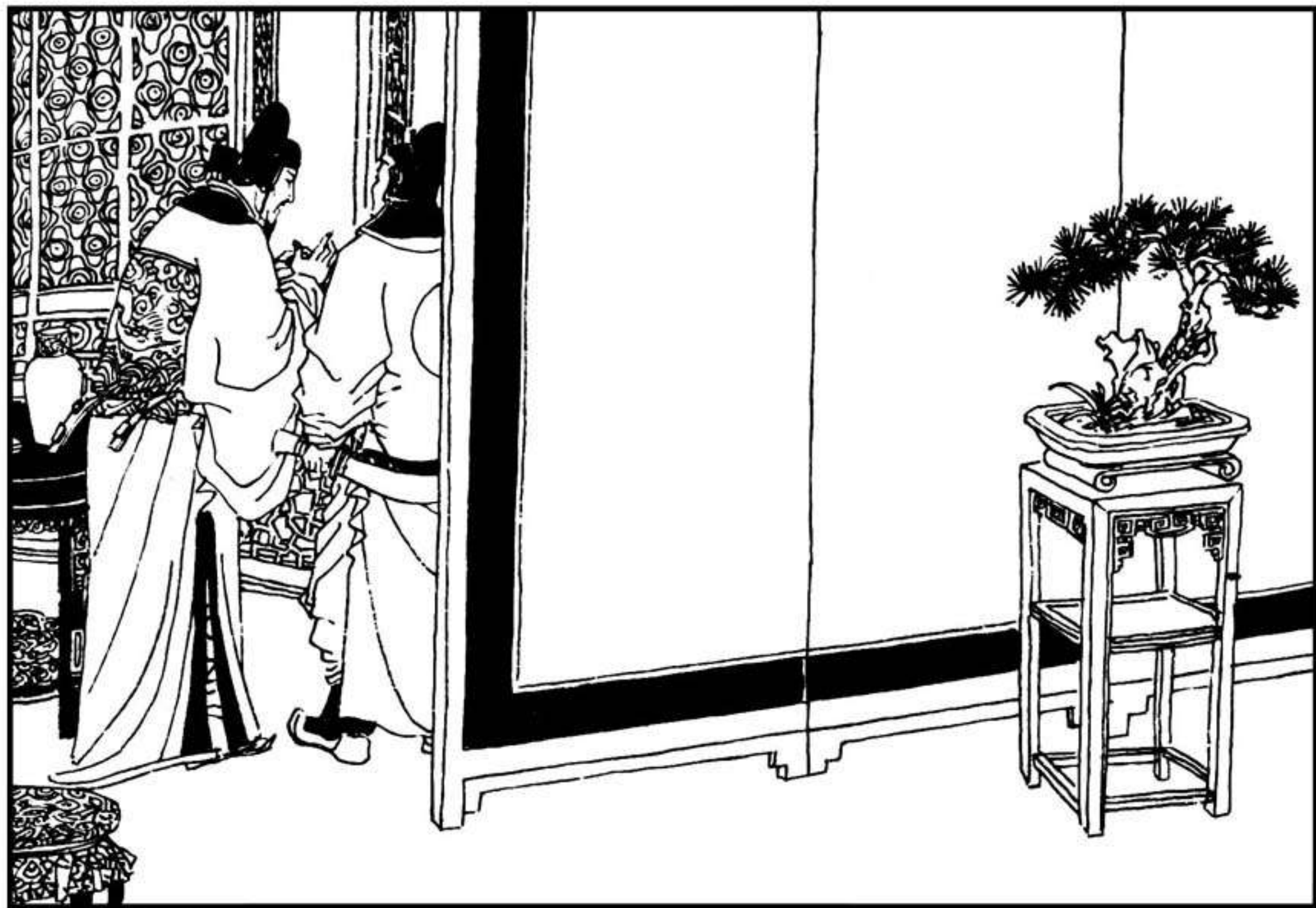
114 贺朝进已知无法隐瞒，只好把潘仁美赶走呼延赞，逼迫杨业父子冒死出战，在杨家父子被困后见死不救等都从实招了。刘均期、王凯也供出潘仁美下令射死七郎和谋杀六郎的罪行。



115 事情真相虽然已经大白,只是潘仁美老儿至今仍无口供。况且他已年老,禁不住再用重刑,这未免使寇准颇费思量。经思虑再三,他决定去南清宫找八贤王共同计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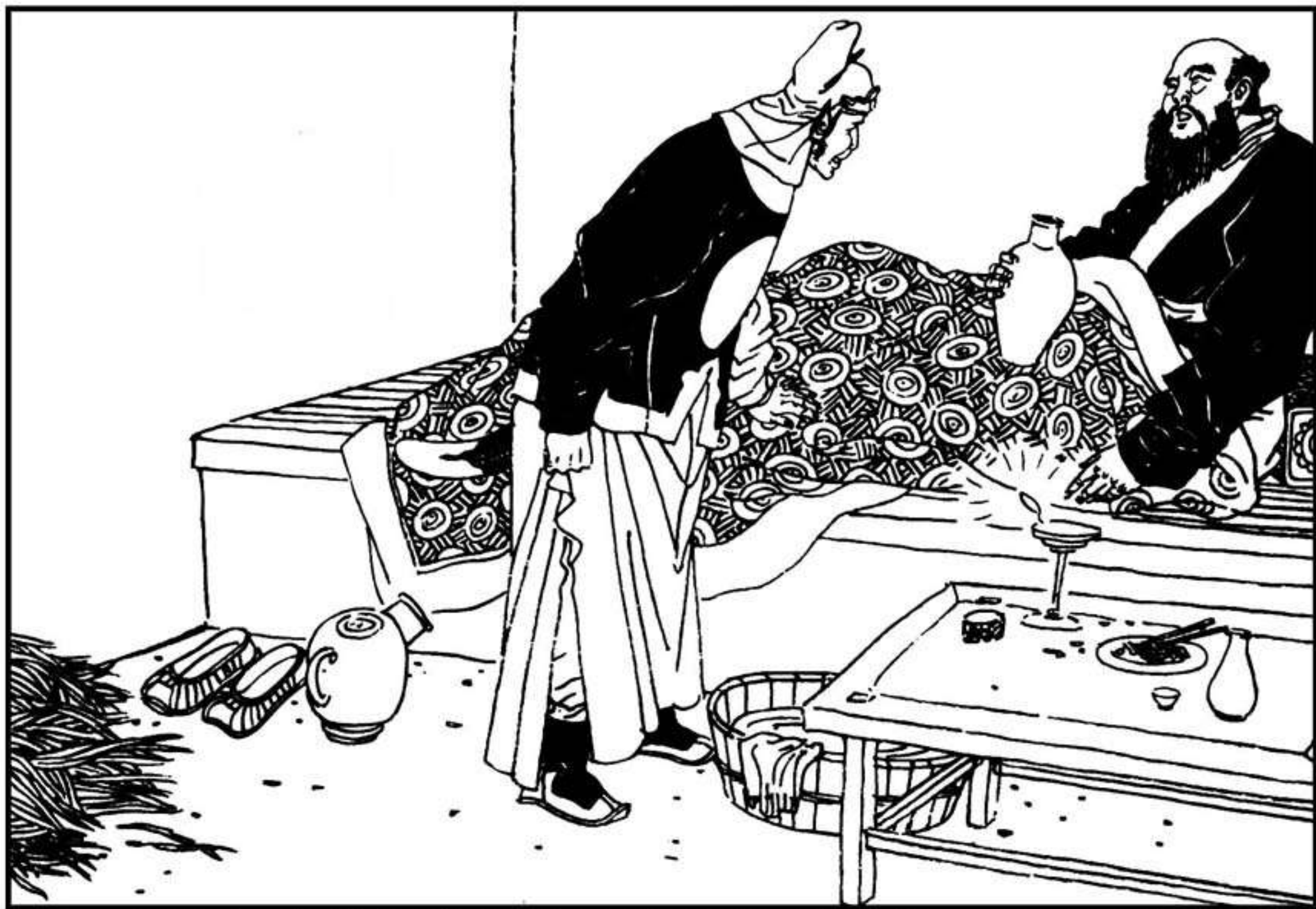
116 到了南清宫,过不多久,有人看见寇准手里提一瓶御酒,手拿一帖棒疮药,笑咪咪地走了出来。



117 回御史衙门，寇准将御酒和药交给狱官，吩咐道：“今夜须如此如此……”又遣人把府中衙役找来，告诉他们当晚“须这般这般……”众人各自领命而去。



118 初更过后，那狱官提着酒和药走进监房，轻轻唤醒潘仁美，说是潘娘娘差人送来了御酒和棒疮药，并嘱咐要好生照看太师。潘仁美信以为真，心中转忧为喜。



119 潘仁美让狱官给他敷过棒疮药,觉得伤口轻松了许多。此时,他感到喉干口渴,捧起“御酒”一口气喝了个净光,意犹未尽地说:“若再有块鹿脯就更好了!”



120 没想到，潘仁美喝酒之后，便觉头昏脑胀，眼皮沉重，身子一歪，便昏然睡了过去。原来，这并不是什么“御酒”，而是一瓶药酒。狱官看了冷冷一笑：“愿太师今晚做个好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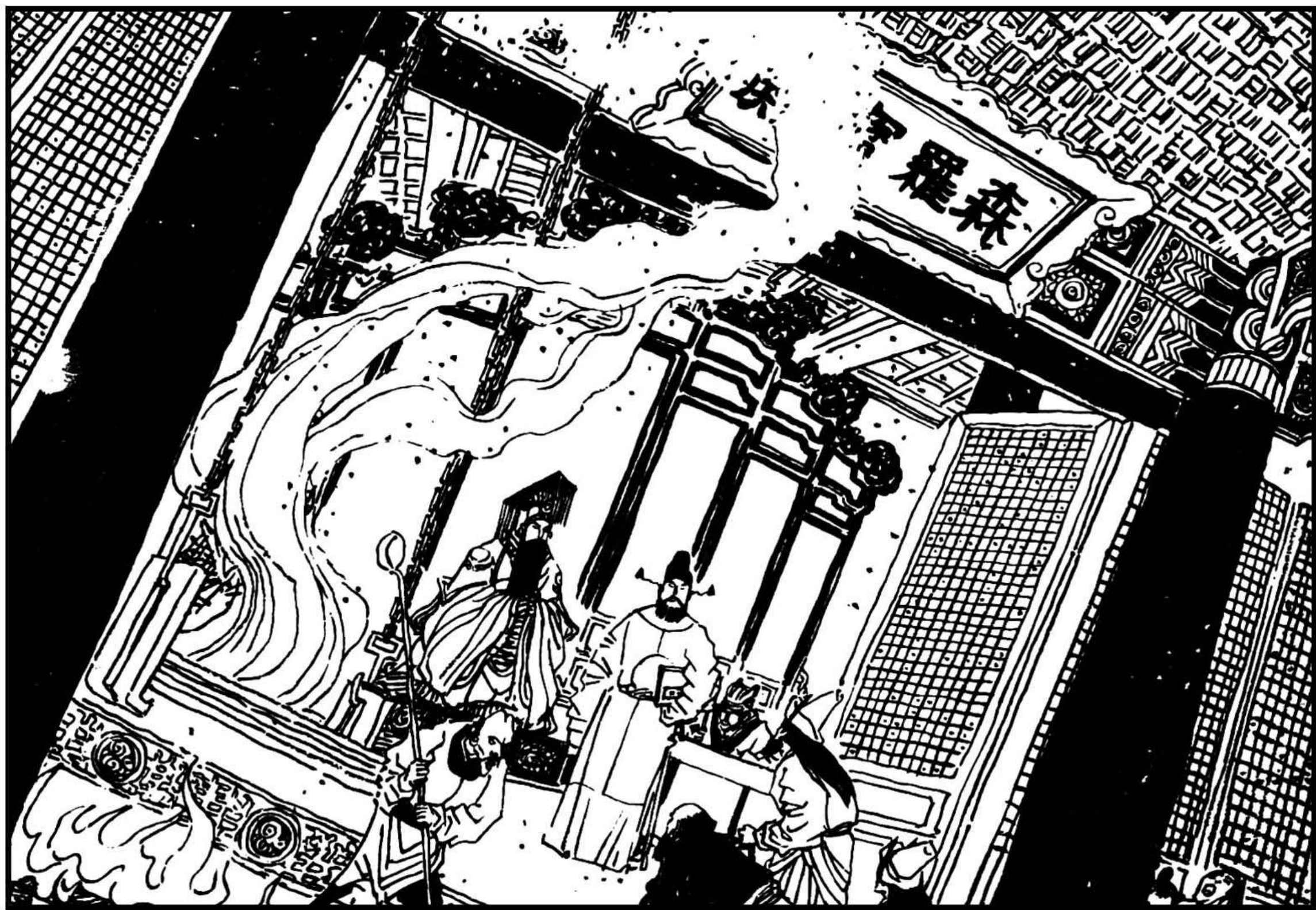
121 忽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潘仁美打个寒颤醒了过来。他用力睁开眼皮，只见眼前站着两个青衣人，一个手执铁链，一个手提闪着幽光的白盏风灯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

122 潘仁美忙问：“你……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青衣人道：“我们是冥府差人，奉阎王之命传你受审。”潘仁美一看，灯笼上果然有“森罗”二字，正要分辩，青衣人用铁链把他套住，拉起就走。



123 潘仁美跌跌撞撞，来到一处殿宇，抬眼望去，见正中架着一口滚沸的油锅，东西两廊挤满犯人，有的赤身露体，有的项带重枷。整个殿宇阴森可怖，鬼影幢幢。



124 青衣人将潘仁美推到殿前跪下。大殿正中坐着阎王，面貌十分严厉；旁边站立一位朱衣判官，手里捧着生死簿。潘仁美见此情景，想起自己平素作恶多端，早已抖成一团。



125 此时，阎王开口发问：“你是潘仁美吗？杨业父子死后到这里告你一状，说你私通辽邦，陷害忠良，此事是否当真？”潘仁美连忙狡辩：“阎君在上，小臣实在冤枉。”



126 阎君听了大怒道：“好个潘仁美，你在阳世仗势弄权，坏事作尽，到了冥府还敢狡赖。鬼役们，看油锅待候！”两个小鬼上前拖住他便走，吓得潘仁美瘫成一团。



127 过了片刻，阎君语气稍转和缓，说道：“冥府非比人世，照孽镜高悬在此，凡事都隐瞒不得。适才看过生死簿，见你阳寿未尽，若能诚心悔改，道出实情，即可放你还阳，再世为人。”



128 潘仁美料想抵赖不过，不如照实说了尚可还阳。于是，他狠了狠心，把如何设计谋害杨家父子、射死七郎、逼死杨业等事叙说了一遍。



129 朱衣判官将潘仁美的口供一一录下，交与本人过目画押，然后把供词呈递给阎君。阎君看后，点了点头。



130 此时，鼓敲五更，天色微明。忽然，朱衣判官走到殿前喝道：“撤去森罗！”刹时，两廊的鬼影、刑具均已不见。那阎君和朱衣判官，原来就是八贤王和寇准。



131 潘仁美如梦初醒,大叫一声:“你们骗得我好苦!”八贤王举着供词笑嘻嘻地说道:“想翻供如今已经晚了,况且有潘妃行贿赂单在我这里。铁证如山,你还想抵赖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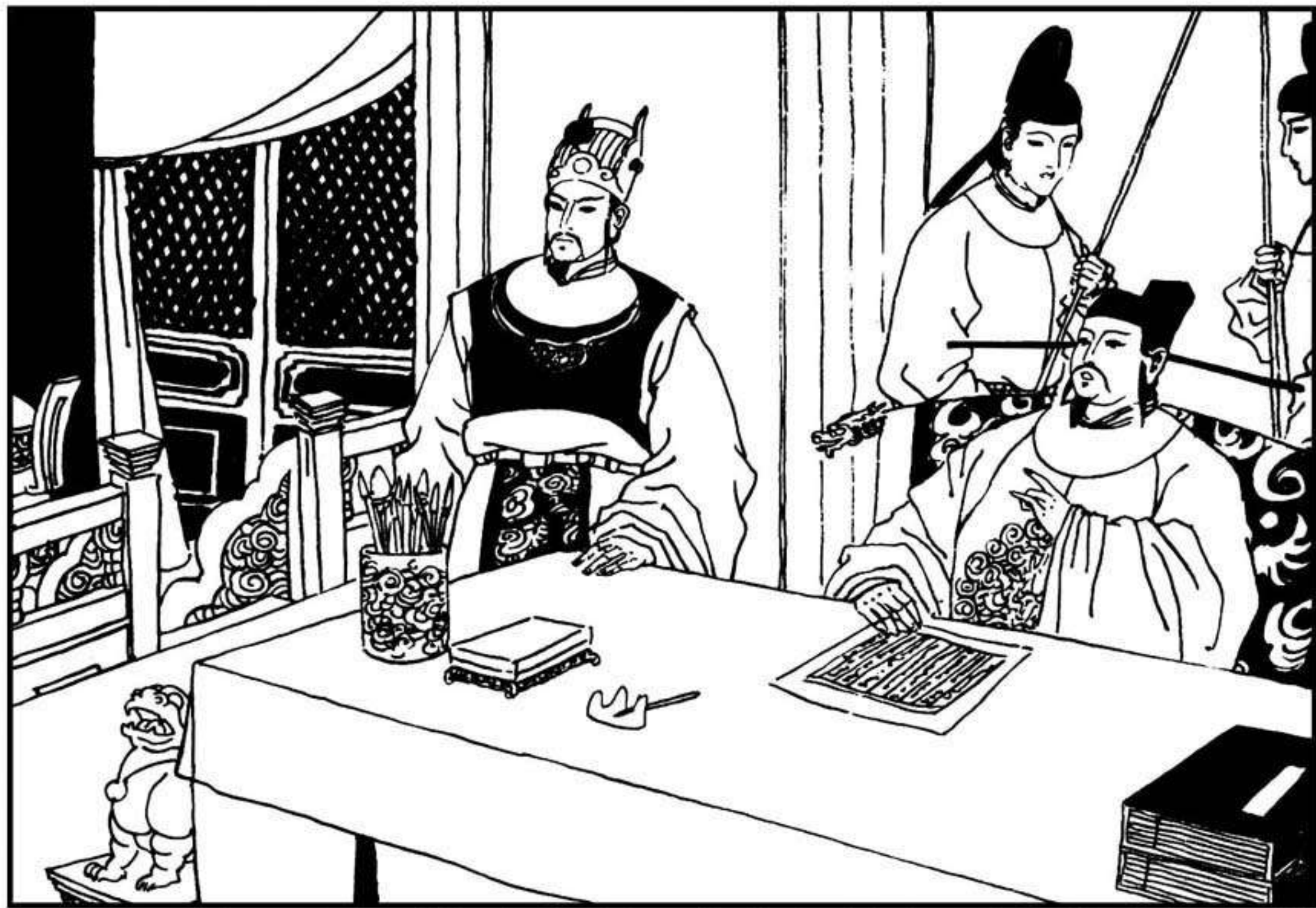
132 潘仁美气急败坏，冷不防从贤王手里抢过供词，揉成纸团吞进肚里。贤王后悔莫及，顿足说道：“失去口供，我等将前功尽弃，如何是好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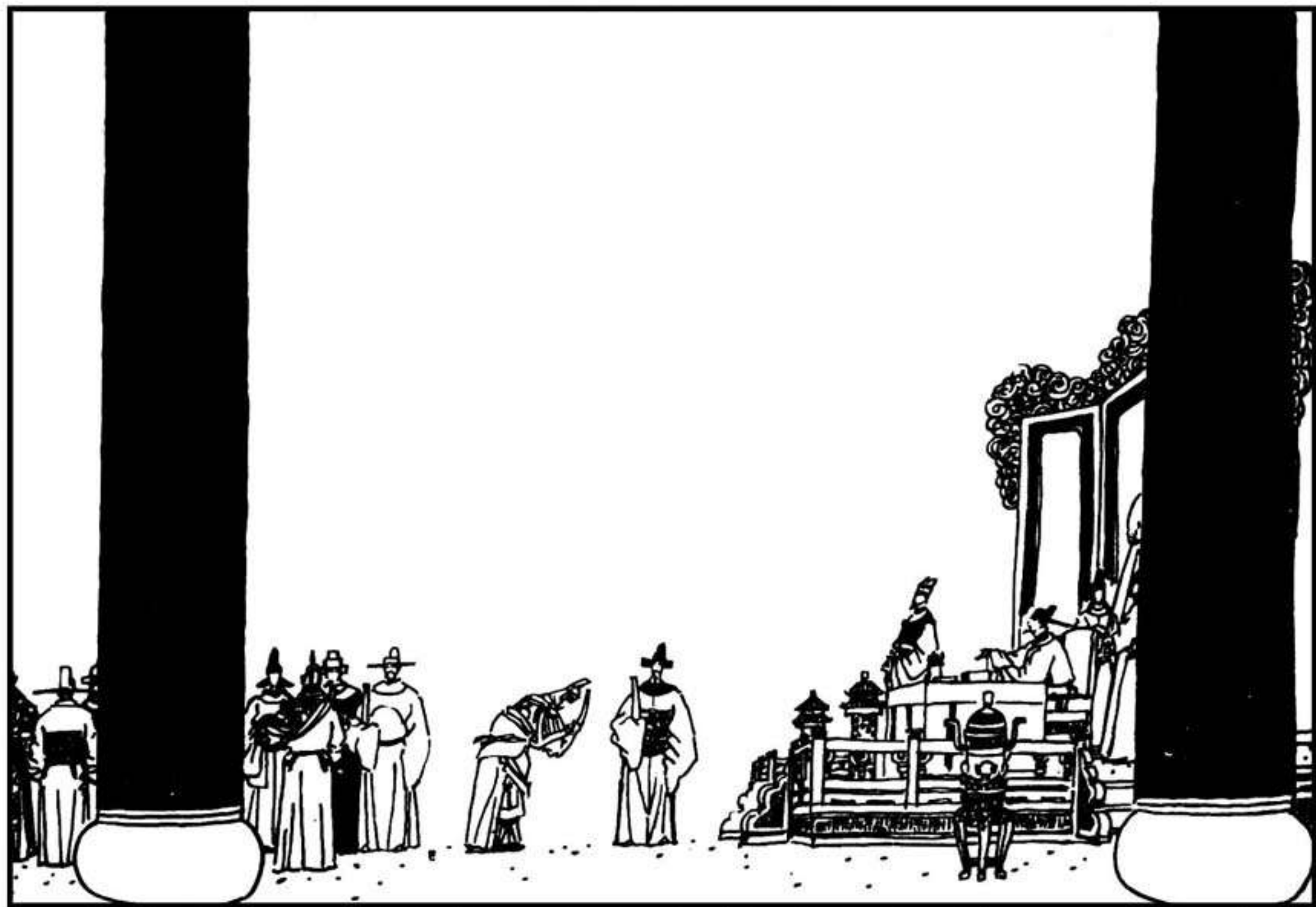
133 只见寇准不慌不忙又拿出一纸供词说道：“贤王休慌，他抢去的是一张假的，真的仍在我手里！”潘仁美看了，顿时目瞪口呆。



134 八贤王命押上潘仁美等一千人犯来到紫禁城。此时正值太宗早朝，寇准将审讯结果，一一奏明太宗并呈上供词。太宗看后大怒，问八贤王对潘仁美等应如何处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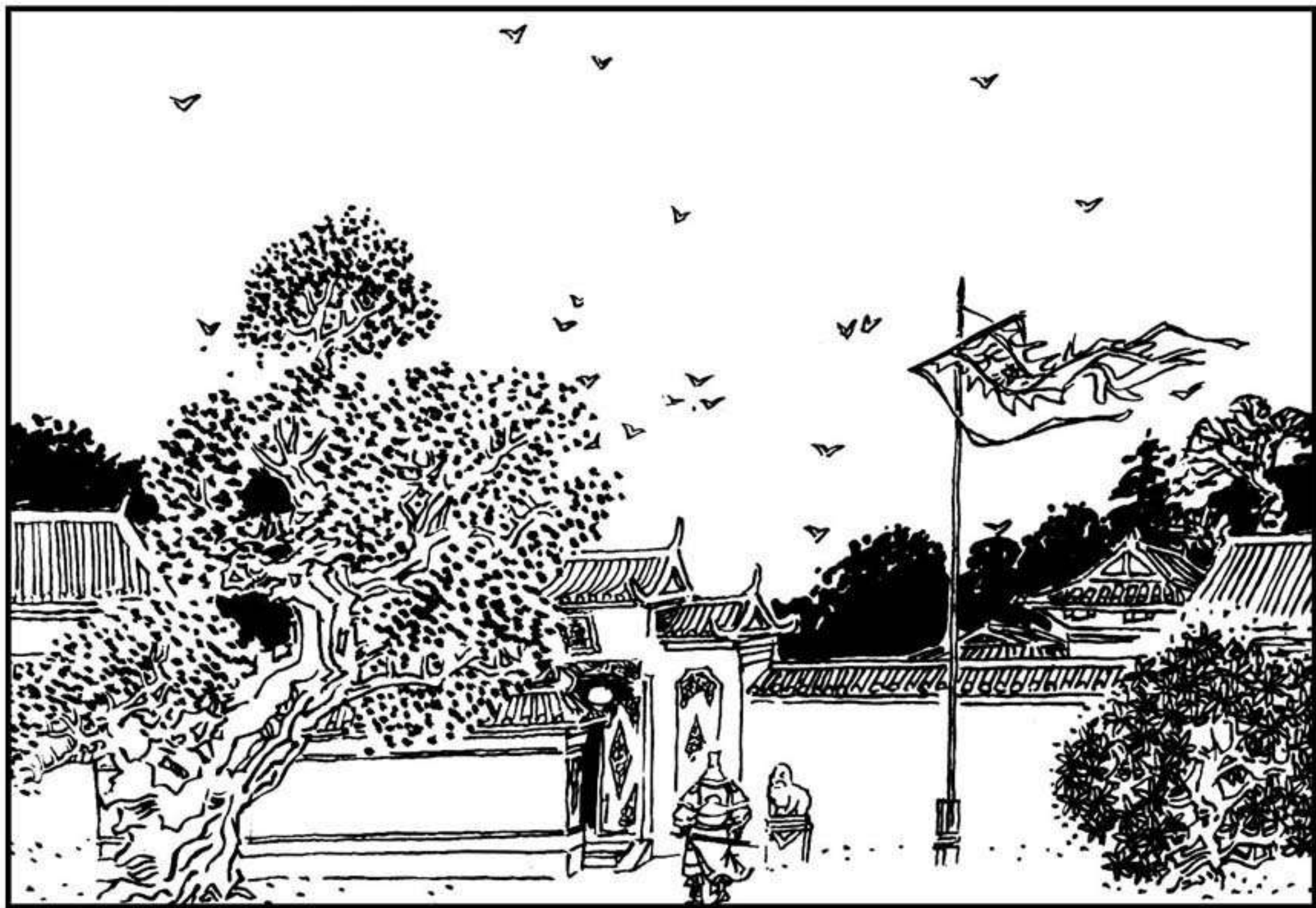
135 八贤王回奏：“依法当斩！”太宗摇摇头，道：“姑念潘妃伴驾有功，且留他一条老命吧！”于是传旨：削去潘仁美官职，永不任用。刘均期等三人各杖一百，充军发配。



136 寇准因审理潘、杨一案有功，被封为右丞相。圣上又念杨家父子尽忠朝廷，屡建奇功，欲封六郎为殿前指挥使，随侍其左右。



137 六郎不愿在朝为官，奏道：“瓦桥三关乃边防要冲之地，与辽国隔界，臣愿领一支兵马前往镇守，使辽人不敢南下。”太宗大喜，就封六郎为三关元帅，择日上任。



138 六郎走出宫门，心中暗自寻思：虽然圣上偏袒潘仁美，但我杨家父子的冤情总算得了昭雪。于是，他快步赶回天波府，要向母亲禀明情况，明日即往三关赴任。

封面设计：赵成民



杨家将故事之四

夜审潘仁美

李清洲 改编

晓 迪 绘画

※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刷

※

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- 506, 000

书号：8071·512 定价：0.26元